

銀冰鞋

第一章 漢斯和吉特爾

許多年前，一個晴明的十一月早晨，在荷蘭國（Holland）一條冰凍運河的岸邊，跪着一對衣服單薄的兒童。

太陽還不會出現，但灰色的天空在近地平線處分了開來，而天邊上卻渲耀着晨曦的紅霞。大半的好荷蘭人都還在享受恬靜的早覺，便是那素被尊敬的老司脫浦先生也還在『香夢』酣。那光亮如鏡的河面上，不時有一兩個鄉婦頭頂着滿滿一籃東西，輕掠而過；再不然，一個健壯的男孩，攪到鎮上去工作，當他飛溜而過的時候，對着這抖擻的一對還做一個『鬼臉』。

司特，這一對兄妹，正在下死勁地又拉又扯，分明是在他們腳上繫上一

無疑的不

是溜冰鞋，而只是幾片在底端削窄刨光，鑽上洞眼，扣以皮帶的笨拙木塊。

這一套古怪的工作，便是這位名叫漢斯男孩的成績。他的母親是一個貧

白癩婦，太窮得連

爲她兒女們買溜冰鞋的這一種思想都不曾有過。這種溜冰鞋雖然如此粗陋，然而冰場上卻也銷磨了他們不少光陰；這時候，我們的兩位荷蘭小朋友正在以凍紅的雙手掙扎着結鞋帶——他們嚴肅的面孔低俯到膝端——絕沒有因爲缺少鐵製溜冰鞋而就挫折了內在的滿意。

不一刻，男孩已經立起身來，昂然地兩臂一揮舞，隨嘴又喊一聲「吉特爾，來呀！」便輕快地滑溜到河那一邊去。

「啊，漢斯，」他妹妹悲哀的喊，「這一隻腳還沒好哩。上次趕集的那一天鞋帶將我的腳給磨破了，現在再結在原来的地方簡直受不了。」

「那麼就結得高一點，」漢斯答着也不望他妹妹，只在冰上耍了一套奇異的所謂「貓之搖籃」的步伐。

「怎麼能夠呢？帶子太短了呀。」

沒法子，噓了一聲善意的荷爾蘭式口哨，用文字表明便是女孩子真是麻煩人的東西，他轉身而
來。

「吉特爾，你既然有一雙大皮鞋，再穿這個真是大傻瓜。你的木鞋還要比這好點兒。」

「怎麼漢斯！你忘了嗎？父親將我一雙最漂亮的新鞋扔在火裏了。我還沒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雙鞋已經在烈火裏燒成一團了。穿了這一雙我還可以溜，但木鞋可就不成了。——喂，你小心一點兒——」

漢斯從口袋裏取出一根帶。一面哼着曲兒，一面在她身邊跪下去，他用了他一雙強壯臂膊的所有力量替吉特爾結上冰鞋。

「哦！他痛得直喊。」

漢斯非常不耐煩地突然將鞋帶又鬆開。如果不是他瞥見他妹妹頰上滾着的淚珠，他真要擺出老大哥的架子將帶子對地上一扔，讓牠去。

「我來替你弄——你別怕。」他又猝然柔和起來，「可是我們一定得快點兒，媽媽不久就要

喊我們去的。」

於是他以一種考察的眼光望着他週遭一切，先是地面，然後他頭上的空柳枝，最後，那如今正是藍、紅、黃，各色璀璨成一片的青天。

知道這幾處地點都沒有東西能供給他的需要，忽然他像是計上心來的模樣，眼睛猝然一亮，將頭上的小帽一取下來，掏出來裏中的碎布，圍成一個平滑的小墊，罩在吉特爾的壞皮鞋頂上。

「嗨，」他一面勝利的喊着，又一面儘那雙麻木手指所能的，迅速地結束鞋帶，「現在緊一點兒可受得住了嗎？」

吉爾特雙唇一緊，似乎在說「不管罷，」可是她卻沒說出來。

再片刻，他們已經笑在一處了，他們手挽手地順着河溜下去，決沒想到那冰是否能載得住他們，因為在荷蘭國，普通溜冰都是一個冬天的事。冰結得是那麼堅固，遠不會因為日光猛烈點便單薄或不結實起來，反而一天比一天來得有力，而且似乎還表示輕蔑地閃閃發光。

現在，聽漢斯腳下的聲音，剎剎慢慢他的滑步變得簡短起來，時常猝然中斷，最後便倒臥在冰

上，兩隻腳在空中舞成奇異的樣子。

「哈哈！吉特爾笑着，「這一交攆得真好！」但她粗糙的藍色短外套裏卻是跳躍着一顆溫柔的心，縱然她笑着，依然文雅地一拂，便滑到她匍匐的哥哥身旁。

「漢斯，你攆壞了嗎？哦，你還笑哩！現在你來捉我」——於是她一個箭步溜開去，再不咳嗽了，而是雙頰紅潤的，兩眼閃着嬉戲之樂的光輝。

漢斯一跳起身，就來作活躍的追逐，但想捉到吉特爾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她沒溜多遠，冰鞋也開始發出剝剝的聲音。

相信勇毅中還以謹慎爲上，於是她忽然掉轉身子奔到追逐者的膀臂中去。漢斯大喊道：

「哈哈！我捉到你了！」

「哈哈！我捉到你了！」她竭力掙扎自己的自由。

正在這時候，傳來一個明晰而疾急的聲音叫「漢斯吉特爾！」

「是媽媽在喊，」漢斯的面孔立刻嚴肅起來。

這時河道上已經滿耀着陽光了。早晨純潔的空氣，真是非常樂人心意，溜冰者的數目也逐漸增加了起來。想服從命令可真有點爲難。但漢斯和吉特爾都是好小孩；絲毫沒想到要留連一下，他們立即帶結也來不及解開地便褪掉了冰鞋。一個高個兒闊肩膀黃頭髮的漢斯，和藍眼睛的小妹妹並肩走回家去。他已經有十五歲，而吉特爾不過才十二芳齡，他是個結壯，熱心樣子的男孩，有一對誠摯的眼睛，更有那一對眉毛，分明就掛着一個內心優良的招牌。至於吉特爾則比較柔軟而又敏捷；她的眸子裏常有一種舞動的光亮，你再看看她的雙頰，那種白裏透紅的滋潤真像微風裏吹開的紅白花。

這兩個孩子離開冰河不遠，便可以看見他們父母的村屋了。他們母親的高個兒身材，穿着短外套，圍裙，以及緊貼的小帽，正站在門口，遠遠看去就像在圖畫中一樣。便是那村落在一哩之外，而看起來總會覺得很近的。在那平坦的國家裏，無論多遠處的東西都能夠一目了然；鷄子也和風車一般清晰的確，如果不是那些河流兩岸的長堤和高堆，你可以在荷蘭中部的任何處立定，極目四觀而不見一土墩或山脊。遮住你的視線。

關於荷蘭多堤堆的道理，沒有人能比賓克太太及她所呼喚，喘息跑來的兩個孩子知道得更多了。不過在陳述理由以前，讓我來請讀者先坐在搖椅裏到那遙遠國度去旅行一趟，在那兒你可以看見，或許是平生第一次，一些事情是漢斯和吉特爾每天見慣而你要覺得奇怪的。

第二章 荷蘭國

荷蘭是世界上最奇異的一個國家。牠應該叫作「古怪地」或是「相反國」，因為牠幾乎沒有一件事不是與世界其他處相反的。第一層，他們國家裏倒有一大半土地是在水平線之下。因此爲防止海水的侵入，國家不惜花費巨量的金錢和人工，建築起許多偉大的堤壩。有幾處海岸線，其海水泛濫的時候，更加猛烈，國家也不得不竭力抵禦。逢到堤被衝倒或決口時，那結果常是不堪設想的。這些堤壩都是高大而寬闊，有些堤壩頂上還覆以房屋和樹木。堤壩上他們建有很好的公路，行路的馬匹都可以看見下面路旁的村屋。時常那些漂浮在海面上的船骨比房屋的屋脊還高。屋尖上和雛鳥吱啾的食鶴鳥或許覺得牠們的巢窠已經高得出乎危險之外了，殊不知隔岸蘆葦裏喀喀而鳴的青蛙還比她離星更近哩。水蟲兒在煙囪上的麻雀頂上跳躍，便是楊柳樹也低垂含羞，因為牠們的高度還不及隔離不遠處的蒲葦。濤、藥、河、池、湖、觸目皆是。牠們雖然地勢很高，卻不乾燥，

照耀於日光之下，幾乎佔盡了所有的人工和忙碌，使旁邊開展着潮濕的田地感着不快，人常禁不住要問，「究竟哪一部分是荷蘭——是岸上還是水裏？」那應該在陸地上特有的青綠色，卻偏偏浮在他們的魚池裏。事實上，這整個的國家就是一個飽浸着水分的大海綿。

他們人民的生、老、病死；甚於花園都建築在他們的河船上。一般農屋，都是罩着一個像大帽子垂蓋到眼睛似的屋頂，撐着幾根木腿，那一付神氣似乎在說「如果可能，我們是盡力維持乾燥的。」便是馬匹，因為泥濘中艱於拔足，也都在四蹄套上寬木塊。總而言之，他們國土的任何處都可以作為鴨子的天堂。到了夏天，這兒便是赤足兒童的天下了。戲水，划假船，釣魚，泅水等都是最樂的遊戲。

荷蘭的城市，猛一看，似乎是一大堆的房屋呀，橋呀，禮拜堂呀，船呀甚麼的挾雜在一處，只見脫穎而出的有船桅，有教堂尖頂，也有樹梢。有些城市裏，船隻用來如馬一般地挨家送貨物，運費便從樓窗上授受。母親常常大叫孩子們別在花園門口搖晃，怕給淹死了！水路較公路鐵路更爲普遍；水垣作成濠狀，四垣之內常包圍着草地田地花園等。

有時也可以看見很精緻的綠色垣牆；但木製籬笆則少有。至於石頭牆，那荷蘭人一輩子想也沒想過。那兒簡直沒有所謂石頭，只有從別處運來用以防護堤壩的大塊山石。如果實在要說他們有小石子的話，那似乎便全數埋在徑路裏或是全數化盡了。那些有強壯膀臂的男孩子們能從呱呱墮地時一直到鬚眉皓白，都找不到一塊拋水漩兒或嚇兔子的石塊。全國的水路四通八達，論其實水路就是運河。水路也有大小寬狹之分，上自世界聞名之最大的北荷蘭河（North Holland Ship Canal）到一跳而過的小河，莫不俱全。水汽車，他們叫作 *stoomschuiten* 也不斷地上來下往，予行路人以便利；更有水貨車，專門運輸薪炭及貨物的叫作 *paakschuiften*。沒有我們鄉村裏的平曠綠野，但展伸於田畦，至牛棚，牛棚又至花園間的各處運河卻也浮泛着一片濃綠，至於他們的田地簡直就是一片抽汲乾涸的大湖。幾條最繁盛的大街在水裏，而很多鄉村公路反而鋪上磚塊。說到那些行駛於城裏的船隻，船尾一圍起，船頭一亮起，兩旁邊又畫上那麼多五色繽紛的圖畫，簡直是日光之下所絕無僅有的；而那有一根彎曲旗桿的荷蘭馬車更加是神祕中的神祕。

樂觀者一定會說，「有一樁事是很滑稽的，居民永遠不會感到乾渴，水是不成問題的。」誰知

又不盡然，古怪地仍然是古怪的。不管海水之躍躍欲進，湖水之掙扎欲出，河，渠，溝，塘之盈盈欲溢，然而有幾個縣分卻無水可飲；我們這些可憐的荷蘭人只好乾着度日，以酒解渴，再不然深入內地到友特克（Utrecht）或其他有水的地點去取那點滴水。的確，有時落雨時，居民也能有一度暢飲，然而那種作美的時候卻不多。

鄉村裏，大葉翅的風車所見皆是，其情形猶如剛落下的大羣海鳥。你在任何處都可以看見最奇異可笑的樹木，其主幹上常塗成目迷心眩的白、黃、紅各種色彩，採舞成最奇怪的姿態。馬常是三匹並駕而齊驅。談着走着的人、婦人、小孩都穿着沒有後跟的木鞋；鄉村女子沒有愛人時，便出錢僱男子陪伴自己趕集去；運河岸上往往夫妻二人很親密地雙雙拉着貨車到市場去。

荷蘭還有一樣特點便是沙土墩。有幾處海岸線簡直多得不可勝數。在上面未種植物以低壓之以前，這些土墩往往成功大風沙，侵害到內地去。於是乎，奇上加奇，有時候農夫們竟在沙墩下掘尋他們的土壤；到了颶風之日，沙土便像雨點似的吹落在田裏，在陽光下不到一星期都又變成潮濕的。

另一方面說，荷蘭的多少奇異之點，正證明他們人民的儉樸和保守之能力。別小睹這潮濕漏水的小國家，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度能有比他們更豐富或耕作更精緻的花園。也沒有什麼種族能比這安靜，沉着的人民更勇敢更英雄的。關於發明和創造，很少國家可以望其項背；同時也沒有人可以在商業、航海、學識和科學各方面駕乎他，——也沒有任何國家比他在推進教育及公共慈善事業方面作出更高貴的模範；而在國度大小的比例上說也沒有誰比得過他在公共事業上所耗費的金錢和人工。

荷蘭有他高貴顯耀男女的光榮歷史；有他一切堅忍，抵抗，和勝利的偉大記錄；有他的宗教自由，他的榮譽冒險，他的美術，音樂及文學。人家稱之為「歐洲之戰場」的確不錯，同時我們將他當作世界的孤兒院也不為過份，因為各國的被壓迫者在他們那兒總能找到蔭蔽和鼓勵。

據說荷蘭至少有九千九百架大風車，其蓬葉的長度從八十尺到一百二十尺。這些風車用來為鋸木材，捶生麻，磨麵粉以及其他工作；但最主要的功用還在吸抽低地的水而灌入運河，同時導引着那常能危及全國的腹地的溢濫。據說此項消費每年在一千萬左右。大風車的能力較小者為

大。那種龐大的圓形塔身往往建築在工廠的中間，大塔上面又加一個小的，愈高愈小。成功圓錐形，很像一頂小帽。上層塔的落基處環以一圈洋台；最高處，輪軸中便轉着四片極大。背後有有梯的蓬葉。

很多風車還是原始的工作，不免笨拙不靈，但有些新的卻實在不錯。在他們奇妙的設計下，那些風車竟給他們造得巧奪天功，使用如意。換一句話說，那位風車看守人儘管可以放大膽睡他一覺，他拿準那風車會自己趁風就動的，不用別人費事。只要空氣裏稍爲有點流動，那每一葉蓬翹就會自工轉動起來；但大風猛襲時牠們反而像含羞草葉片般地拒絕進攻，轉動得不甚利害。

關於修理堤壩，以及整理水位，每年要花到百萬以上的金錢。如果這些重要的責任稍爲忽略一下，那全國就要成爲不可居人之地。像我上面所說的，因爲一部分堤堆的潰決，已經產生過最慘酷的結果。多年來被海水衝決的村鎮，何止百數，喪失的人民當在百萬之上。最慘痛的一次便是在一千七十年²¹⁶的秋天。在那以前，荷蘭雖也有二十八次劇烈的水災，但這次卻可算爲空前。

在春天，特別是冰雪溶解時，爲荷蘭腹地泛濫的最大危險期，因爲河道中挾湧着冰塊，有時不

及流到海洋便氾漲起來了。除此，海水也偏在此時向堤壩拍擊，所以無怪乎這時候的荷蘭人無一不是提心弔膽。絕大的戒備施行着以防意外。沿着一切危險區駐守着一切工程師和工人，最危險處更加以日夜的看守。當危險信號一發之後，所在地的居民無不爭先恐後，一致來抵禦那公共的禍害。像各處一樣，他們認為草是禦水的最好工具，當然荷蘭也就用以來抵禦洪流。以巨大的草墊和以黏土及石塊壓覆在堤壩上面，果然海水便衝不破了。

賓克·洛夫、漢斯和吉特爾的父親，便在這種堤壩上做了很多年的工作。有一次，在可怕的潰決中，他正在最危急的一處值夜，其時雨雪驟至，便從看台上跌下來，擡回家時已經人事不省。從那時候起他就不會再工作過；雖然仍舊活着，然而腦力和記憶都已失去了。

吉特爾已經不能記起她父親昔日的體態，只覺得他是個陌生、靜默的人，一雙眼睛永遠空洞無神地望着她；但漢斯的回憶中還存着一個熱情和悅聲音的父親的影像，他永遠不厭倦地將他扛在肩上，又隨意唱着歌，至今在清夜夢醒時還能記起那種回響。

第二章 銀冰鞋

賓克太太以種菜、紡織、縫紉掙極少的錢來維持一個家庭。她也曾經一度在運河道上的船裏做事，也不時和其他的婦人拽拉貨車。但漢斯長成強大之後，便一定要求母親退休，一切都歸自己擔任。再有，她丈夫近來又越發不佳，整天也實在離不了她的服侍和照顧。漢斯，雖然還是小孩兒心理，但長得卻非常強壯而且很熱情，因此賓克太太有時卻也不易管束他。

有時她愛這麼說道：「啊！孩子們，他是這麼好這麼堅定的人，聰明得和律師一樣。甚至於縣大老爺也要停下來問他一兩個問題，而今，唉！連妻子兒女都不認識！漢斯，你總該記得，從前你父親沒病之前，是個極其勇敢的人——可不是嗎？」

「怎麼不記得，媽媽，他甚麼事都知道，而且天下沒有一件是他所不能做的事——再有，他唱的倒有多好，你不是常笑他說風車也給他唱得跳舞起來嗎？」

「可不是嗎。嗨！這孩子的記性倒有多好呀！吉特兒，我的孩子，快將你爸爸手裏的那根縫針取下來；沒準兒他戳了眼眼睛，再代他把鞋子穿起來。他的脚常是凍得像冰塊子似的，然而我又沒有能力穿得他更暖和點——」於是半嗚咽半呻吟地，賓克太太便又坐下來，旋起紡機來作紡紗的工作，一屋子裏只聽見紗輪轉的聲音。

幾乎所有戶外的的工作以及家庭瑣事都由漢斯和吉特爾包辦。一年中在某一定的季節裏兩個孩子便天天出去檢泥炭，堆集成方塊作爲冬天的燃料。除去檢炭的時候之外，有時家事完畢之後，漢斯還額外出賣點零物，一天掙幾分錢；吉特爾也替隣家照顧鵝鴨，以得微資。

漢斯對於雕刻木塊特有天才，而他與吉特爾又都是園藝大家。吉特爾既擅歌又精針黹，更有蹶高蹶一樁本事，附近一哩內沒有誰比得過她。她能夠在五分鐘之內學會一首民歌，四季的花草，她都能應聲而名，不費躊躇，但她卻最害怕書本，只要一看見學校裏有字的黑板，她的眼睛便得閃爍不停。漢斯的性情卻與他相反，比較緩慢而穩定。不問是讀書，是每日的工作，總是愈難他愈歡喜。男同學們只好在學校門外笑笑他的衣着襤褸，然而班上幾乎各料的榮譽都只好全部讓他享受。

他進學校不久，便是全校唯一不會罰在角落上挨鞭子的人。其實只有冬季漢斯兄妹倆才有機會進學校；其他的時候都得在家裏幫忙家事。不用說賓克洛夫是整天需要別人的服侍，除此還得做黑麵包，打掃屋子，以及發到市場去賣的各種織物，都需要人工。

當這兩位兄妹正在忙碌起勁助母治家的時候，河床上也正來了一羣溜冰的青年男女。其中不乏很多的溜冰能手，加上他們五色繽紛的衣衫，從遠處看去，似乎結冰突然逝去，而浮開了一片美麗的花兒。

這一羣人當中，有一個披着極貴皮裘，穿着天鵝絨大衣的叫作希爾達是當地最富的大官員的女兒；靠着她身邊的是個相當漂亮叫作布晏妮的姑娘，也穿着一件厚呢的大紅短外套，下結一條藍色短裙，顯露出一雙灰色絨襪。再有一個便是驕傲的高芮姑，她父親高先生是阿美斯突敦數一數二的人；除此團團圍着她的是司卡爾、何彼得、何路易、蒲雅各，還有個人小名字長的福斯但瓦爾貝特。除此還有一二十個其他的男女孩，無不是興高彩烈，活潑飛揚。

他們便在那一條河上，約半里路的距離裏，來來回回的溜冰，各人大顯其神通。你時常可以看

那一班溜得最迅速的人，往往一瞥那輩交挽着雙手悠閒而滑上鎮的衣着華貴醫生們或立法師們，便得一溜大吉，不敢碰頭；再不然，一幫嘻嘻哈哈的小姑娘，迎頭碰着一位既胖且老，揮舞着金柄手杖的長官，也立刻如穿花蝴蝶般的分散了開來。如果誰再低頭行下禮去，這位穿着有華貴皮帶，前端綴有發亮圓球的溜冰鞋的長官，便將合了縫的眼睛微微開一點，然而他可不敢回禮，否則他那身體的平衡就怕要交不住。

河道上不僅僅是尋樂者和長官要人而已。除此還有一班倦眼朦朧匆匆趕赴工廠店鋪的工人；還有頭頂重載的趕集婦人；傴僂攜包的小販；以及一些蓬頭垢面的船夫舟子等無不熙攘上下，行色匆匆；此外再有面目慈祥的教士，沒準兒是去替死人做禱告；而不久之後，更有一羣肩頭上懸着書包的小學生們，也是嘻笑前進，分赴各處學校。的確沒有一個不是溜着冰走的，除了那些包裹着圍巾的農夫，推着古怪的小車，只挨着河邊蹣跚走着。

剛纔我們所提的一羣少男少女不久也幾乎都消失在這些光亮的顏色，不停的引動，和冰鞋紛亂的混雜中。幸而他們突然聚攏來，圍着一個正朝鎮上跑的小姑娘立定，大開其談判。

他們都氣喘喘地喊道，「哦，克雲！你聽說了沒有？那個比賽——我們要加入！」
「甚麼比賽呀？」克雲笑着問。「請你們別大夥兒一齊說成嗎，我簡直聽不懂。」

各人都喘息着望着他們所一致公認為運動健將的高芮姑。

芮姑說道，「怎麼，你不知道嗎，因為慶希爾達父親革先生的生日，所以二十號我們有個溜冰比賽。都是希爾達的主意。溜冰最好的還是有一樣最好的獎品哩。」

「對了，」大家都附和着，「一雙美麗的銀冰鞋——多麼抖啊！哦！有那麼好看的帶子，銀鈴兒，鈕子！」

忽然那位名字最長的小朋友小聲發問道：「誰說上面有鈴子的呀？」

芮姑答道，「是我說的，福司但先生。」

「噢，你說有——」
「可是，我說沒有——」

好，這一來，衆口齊開了。「哦，你怎麼可以這麼說呢——」
「上面是個箭頭——」
「高先生告訴我媽媽說是有鈴兒的——」
最後福司但瓦爾貝特先生一口咬定道：——

「你們誰也不知道；鈴兒是影子也沒有的事——」

「哦哦！」於是分歧的意見又迸裂了開來。

希爾達安詳地解釋道，「女子的一雙是有鈴兒的，不過另外還有一雙兩旁刻着箭頭的冰鞋是給男孩子的。」

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同聲喊道，「可不是我說的！」

克雲莫明其妙地望着他們，問道：「誰參加呢？」

芮姑答道，「我們都參加呀。那要有多麼好玩！克雲，你一定得來。不過，現在該是上學的時候了，待會兒中午的時候我們再談。哦！你當然要加入的。」

克雲也不回答，只旋身一轉，嫣然一笑道——「你們沒聽見最後一次鐘也敲過了嗎？來追我！」說着一個箭步便向半哩外的學校溜下去。

對於她的挑戰，大家都追風似的滑了下去，然而沒有人能趕過那明眸皓齒的姑娘，只見她一頭金黃頭髮，飄映在日光中，不時回頭來矚以勝利的一瞥。

美麗的克雲姑娘！透溢着青春，健康，生命，和笑樂，難怪那游龍驚鴻似的情影要在一個男孩子的夢中迴旋！又怎怪，多少年後，當你離他而去的時候，他覺得所過的都是最黑暗的時日。

第四章 漢斯和吉特爾尋着一個朋友

到了中午，我們這一班少年朋友們從學校裏又是一擁而出，打算在冰河上作一小時的練習。纔溜了幾分鐘便聽見司卡爾以嘲弄的口吻和希爾達說道：「瞧冰上又來了一對兒！小拾布片兒的！他們的冰鞋準是從皇帝那兒得來的禮物。」

希爾達輕柔地說道：「他們真是習苦耐勞的人。穿着這種奇怪的東西學會了溜冰真不是容易事。你瞧，他們必定是窮苦的鄉下人。冰鞋大概就是那男孩兒自己做的。」

司卡爾覺得很羞愧。

「習苦耐勞嗎，或許是真的。至於說到溜冰，他們起頭還不錯，收尾可總是棒一交。配上你那張頓音的曲譜倒是很和諧的。」

希爾達只笑了一笑便離開了他。跟他們溜了一會兒，最後她停在吉特爾旁邊，這小妮子正在

張着兩顆熱切的眸子看着人家運動哩。

「小姑娘，你叫甚麼名字呀？」

吉特爾一見這位華貴的小姐和自己說話，不免嚇了一跳，連忙答道：「小姐，我叫吉特爾，我哥哥叫漢斯。」

「漢斯可真是個結實的漢子，」希爾達喝着采，「他身上似乎在哪兒有一架火爐似的。可是你的樣兒看起來很冷。你應該多穿點衣裳呀，小姑娘。」

吉特爾，其實沒有其他的衣裳可穿，勉強笑道，「我已經不小了。我已經十二歲多了。」

「哦對不住，你瞧我差不多十四歲哪，所以我常常當別人都是小孩兒哩，不過那沒有關係。或許你將來要比我高得多哩；不過，你一定得穿暖和點兒纔行——哆嗦的人是長不高的。」

漢斯一瞧吉特爾的眼睛內珠淚盈盈，不由紅了臉道，「我妹妹又沒喊冷；不過大家說今天天氣很凜冽罷了——」他悽然望着吉特爾。

吉特爾道，「那沒有關係。我常常很暖和的——溜冰的時候還覺得太暖和了哩。您想着真是

好心人。」

「不，不，」希爾達很生自己的氣。「我真是太不小心，太殘忍；不過我沒有壞意。我懇請你們——我意思說——如果——」說到這兒，希爾達對於她想幫忙的衣服襖襪而態度高貴的這兩個兒童，礙難出口。

漢斯早接口道：「小姐，是甚麼事兒呀？可有甚麼是我做可以助一臂之力的？」

「哦！沒有，沒有，」希爾達笑着，羞赧地好一點。「我不過想跟你們說那個大比賽的事，你們幹嗎不加入呢？你們兩個的溜冰本事都不錯，而且參加又沒有限制的，各人都可以加入得獎。」

吉特爾只默默地望着漢斯，漢斯便掀一掀帽子恭敬地答道：「啊，小姐，縱然我們能夠加入，我們也只能跟人家溜幾分鐘而已。我們的冰鞋不過是硬木頭做的您瞧。」（舉起腳底來給她瞧，）滑不了幾步就鈍得要摔交了。」

吉特爾想着早晨摔交的事，不由眸子裏透露出滑稽的光輝，但她又不由臉紅着囁嚅問道：「哦，不成，我們是不能夠加入的；但小姐呀，到了那一天我們可以去看看麼？」

「那當然，」希爾達看着這一對誠摯的面孔，不由滿心懊悔不該將月費全數買了花邊飾物等。現在只剩了八角錢，至多只能代他們買一雙溜冰鞋。」

望一望那兩對大小懸殊的腳，她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們中間誰溜得最好？」

漢斯立刻答道，「吉特爾。」

吉特爾也幾乎是同時迸出道，「漢斯。」

希爾達笑了一笑。

「可惜我不能替你們各人都買一雙，連一雙頂好的都辦不到；不過這兒有八角大洋。你們兩人定規看誰有把握得錦標，便替誰買。可惜我也沒多錢夠買一雙頂好的。——再會！」於是點頭又一笑，希爾達將錢遞給那如觸了電的漢斯，便疾急地溜了開去，加入她的同伴中去了。

「小姐！革小姐！」漢斯大聲叫着，立刻也蹣跚地追上去，因為他的冰鞋帶有一隻已經鬆了。

希爾達轉過身來，一隻手遮着太陽，太像是浮飄在空中似的，一步一步回轉來。

漢斯喘着氣道，「我們不能受這一筆錢，雖然我們知道是您的好心給的。」

希爾達紅着臉問道，「卻是爲甚麼呢？」

「因爲，」漢斯像個鄉曲似的鞠着躬，然而一對眼睛的神情卻和王子的一般，對這皇后似的姑娘說道，「不是我們掙的。」

希爾達靈機一轉。她想起吉特爾頸子上懸的一圈木刻的項鍊——

「那麼，漢斯，就請你替我刻一付像你妹妹頸子上的項鍊。」

「那我非常願意效勞，小姐，我們家還有上好的白木和象牙一樣的；明天早晨就可以代您刻好，」說着漢斯又匆匆要將錢交回。

「不成，不成，」希爾達堅決地說。「那區區小費付項鍊還不夠哩，」於是她又疾然逝去。

漢斯對她拋了一個長而迷糊的一瞥，知道再掙扎也是沒用的了。

「是對的，」他一半對自己一半也是對他的影子。吉特爾說，「我應該一分不停的努力工作，如果媽媽準我點一枝洋燭的話我一定做到半夜；無論如何，我得將這條項鍊做好。吉特爾，我們可以收下這筆錢。」

吉特爾早喜歡得拍手叫道：「這位小姐倒有多好。哦！漢斯，誰說去年夏天食鶴蹲在我們屋頂上是沒有道理的呀？你記得媽媽不是說過我們要有好運道，後來她看見郭祥松射牠又哭的嗎？她說他一定要遭禍的，可是現在我們的運氣真正來了！漢斯，如果媽媽明日差我們上鎮去，你就可以到集上去買一雙冰鞋。」

漢斯搖搖頭：「固然那位小姐是叫我們買冰鞋；可是現在既是我掙得來的，吉特爾我以為應該買羊毛絨。你需要一件暖和的短外套。」

「哦！」吉特爾招急起來，「不買冰鞋！怎麼，我又不是常常冷的呀！媽媽說血液在窮小孩的身上會哼着『我應該保持他們的暖和！』我應該保持他們的暖和的。接着她又像是一聲嗚咽似的說下去道：『哦，漢斯，你別說不要冰鞋的話，那簡直叫我像是要哭的一樣——而且，我情願冷嘛——我意思說我現在實實在在很暖和的嘛！』」

漢斯迅速地向上面望着。他自己也溢出了荷蘭本性的熱淚，再有一層，他最怕看見他妹妹藍眼睛中的珠淚。

吉特爾知道已經說動了哥哥的心，便又喊道：「你聽，如果你不買冰鞋，我一定會覺得難過極了。我自己是不要的。並不是我自己吝嗇；不過我要你有一雙，以後等我大一點兒的時候我也可以穿了——哦，漢斯，數這些錢。你可曾看見過這許多！」

漢斯思索地將錢攤放在自己的手掌上。他平生從沒有像現在如此殷切地希望得到一雙冰鞋，因為他知道那種溜冰比賽，而且和許多男孩一樣他也渴盼有個機會在衆孩之中顯一顯自己的絕技。他很有把握地相信如果有一雙好冰鞋，在河道上他不難壓倒別人。而且，吉特爾又說得如此入情入理。不過，另一方面說，他知道他妹妹那強健而柔曲的小身體，如果有一雙好冰鞋，只要一星期的練習，準能駕高崗姑甚至於克雲而上之。想起這一點，立刻他的主意拿定了。假使吉特爾不要短外套，那麼她必得要一雙溜冰鞋。

最後他說道：「不，吉特爾，我可以等等再說。沒準兒我等錢積多了買一雙好的也說不定。現在先代你買一雙。」

吉特爾不由眸子一亮；然而她還微弱地謙讓道：「漢斯，那位小姐是將錢給你的呀。我拿了可

「真不好了。」

漢斯只堅決地搖搖頭，便蹣跚走去，使得他妹半溜半走地傍着他；這時他們都已脫下木鞋，匆匆回家報告母親好消息。

吉特爾忽然如有所悟地喊道：「哦！我知道了！這是一個好法子。你可以買一雙你穿太小我穿太大的冰鞋，那我們不是可以倒替換着穿了嗎？這可不是妙極了嗎？」吉特爾又喜得大拍其手。

可憐的漢斯！這真是個強有力的誘惑，然而他毅然推開一邊去了，他實在是個克己的孩子。

「胡鬧哩，吉特爾。大冰鞋你怎麼也別想使得了呀。從前這一雙我還沒替你刻後跟的時候，你可不是跌跌撞撞像個瞎小雞似的。不成，必得買一雙完全合你脚的，而且你得一有機會就練習，一直到二十號那一天。我的小吉特爾準能贏得銀冰鞋。」

吉特爾想着銀冰鞋，由不得就笑了出來。

「漢斯吉特爾」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叫。

「來了，媽媽！」於是他們迅速往家裏跑，漢斯依然一路搖着手裏的小銀餅。

第二天，荷蘭國怕沒有一個人比賓克漢斯覺得再驕傲再快樂的，當他看見他妹妹在運河道上的衆溜冰者之中，若游龍驚鴻般地一來一往如入無人之境的一付神情。仁心的希爾達又送了她一件短外套，一雙破鞋也由賓克太太補綴就緒。當那小人兒一上一下溜來滑去之時，喜得雙頰發紅，也不會意識到有多少驚訝的眼光掃着自己；她只覺得腳底下的一雙冰鞋已將地下化成天堂，那感激不已的小心裏只唸着，『好漢斯，親愛的漢斯！』

『嗨！』何彼得突然對司卡爾驚喊，『那穿紅外套，補釘襯衣的小傢伙溜得可真好呀。她倒好像腳後跟生了腳指頭，頭後面又長了眼睛似的！瞧她！如果她在比賽裏壓倒了克雲，倒還是一件笑談哩。』

『噓！別說這麼響！』卡爾鼻子裏哼了一哼。『那位穿破衣的小姐是希爾達小姐特別的愛寵哩。如果我沒弄錯的話，那雙閃亮的冰鞋就是她的禮物。』

『原來如此！』彼得很開心的笑了一笑，原來他是希爾達最要好的朋友。『她又在做好事了！』於是他一路滑了過去，直到他尋到了希爾達。

他們手挽手地溜上滑下，先還笑着，後來就小聲音談起心來。

說來奇怪，何彼得不久也突然說他妹妹也需要一條和希爾達的項鍊。

兩天以後在聖尼古拉節之前夜，漢斯點了三晚蠟燭頭的辛苦，在阿美斯突敦集上又買了一雙冰鞋。

第五章 家庭中的暗影

好賢惠的賓克太太那天中午一將簡陋的午餐完畢之後，爲慶祝聖尼古拉佳節起見，便換了一套假日纔穿的盛裝。「換了衣服，叫孩子也高興些。」她在心裏想着，果然給她猜中了。這套出客的大禮服，在過去十年中，很少出場；然而十年以前在各種宴會裏舞場裏卻大大出了風頭，那時候遠遠近近誰不知道克美琪的豔名呀。有時候，兩個孩子很不輕易地得在古老的衣櫃瞥上一眼，便覺得幸福不淺。雖然現在已經是敝舊不堪，然而在兩個孩子的心目中依然是華貴奪目。原來這件衣服，包括了一條白紗摺成的胸領，如今罩在她擁腫的胸前；一件天藍色胸衣，以及一條紅而帶黃渣着黑邊的裙子。除此還有自織的一付羊毛手套，和一頂精緻的小帽，便將她媽媽在吉特爾的眼睛裏裝成了一個公主的模樣，便是漢斯少爺在一旁看着的時候也不由力爲正經嚴肅起來。

不久，那正在編自己金黃小辮子的小妮子，一眼瞥見她媽，便一路跳舞着過來，發出如狂的驚

讚。

「哦，媽媽，媽媽，媽媽，你倒有多好看呀！漢斯，看呀！這可不是就像一張圖畫嗎？」
漢斯也喝采道，「真像一張圖畫——真正像一張圖畫——可是我不大喜歡這手上的手套。」

「漢斯哥，你怎麼可以不喜歡手套？怎麼，手套是極其重要的呀——瞧——手套可以將這些紅的部分蓋起來。哦，媽媽，你手套上面的膀子倒有多白呀，比我還白，哦，比我白好多哩。媽媽，我說你的胸衣太緊了。你長胖了！你真正長胖了！」

賓克太太笑起來。

「這是很久很久以前做的呀，那時我還是窈窕身材哩。你喜歡這帽子嗎？」說着便將頭在兩邊轉着。

「哦，媽媽，喜歡極了。真好看極了！瞧！爸爸也在看哩！」

爸爸果真是在看嗎？他的妻子轉身驚然一瞥，雙頰似乎泛起一點紅色，眸子裏似乎也透出絢

間的一亮。——然而一瞬間，光明的表情又消失了。

她只嘆道，『沒有，沒有，他甚麼也沒看見。漢斯，你來。』（她面孔上又泛出一點笑容。）別整天站着看我了，阿美斯突敦的新冰鞋在那兒等着你吶。』

『啊，媽媽，』他答，『你需要很多的東西哩。我幹嗎一定要買溜冰鞋呢？』

『別胡鬧，孩子。人家給錢給你就是想買冰鞋的，趁着太陽還高快去罷。』

吉特爾也笑道，『快去，快來，漢斯！如果媽媽答應我們兩人今天晚上在冰上比賽一下。』

走到門限兒上他又轉身說道，『媽媽，你的紡紗機上需要一個踏板了。』

『你可以代我做呀，漢斯。』

『自然我能夠做。那並不要錢。不過你還要羽毛，羊毛，肉——』

『得啦，得啦！別再說了。你的一點錢總不見得夠買一切的東西。啊，漢斯，如果我們那一筆被人家偷去的錢能在這聖尼古拉節的晚上送回來，那我們該有多快樂！昨天晚上我還求告了聖尼古

拉。』

漢斯問道，「你怎麼求告法？」

「求他叫偷錢的人不在將錢送回來之前永遠睡不着，那就是說如果他在那種權力的話，再不然，就加添我們的智慧，叫我們能自己尋着。漢斯，你是知道的，從你父親受傷的前一天，我們就不再見過那筆錢的影子。」

漢斯悲哀地答道，「我怎麼不知道呀，媽媽，你將家裏上上下下都翻遍了也沒有。」

賓克太太嘆道，「唉；找也沒用呀，藏的人總比找的人聰明，這句話真不錯。」

漢斯忽然計上心來的神氣，神祕的問道，「你想或許是父親放到哪兒去了嗎？」

賓克太太點點頭道，「我也這麼想呀。然而也沒有甚麼頭緒。或許，是你父親將錢買了這一直叫我保存着的銀錶，可是——我總不能夠相信。」

「這隻錶連我們錢的四分之一還值不到哩，媽媽。」

「可不是；而且你爸爸一直到病，都是很敏銳的一個人。他那麼穩重節儉是不會做這種傻事的。」

漢斯又像是和自己發問似地說道，「那隻錶究竟從哪兒來的，我也有點奇怪。」

賓克太太只搖搖頭，又悽然對那對着門口發楞的丈夫望了一眼。吉特爾正坐在他旁邊織活。

「漢斯，這恐怕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的了。我將錶給你爸爸不知看了多少次了，可是他連同山芋也分不清楚。還有甚麼希望。當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回家吃晚飯，就將這隻錶交給我，叫我好好保存，他以後再要向我要的。他正開口再向我說話的時候，忽然人來報告堤堆有了危險。可憐，你爸爸拔起腳來就跑，那就是我看見他還是好人的最後一次。到了半夜，他就被人家擡了進來，差不多已經死了，可憐一隻腦袋盡是創傷。熱度慢慢倒退了，然而不懂人事的病卻一天利害一天。我們是永遠別想知道了。」

這一段話漢斯聽見也不止一回。每逢急需的時候他也不止一次看見他媽媽從嚴密之處取出錶來想賣掉以救燃眉之急，然而每次她總克制住了。

她總說道，「不能，漢斯，我們就是饑餓而死也不能對你父親不忠。」

想起這一幕，漢斯不由深深嘆一口氣道，「媽媽，真虧你保住了牠，要是換了別人怕早就變

換金子來使用了。」

「那是那班無良的人幹的事！」賓克太太凜然地說，「我是不能幹這種事的。再說，那班大戶人家對我們窮人又是再刻苦不過的，如果給他們看見我們手裏有這麼好的東西，縱然我們說出老實話，沒準兒他們要疑惑你爸爸——」

漢斯登時氣得面孔紅起來。

「他們不敢說這樣的話，媽媽！如果他們真——我就——」

他將拳頭一捏，似乎說底下的話太利害得不可說出口。

賓克太太看見兒子如此忠心耿耿，不由破涕爲笑道。「噢，漢斯，勇敢的孩子，你真是個實心人。我們永遠不放棄這隻錢。到你爸爸臨死的時候說不定會清醒過來問的。」

「會清醒過來嗎，媽？」漢斯道，「清醒了能認得我們嗎？」

他媽媽幾乎是耳語般地答道，「是，孩子，這種事情是有過的。」

到了這個時候，漢斯已經幾乎忘記他要到阿美斯敦的任務了。他媽媽很少和他談得如此

親切。他覺得如今他不但是她的兒子，而且是她的朋友和參謀。

『媽媽，你的話是對的。我們永遠不能放棄這隻錢。爲了父親的緣故，我們要始終保存好。那筆錢或許有一天會出來。』

『別妄想哪！』賓克太太猝然縫了一針，便將活計重重地對膝蓋上一擱。『是沒有盼望的了！一千塊洋錢哩！——哦！牠們究竟是跑到哪兒去了呢？如果是用來爲非作歹的那賊人到臨死也得招認出來的——他一定不敢負着這麼大的罪惡就安然死去！』

漢斯安慰着道：『或許他還沒死哩，後來我們總能得到他的信息的。』

她又換了一種音調道：『啊，孩子，那賊怎麼會跑到這兒來的呢？雖然家裏是常常整齊清潔，多謝上帝！可是並不富呀；不過因爲你爸爸和我積啊，積啊，想攢一筆錢留作後來之用，就是了。除此，你爸爸本來也有了一筆款子，是從前發大水時出力得的獎金。我們每星期總要省出一塊或者一塊多錢；因爲你爸爸作額外的工作，而且工錢也很高。每到星期六我們總存一點錢在口袋裏，除非你發熱病和吉特爾誕生的時候例外。最後一口袋都裝滿了，於是我又補了一隻破襪子再盛。如今我

回想起來，好像不到幾個禮拜，錢就積了半襪統了。在那些日子，只要一個人對工程精明，工錢總是很高的。那襪子裏不斷地裝着銅錢、銀錢——噫，還有金錢。吉特爾，你真可以開開眼界哩。我常常笑着告訴你爸爸我並不是爲着窮纔穿舊衣裳；——襪子還是一天比一天滿起來——有時候半夜醒來我都忍不住趁着月光輕輕走去摸摸。然後，我便雙膝跪下來感謝上帝，使我的孩兒們將來得受良好的教育，爸爸在年老的時候也可以安享餘年。有時吃晚飯的時候，我和你爸爸便談起裝置新火爐或是替牛建築冬屋甚麼的，但你爸爸的主意還更好哩。他說「一隻大帆船，碰着順風，我們隨心所欲的日子就不遠了。」於是在洗着碗碟的時候，我們便高興地唱着歌。從早到晚，沒有一件事情是使我煩惱的。每星期，爸爸就將襪子取出來，將錢丟進去，然後我們就紮起來，他就吻我——啊，漢斯！你就張大了口坐着，一天都過去了！」賓克太太突然憶起和兒子講得太放肆，不由紅了臉，「你趕快動身吧。」

漢斯起身，輕身問道：「媽媽，你曾經試過爸爸嗎？」

她答道，「怎麼不試呀，孩子。可是你爸爸只傻笑，再不然便非常古怪地望着我，嚇得我也不敢

再追下去。去年冬天你和吉特爾都害熱病的時候，家裏麵包幾乎全光了，我又掙不到一個錢，怕的是我一離開你們，你們或許就要死掉也說不定。哦！我就來試他了呀！我撫摸着他的頭髮，在他耳邊輕言細語像個小貓似地和他說錢的事——在哪兒呢——給誰拿了去的呢？唉！他只拉拉我的袖子，和我說些鬼話，嚇得我血也冷了起來。最後，吉特爾比雪還要蒼白地躺在那兒，你也昏憤地睡在床上，我就大聲喊——否則好像他就聽不見似的——我說「洛夫啊，我們的錢在甚麼地方？你知道錢的事情，洛夫？」——盛在襪子口袋裏放在大櫥裏的錢」——可是我只如同一個石人在說話——我只如——」

母親的聲音是如此奇異，眼睛又是如此明亮，以致漢斯不由將手搭上她的肩頭，急切地說道，「媽，讓我們忘記這一筆錢罷。我已經長大了，也強壯了——吉特爾也是很聰明很情願的。不久我們就會又昌盛起來的。怎麼，媽媽，吉特爾和我只情願看見你快活無憂，便是世界上所有的金錢我們也不在乎呀——可不是嗎，吉特爾？」

吉特爾嗚咽道，「媽媽是知道的。」

第六章 陽光一縷

賓克太太對於孩子們的熱烈情感不由一驚，同時也很高興，因為這證明他們對她是如何的真摯和愛戀，她迅速地拭去眼淚，也起勁地說道：「噯！我們一談就是好半天，聖節之夜也要到了！怪不得手也做痛了哩？」吉特爾，來，你哥哥上市場去買冰鞋的時候，你也拿這一分錢去買一塊烘餅吃。」

吉特爾淚光溼溼地說道：「媽，讓我在家陪着您罷。漢斯可以將烘餅代我捎回來。」

「孩子，隨你的便，漢斯——你等一等。再有三轉，這個機跟就可以織好了，那麼你就可以將這雙襪帶到鎮上去賣。如果你會做生意的話，我想至少可以賣得七角五分錢；你就再捎四個烘餅回來罷。我們今天也吃聖尼古拉節的佳宴。」

吉特爾又拍起手來：「那可好極了！卜安妮告訴我說他們家今兒晚上熱鬧極了。可是我們也

照樣的樂哩。漢斯要買新冰鞋——我們還有烘餅吃！漢斯哥，你千萬別把烘餅弄壞了。好好包起來，小心藏在你外套裏。」

漢斯也是又高興又神氣地答道，「那當然。」

吉特爾高興之極，又喊道，「哦！媽媽！過一會兒你就要忙爸爸去哪，現在趁你手裏織東西的時候，將聖尼古拉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看見漢斯又掛上帽子，一付準備聽故事的神氣，賓克太太不由失笑道，「孩子，又胡纏啦，我不是講過多少次了嗎？」

「再講一遍哦，再講一遍！」吉特爾喊着，便在去年她媽誕辰時漢斯做給她的一隻奇異木橇上坐下。漢斯雖不願意表現小兒腔調，然而也頗想聽聽故事，因此談然地站着，將冰鞋一一甩到火爐旁邊去。

「好罷，我就講給你們聽，可是我們可不能將這麼好的大白天糟踏掉。吉特爾，檢起你的線球來，一面聽我講，一面織襪子。耳朵聽，手可別閒着。你們要知道，尼古拉是個非常奇妙的聖人。他常

常保佑好的水手們，尤其喜歡男女兒童。從前，當他還在人間的時候，亞洲有個最富的商人，將他的三個兒子，送到頂大的城裏去求學，這大城叫雅典。」

「媽媽，雅典也在荷蘭國嗎？」吉特爾問。

「我不知道，孩子，或許是的。」

「哦，媽，不是的，」漢斯很恭敬地改正。「我從前讀地理，說雅典是在希臘。」

「好罷，」他媽說，「有甚麼關係呢？不管希臘不希臘，總之，這位有錢的商人將三個兒子送到雅典來。走在路上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們投宿一家破敝的小客棧，打算第二天再動身。他們都穿着極其漂亮的衣服——或許是天鵝絨的，絲的，像普天下的富家子弟一樣，衣裳是不愁的——同樣，他們的腰圍裏也是滿了金錢。因此那客棧主人便動了不良之心，想謀害三個孩子，吞沒金錢衣服。於是那天晚上，當衆人皆在夢中的時候，他起來將三位青年少爺統統殺死。」

吉特爾早嚇得緊握着雙手戰慄起來，漢斯卻裝成謀財害命乃平常事也的不在乎的態度。

「那還不是最糟糕的部分哩，」賓克太太又接下去講，一面徐徐地織着襪，還數着針數。「那

可惡的客棧主人並且將三個孩子的身體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後裝在一桶鹽水裏，打算當醃豬肉賣出去！

「哦！」吉特爾雖然聽過很多遍，而每次到這兒，仍禁不住害怕。漢斯卻依舊漠然無動，似乎還以為當時只有醃之一法為最妙的模樣。

「是的，他醃了他們，別人或許以為那三個富商的兒子就此完結了。然而不然。那天晚上，聖尼古拉便得了很奇異的一夢，夢見那客棧主人在剝三個孩子的身體。你們知道，他是不用招急的，因為他是個聖人；一到了早晨，他便跑到客棧裏指明那主人謀財害命。因此那客棧主人，只好從頭到尾都招認出來，又叩頭求饒。他非常後悔，便求告聖人將死人再活轉來。」

「聖人答應了嗎？」明知答案是甚麼，然而太歡喜，吉特爾依然忍不住要問。

「當然他答應了。轉眼之間，一塊一塊醃肉都合攏了起來，從桶裏便跳出了三個孩子。他們一齊拜倒在聖尼古拉的脚下，他便給他們祝福。哦——漢斯，你再不走，你回來可真要黑了！」

這時候賓克太太幾乎有點上氣不接下氣，手慌腳亂起來。她記得孩子們從來不會有過像這

般浪費光陰的，想着今天的虛度不由驚惶起來。爲了亡羊補牢，便立刻在屋裏打起磨旋來。一剎那間，又在爐裏加了土煤，又在桌上吹掉看不見的灰塵，最後又將一雙已成之襪交給漢斯。

看見兒子猶自遲疑不走，她又說道，「漢斯，你還有甚麼事嗎？」

漢斯一面吻着那猶自鮮紅的雙頰，一面說道，「我的媽媽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我自然很高興買一雙冰鞋，可是——」扭鈕子時，他對那火爐旁的彎形身影不免看了一眼——「如果我的錢，夠從阿美斯突敦請一位醫生來診診父親的病，或許有幾分希望。」

「漢斯，就是有一兩倍你手裏的錢，大概也請不到醫生呀；而且醫生來了又有甚麼用呢。啊！我從前有一度爲請醫生也不知化了多少錢；可是你那好爸爸始終不清醒過來呀。那也是上帝的旨意了。去罷，漢斯，買冰鞋去罷。」

因此，漢斯纔欣然而去。

第七章 漢斯在路上

百祿克(Broek)是附近的一個小村莊，有安靜，而無塵迹的街道，有結冰的小溪，有黃磚鋪的小徑，更有光亮的木頭房屋整個村莊似乎開了整潔和明亮的花朵；然而村裏的居民卻似平滯無生氣。

沙子路徑上，沒有一個人的足印，只有細石子和海蚌殼等排列成奇異的花樣。各家的窗門例緊閉着，好似日光和空氣都是毒物似的；龐大的前門，是雖設而常關，逢到婚喪大事，方破例開一下。

一縷一縷淡巴菰的煙霧往往從看不見的居屋裏嬈嬈而出，本可以使地方有生氣的兒童不是關閉在一個僻角裏讀書，便是在隔河溜冰，所以本村裏難得有小孩的蹤迹。花園雖也站着隻孔雀，和狼等，然而永遠不是血肉之軀的。只不過是箱子裏標本，像是很兇暴地望着地面。某種

爲有生氣的，如鴨子，女人，運動家等，都一例隱藏在遠處的暖屋裏，要到春天方能露面；其他明亮的瓦屋頂，細石砌成的庭院，以及光亮的屋飾，都似乎在對藍天行着靜默禮，這些地方永遠是淨然無塵的。

漢斯一路瞻望着前村，一面攬着手裏的小銀餅，一面心裏想，人家常說百祿克居民殷富得連廚房的各式器具都是精金製成的一回事，不知可是實有其事。

他曾經見過司脫浦太太在市場上賣甜乳酪，知道這位太太在這筆生意上賺了不少洋錢。可是，她是否在金鍋裏製的乳酪呢？她可是用的純金攪乳器呢？她的牛在過冬天的時候是真的用絲帶繫着尾巴嗎？

向五哩外的阿美斯突敦鎮走去的時候，這些念頭就不住地在漢斯的腦子裏迴旋。河道的冰凍，結實挺硬；但那雙木頭冰鞋，卻不甚得勁兒。不久，漢斯見迎面而來的，不是別人，正是荷蘭全國最聞名的醫生和圭割聖手的卜克門大夫。漢斯雖不會見過他的面，但各大商店玻璃窗上他的像片，可拜閱過不少。那是一隻他永遠忘不了的面孔。雖是個天生荷蘭種，卻瘦而憔悴，一雙利銳的藍色

腭子和兩片古怪而緊抿的嘴唇，似乎說「不准笑」的神情，無疑的他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物，或是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男孩所敢冒犯的人物。

然而漢斯心裏卻透出良知的小聲音道，「這兒來了全世界最大的醫生了。這是上帝差來的；你實在沒有權利購買自己的冰鞋，你應該請他去診你的父親！」

正當此時，那木冰鞋又銳聲一響。似乎空中有千百雙美麗的冰鞋時隱時現。他覺得手裏的錢都在叮噠作響。那位老醫生顯得特別的兇狠和不可親近。漢斯的心已經幾乎跑到胸口來了，但當醫生經過的時候終於喊了出來：「卜克門先生！」

那位大人物停步而立，撇着下唇，虎視眈眈地四面看着。漢斯便氣喘喘地攏近可怕的醫生面前，說道，「先生，我知道您不是別人一定是最有名的卜克門先生。我想請您幫個忙——」

「哼！」醫生喃喃咕噥了一聲，便作勢要走——「快走開——我沒有錢——從來不給叫花子的錢。」

「先生，我並不是叫花子，」漢斯驕傲地說着，同時很神氣地舉起手中的銀錢，「我是想同您

商量商量家父的事。他是一個活人。然而他整天像死一般地坐着。他不能夠思想。他的話沒有意義——但是他也沒有別的病，他從前是從堤堆上跌下來的。」

「呎，甚嗎？」醫生起始注意起來。

於是漢斯拉雜地將病況說了一個大概，中間還揮了一兩次眼淚，最後懇切地說道。

「哦，先生，請您一定去瞧瞧他。他的身體並沒有甚麼病——只不過是他的神經失常——我知道這區區小款談不上診金；但請您收下，先生，我將來再掙多些——我知道我一定要掙的——哦！只要您肯救了家父，我便是終身為您服役也是情願的！」

這位老醫生是怎麼一回事呀？只見他臉上忽然像陽光般地煥然一亮。他的眼睛變成慈祥而晶瑩的；一隻本來握着手杖似乎要打人的手，也輕柔地落在漢斯的肩上。

「孩子，你留下你的錢吧，我並不需要錢——我們可以去瞧瞧你的父親。我怕是個沒有希望的病況。你說有多久了呀。」

「先生，已經有十年了，」漢斯嗚咽着，又突然迸出了希望的光輝。

「啊！很糟糕的；不過我一定去看看他。讓我想一想。今天我到里頓（Tegden）去，一星期後回來，然後我上你那兒去。你家在哪兒？」

「先生，就在百祿克南一里路，靠近河道。不過是一座極其陋敝的小草房。」又嘆一口氣道，「您走到那兒，不管問哪個小孩他都可以指給您看的。他們大夥兒都怕我們家，說是癡人的屋子。」

「那就成了，」醫生說着，匆匆前進，還回過頭來對漢斯點頭一笑，「我一定去就是。」又自己咕噥着說，「其實是個沒有希望的病情。不過那孩子叫我喜歡。他的眼睛很像我那可憐的勞倫斯也真怪，難道我永遠就忘不了那淘氣的傢伙了嗎？」於是，更兇更惡的，醫生默默走他的路。

漢斯依然套着那雙發響的木冰鞋向阿美斯特敦走去；依然手指摸索着口袋裏的錢；又不自覺地噓起口哨來。他心裏想道：「我是先回家報告消息呢，還是先去買新冰鞋和烘餅？好我還是先向前去吧！」

於是漢斯買了冰鞋。

第八章 浦雅各和他的表弟

聖尼古拉節之夜的晚上，漢斯和吉特爾大大開心了一下。當夜明月高懸，賓克雖然相信丈夫已無痊可的希望，然而對於名醫之光臨也不免歡忻鼓舞，便例外地允許了兩個孩子的要求，可以在就寢以前在河道上溜一下冰。

漢斯對於一雙新冰鞋，可真喜歡得一個不亦樂乎，因為急於要顯給吉特爾看那雙鞋的「神通」便在冰上大大賣弄了起來，使得那位小妮子讚賞萬分地鼓掌不絕。其實河道並不止他們兩個人，不過別的大夥兒人對他們都不加以理會。

何家兩位兄弟和司卡爾也在冰場上，竭力試驗其速度。溜了四次，三次頭名都被何彼得搶到。結果，卡爾竟有點老羞成怒的意味。不過，覺得壓過福斯但瓦爾貝特，還可以聊以自慰；但現在他卻忽然想起了一個新主意。他說道：

「喂，兄弟們，我說咱們來想個法子別讓癡子家的兩個小拾布片兒的來參加這個溜冰比賽。希爾達不知怎麼想着他們的真是發癡。范克雲和高芮姑聽說要和賓克家那小妮子見高下真是氣得了不得；從我說呢，我倒並不怪他們。不過，爲我們男孩子大家着想，如果我們還有點丈夫氣我們就該——」

「可不是嗎！何彼得故意說錯他的意思，『誰只要有點丈夫氣的就應該因爲人家窮就拒絕兩個好的溜冰者！』」

卡爾氣得拼命一滑過去。

「先生，你別這麼快！而且我謝謝你別代別人講話。你還是留神點的好。」

「哈哈！小福斯但瓦爾貝特見這似乎要打架的序幕，覺得很高興，他確知如果真要手足見高低的時候，他的好朋友彼得便是對付五六個卡爾也是儘夠從容的。」

卡爾掃了彼得一眼，覺得還是忍辱爲上。便轉過身來找福斯但講話。

「小鬼，你幹嗎笑！你瘦小鬼，小瘦猴子，那麼長的一個名字活像一條尾巴！」

旁邊五六個溜冰者和旁觀者對於如此刻毒的嘲諷都拍手大笑；卡爾覺得出了一口氣方覺得好過一點。他又私心決定，等下次彼得不在場的時候要給漢斯和吉特爾一點苦頭吃。

正在這時，他的朋友浦雅各看着走過來了。起先他們本也分別不出，然而因為他是隣舍中最肥胖的一位，所以大家決定那位施施而來的決定是他無疑。卡爾先喊道，「嘿！大塊頭來了！還有一個跟着他一塊兒來的，一個瘦個兒，是個陌生人。」

羅底悅也喊道，「就像上好醃豬肉似的，一條肥的，一條瘦的。」

「那是雅各的英國表弟，」福斯但自以為能地報告，「那是他的英國表弟，哦，他的名字奇怪極了，叫做——杜布斯班。他要就在這兒等到大比賽過了才走哩。」

在談話的當兒，大家依然很安靜地轉，滾，溜，滑，甚麼的；但現在大家都迎着朔風立定，讓浦雅各介紹道，「兄弟們，這是我的表弟，叫杜布斯班，班建姆他是個英國人，他也要參加我們的大比賽。」

大家都合攏來瞻望新來客人。班建姆不久就心裏決定說，荷蘭話雖然奇異難明，然而人都還不錯。因此，溜着冰，大家笑樂時，言語的隔閡也解除了好多。不久，班建姆同大家都熟悉了；當雅各

挾着英法語報告他們的溜冰大計劃時，班建姆也能從容地以荷蘭語答應「是的」了。

原來這一片計劃是很偉大的，恰逢機緣又湊巧；因為除了聖尼古拉節的假日之外，另有學校大掃除，又多放了四天。

原來雅各和班建姆已經獲得允許可以在假期內作一個長途的溜冰旅行——一個仿佛從百祿克到荷蘭首都海牙（Hague）的距離，全程幾乎有五十里路！

雅各將計劃說完之後又問道，「你們諸位，誰跟我們一塊兒去的？」

那些男孩子都叫起來道，「我願意！我願意！」

「我也願意！」福斯但瓦爾貝特也冒了一句。

雅各可不由抖擻着雙頰的肥肉笑道，「哈哈！你也去嗎？像你這麼大的小人兒嗎？怎麼，小兄弟，你的護墊還沒去掉哩！」

護墊大概又是讀者費解的東西。原來在荷蘭國，凡是幼小兒童都在頭上圍一轉薄薄的護墊，上結以絲帶及鯨鬚的帽頂，以防跌倒；而護墊之使用與否便是小孩與小孩的分水嶺。福斯但其實

早幾年已經不用護墊了，所以對於雅各的侮辱有不能忍受之勢。

他銳聲道，「你嘴裏說的甚麼話！你倒幸運挨過了脫護墊的時候——你算是護墊的時期過去了！」

「哈哈！」除了杜布斯先生莫明其妙外，大家都笑起來。「哈哈！」——那好脾氣的雅各比別人笑得更利害。

因此大家一致通過讓福斯但加入，如果他父母允許的話。於是衆兒童都唱起晚安的歌來，便向歸途滑去。

何彼得又熱切地對雅各說道，「我們可以在哈倫(Haaren)停一停，將大風琴指把你的表弟看，然後在里頓再停一停，那兒可看的東西不少哩；然後再在海牙過上一天一晚，因為我那結婚的姐姐必定喜歡看見我們，再後一天我們便動身回家。」

「好極了！」雅各並不是一位健談者。

何路易對於哥哥的高談闊論不禁嘖嘖稱羨。「彼得，你真了不得！你簡直是滿肚子的計劃！」

媽要知道我們能直接將她的愛親自帶到倩特姐姐那兒去，不知要怎麼歡喜哩！啊！天可是真冷呀；冷得你額子上的腦袋也能凍掉了。咱們回家吧。」

卡爾正在起勁練習一個叫「雙邊」的溜步，喊道：「哦，嫩皮膚的，這種天就算冷了嗎？你不知道今年不能算特別的冷嗎？」

何路易道：「無論如何，我知道今兒晚上特別冷。喲！我回家去了！」

何彼得從口袋裏掏出一隻金錢來，儘麻木的手拿到迎月光處看了一下，叫道：「哈囉！已經快八點鐘啦！聖尼古拉，就在這時候要來啦，我可是要回去看熱鬧去了。晚安！」

「晚安！」大家喊着，唱着，笑着，一路回家去了。

漢斯和吉特爾到哪兒去了呢？

啊！歡娛的時光爲甚麼過的這麼快！

他們兩個也溜了大約一小時的樣子，自管自地也不理會別人——而且各人都很滿意的，不過當吉特爾正喊着「啊，漢斯，多美，多好啊！想想看我們兩人都有了新冰鞋！我不是告訴過你食

鶴要給我們帶好運氣的！——忽然他們聽見了一種聲音！

那是一聲叫喊——很微弱的叫喊！河道上的別人都不會注意到，然而漢斯卻深深地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吉特爾見他在月光匆匆脫下冰鞋，面孔完全蒼白了。他叫道，「是爸爸！他又驚嚇了媽媽！」於是吉特爾也拼命跟着跑回家。

第九章 聖尼古拉佳節

大家都知道在我們美國，當聖誕樹還沒有盛行於各民家時，已經有了某一種「快活小老人」，往往駕着「八頭小鹿」乘着滿載着玩具的雪橇停在各家屋頂上，從煙囪裏丟下各種禮物，盛滿那些有所希望而懸於爐前的襪子裏。他的朋友們稱他爲聖誕老人。據說他的老家就發源於荷蘭。無疑的，這是件可靠的事實；不過，他一定也和其他外國人一般，上了岸之後已經有了不少的轉變。在荷蘭，聖尼古拉便是一位實有其人的聖者，出現時往往都穿着繡花長袍，點綴着輝煌的金珠寶石，戴着平天法冠，還有珠寶織成的手套。我們的聖誕老人是在十二月二十五號，聖誕節的早晨到來。而荷蘭國只不然，聖尼古拉下到人間的時期是十二月五號，而且還有一定的時間。六號的清晨，他便分贈糖果，玩具，恩物等，然後便過了一年再來。

荷蘭人以聖誕日爲做禮拜和拜賀親友的一日。只有聖尼古拉節前夜的那天，他們的青年男

女喜歡得如癡如狂，知道有很大的希望。不過，對於有些人也是個不好過的時候，因為這位聖人是大公無私的，如果有人在這一年中行爲惡劣，他是毫不留情要加以誥誡的。有時他挾一根木棒來，叫壞孩子的父母以鞭打代替糖果玩具。

所以在那明亮的晚上，衆孩子們皆匆匆歸家，因為不到一小時之後，荷蘭全國至少半數的家庭中都要有聖尼古拉的出現。他不但拜謁皇帝的宮殿，同時也出現於布晏妮舒適的家庭裏。大約我們美國的半塊錢，便可以購得他在布晏妮家所留下的禮物；但往往半塊錢給於窮孩的貢獻，卻不是幾百塊錢所能給於富家子的快樂；這半塊錢的東西往往給窮孩們快樂和感戴之忱，給予他們一種新的安平和愛心。

革希爾達的小弟妹等那天晚上也是高興彩烈。他們都一一穿起最漂亮的衣服，也准許走進大客廳玩耍，晚飯時更各人加添了兩塊蛋糕。希爾達也跟他们任何人一般快樂。爲甚麼不呢？聖尼古拉未必就忍心將一個纔十四歲的女孩鈎去名字單，因爲她個兒高大像個成人呀。反過來說，或許他對這位樣貌堂皇的少女要特別敬重哩，誰知道？所以她玩着笑着跳舞着和小孩們一般起勁，

而且她更作了各種快樂遊戲的中心。父親，母親，祖母都很贊許地望着；便是祖父在未將大紅手帕覆蓋在臉上表示要睡覺之前也一般地顧而樂之。

黃昏之前幾乎誰都加入了嬉樂中。從那歡樂的情形上說，似乎只有祖父和小寶寶的老小之分的確，那一班小人兒面孔上不時籠罩着的一股嚴肅等候的陰影，真使他們比大人更覺心思重。

如今正是嬉樂的最高潮中。爐格裏跳踊着光亮的火焰。一對高燭也燃亮了起來，在鏡中搖紅生姿。一根粗如如腕節的鐘繩從一角的天花板上懸了下來，滿綴以玻璃球。平時這根繩是在暗影中漠然無光的；而今晚卻從此端閃灼到彼端，光芒畢露。在紙壁上再映着大紅玻璃柄的紅光片片，更將其雅緻的藍色條文映成紫色。過路行人聽得簾內的笑語聲，不自停步小立，然後帶着驚惕的感覺悄然而去，覺得全鎮都是清醒的了。最後吵鬧得連祖父大人也索性將手帕從面孔上抹了下來。的確，在這種狂歡聲中哪是安然入夢的時候！革先生不由以驚奇的眼光看着他的一班兒女。便是小寶寶也似乎是岌岌乎如有所待。例行的公事似乎無法再延挨了。於是革太太提議凡是想

見聖尼古拉的便同唱舊年所唱過的歌兒表示歡迎。

當小寶寶被革先生放下地時，他驚然而視將一隻小拳頭送進嘴裏。不久，他便坐得挺直，以一種又驚又喜的眼光望着大家。穿着繡花衣，戴着藍絲帶和鯨鬚的護帽（因為他還是會摔跤的年紀）他像衆嬰兒中的小皇帝。

於是其他幼童，各提一隻美麗的柳絲籃，立刻形成一個圓圈繞着這位小人兒緩緩走了起來，同時睜圓了眼睛要瞧這位要對他們演講的神祕的聖尼古拉。

革太太開始輕輕奏着鋼琴；然後一些輕柔的幼小的歌聲便跟着唱起來。這時候，各人都是半驚半喜地瞥着那扇光亮的門。然後一聲很響的叩門聲聽見了。圓圈立時散開。一些小人兒，禁不住一陣奇異的害怕和高興，便撲到母親的膝上去。祖父向前傾側着身子，用手托着下頰；祖母推上了眼鏡。革先生坐在爐火旁，徐徐埋着鬚子，其時希爾達便和其他小孩一同圍着革先生坐下來。又是一聲叩門聲。

革太太柔聲道，「進來。」

門緩緩地開了，全身盛裝的聖尼古拉站在他們面前。你能聽見一根針掉在地下的聲音不久他就說話了。他聲音是多麼神祕的莊嚴而又是多麼慈祥仁愛！

「革開愚，我很高興祝賀您及您尊貴的凱絲林太太，您的兒子，及他的好安妮太太！

「孩子們我同你們大夥兒道賀！漢月克、希爾達、卜羅姆、愷弟、海金斯以及羅克西！再有你們的堂兄弟們，華爾弗、達月切、梅戀、傅士特以及克雲娜！大體而論，去年你們尚不失為好小孩。達月切去年秋天在哈倫市集上曾經粗暴過一次，但以後卻努力在補過。梅戀最近書唸得不太好，進到自己嘴裏的糖和零食太多了一點而捐進慈善盒子裏的錢卻太少了一點。我相信，達月切將來必能變成一個有禮貌有丈夫氣的男孩，梅戀也能作個好學生。不過她還要記得一個有價值豐富的生活先得學會經濟節儉作為根基。小愷弟不止一次待小貓太殘忍了。每次牠的尾巴被拉了喊叫的時候，聖尼古拉都聽見。我可以饒恕她如果她從此能記好啞而不能言的小動物也有知覺情感是不可以任意虐待的。」

至此愷弟便嚇得哭了起來，聖尼古拉卻大量地靜默了一下，讓別人安慰她。然後他又接下去

道，「卜羅姆少爺，我警告你，那班專門愛將鼻煙擱在女先生的脚爐上以圖惡作劇的學生總有一天要被發現出來而挨鞭子的——」

（卜羅姆少爺不由面孔發紅，驚訝地望着。）

「可是你卻是個絕好的學者，所以我也不多責你了。」

「你，漢月克，在去年春天的射擊比賽裏的確是一鳴驚人，雖然有鳥兒在擾亂你的視線，而你居然能一矢中的。我敬佩你在男子的運動和技術裏都是超等——可是因爲你太少時候攻讀別的學問了，所以我不鼓勵你再去參加划船比賽。」

「羅克西和希爾達今夜必能有一番香甜的好夢。憐貧恤苦，濟人爲懷，樂聽親命都是給予你們快樂的泉源。」

「對你們大家我一致認爲滿意。閣家有善良，勲勞，仁慈，節儉的各種美德。因此我祝福你們大家——願新年領你們走在服從，智慧和愛的坦途上。明天早晨你們可以找着更多的物質證明，表明我是在你們中間。再會再會！」

說完這一番話，門前鋪設的一張洋紗布單上便像落雨似的掉了一大陣的糖果。衆兒童頓時爭先恐後地上前將糖拾滿自己的籃子。革太太也幫着中間的小寶寶搶滿兩手的糖果。然後最大膽的孩子，再跳起身去開那閉起的門——奇怪那間房已經空了——聖尼古拉已經不見了。

此後大家又一擁而進了另一間屋，裏面有一張桌子，卻罩着最好最白的錦花檯布。每個孩子興奮異常地在上面放了一隻鞋。然後小心地將門鎖上，鑰匙則藏在母親的臥房裏。其次便是晚安的接吻，一大家都排隊上了樓，又是一陣臥房門前的道別——最後，安靜便統治了革家的大廈。第二天早晨，常着閣家人的面，那扇門又鄭重地打開來，嗨！那一番景像實在證明聖尼古拉沒說假話！每一隻鞋都裝得既飽且滿。而且另外還加了五色繽紛的包子。桌子上沉重地載着各種禮物——糖果，玩具，首飾，書籍以及其他等物。每一個人都有禮物，上自老祖父下至小寶寶。

小愷弟喜歡得只拍手，並且私心發下誓來永遠不再拉小貓尾巴。

漢月克捧着一把上等的弓及一簇箭也喜得在房間裏跳來跳去。希爾達打開紅盒，拈出閃亮的飾物時也是禁不住樂得笑口大開。其餘的人也是一面開視禮物，一面「哦」呀，「噢」呀地喊

着，同我們在美國的聖誕日那天不相上下。

手裏提着晶亮的項鍊，臂下挾了大抱的書，希爾達悄悄走到雙親前，送上一隻容光煥發的面孔給他們吻。她一雙明亮的眸子裏透露着如此誠摯輕柔的表情，她媽媽由不得倚着她說了一句祝福的話。

『父親，我真真喜歡這本書，謝謝你，』她用下頰觸着最頂上的一本說。『我將要整天地去讀。』

這時候衆小孩喜歡得驚天動地，差一點兒可不就將房子震破了！可敬愛的聖尼古拉爲着荷蘭兒童的緣故，我情願承認你的真實性，以反對那些不信的人們。

司卡爾那一天也是非常忙碌，竭力地對兒童辨白說那些神話和禮物並不是真真來自聖尼古拉而確是由於他們自己的父母。但我們知道得比他清楚。

如果真是聖人下凡的話爲何他那天晚上不去賓克的家呢爲何他們家的一夜是那麽暗黑慘恐地過去了呢？

第十章 旅行到阿美斯特敦

第二天早晨，當旅行人員全體集合於河道上時，彼得興高彩烈地喊道：「我們都到齊了嗎？讓我來瞧一瞧。既然雅各叫我做隊長，那我就來點點名。司卡爾——你來了嗎？」

「到！」

「蒲雅各！」

「到！」

「杜布斯班建姆！」

「到！」

「慕倫·郎柏特！」

「到！」

「幸而你也來了！只有你會說說英文，我們可不能少了你。」何路易！

「到！」

「福斯但瓦爾貝特！」

沒有回答。

「啊！小傢伙給家裏扣留住了。喂，兄弟們，現在是正正八點鐘——好極了的天氣，冰又硬得像石塊一樣——我們要在三十分鐘之內趕到阿美斯特敦。一，二，三，起！」

不假，還沒到三十分鐘，他們已經橫過一條堅石的堤壩，進入荷蘭京城的中心——一個被九十五個小島圍着的城，又有二百左右的橋樑。班建姆自到荷蘭後雖然已經瞻光了兩次，然而還覺得事事新奇；但荷蘭朋友們因為生長在距不呎尺的地方，卻當作是世界上最平凡的地方。班建姆覺得任何事物都新奇有趣；又狀煙囪以及山牆對街的高房子；以長而如臂形的起重機將貨物送上送下，高踞屋頂下的商人的貨房；建築於深入潮地之木樁上的偉大公共建築物；狹窄的街道；縱橫全城的河道；橋；水閘，各種不同的服裝；而奇中又奇的莫如攢簇於教堂之前的住宅和店鋪，將他

們那些又長又大小不稱的煙囪都老遠的墜在聖牆之上。

如果他朝上望，便可以看見高而瘦削的房屋，那些閃亮的屋頂似乎有伸入雲霄的模樣；如果他朝下望，便看見那希奇的街道，沒有所謂十字路口——沒有馬路和行人道的分別——如果他再半擡起頭來，那麼便看見幾乎各家的窗戶外面都繫了一面製造複雜的小鏡子，以備屋裏人欣賞街上的西洋景，或是張望敲門客人，而無被看見的危險。

有時候，一輛滿載木貨的馬車從他身旁經過；一會兒又是一頭驢，背負兩柳條筐的鐳器或玻璃；一會兒又是一輛在光滑石子路駛行的雪橇；然後說不定又是一輛漂亮卻拙笨的私家馬車，駕着佛蘭得（Flanders）最深褐色的馬，搖曳着最白的尾巴。

城裏是一片佳節的風光。各店鋪爲慶祝聖尼古拉節都陳列得旖旎動人。隊長何彼得不得不幾次三番地命令他的隊員們離開那些滿了玩具，具最大誘惑性的玻璃窗。荷蘭國對於玩具一業向來是聞名世界的。凡是可能的東西都縮小仿真作小兒的恩物；一個荷蘭兒童漠不當意玩着的奇妙機械的玩具，準能在我們美國的專賣註冊局裏哄動一時。一看見那幾隻仿真漁船，班建姆不

由立刻笑出聲來。是那麼重實粗笨，活像他所看見古怪的真船一樣。然而，那小船只不過一尺多長，裝置得異常妥貼，看得不由使他心痛——他渴望立刻就買一隻送給他英國的小弟弟。但是他沒有一個多餘的錢，因為實行着真實的荷蘭的節儉精神，這一隊旅行團議決只帶沿路夠花的川資，而且一例存在何彼得的保管之下。因此，班建姆先生結果只決定竭力飽餐眼福而儘可能地少想到羅比小弟弟。

他匆匆到海軍學堂參觀了一回，很羨慕他們扯了滿帆的船以及那搖在艙裏面的懸床；他又到城裏的猶太人區巡了一次禮，那兒所住的盡是富足的金鋼鑽雕匠以及污濁的窮人，他覺得還是及早走開的好；最後阿美斯特敦的四條重要馬路也使他看得很高興，雖然是走馬看花。這四條路的名字，是品森 (Prinsen)，開色爾 (Keizers)，黑雲 (Heeren) 以及辛極爾 (Singel)。這幾條路都成半圓形，前三條路平均約長兩哩有餘。有一條運河穿四路的中心而過，兩旁鋪着極好的道路，沿路又是極莊嚴齊整的房屋。河邊是一行一行光光的榆樹，在冰凍的河面上交映成網狀的陰影；各樣東西都是那麼清淨而又光亮的，班建姆不由對郎柏特說他以爲那些都是晶明的變石。

幸而天氣太冷，那種日常沖街洗窗的公事算是暫行停頓，否則我們這班小旅行家們可真要幾次作落湯鷄了。掃、抹、刷、擦等家事，形成了荷蘭家主婦的厄難，所以要玷污了他們淨無點塵的房屋，他們差一點就要當你是犯了罪。不論何處，誰要在進門以前不擦掉鞋跟的泥而至於朗朗放亮的，要受到深深的厭惡，往往有些人家的客人還得在進門之前脫掉皮鞋。

關於脫鞋子的事還有一個笑話。據說從前有位服裝華貴的縣長跑去拜訪阿美斯特敦的一位太太。開門的是一位胖胖的荷蘭少女，她一見面就迫不及待地告訴他說太太是在家，可是縣長的鞋太不乾淨，也不再多說一句話，她將這驚訝萬分的男人雙手一提，朝背上一擱，便背着他穿過兩間屋子，將他對扶梯底一放，然後拖出一雙破鞋就代他套在腳上。直到現在，她方開口，說女主人還在二層樓，請他上去。

班建姆跟着朋友們在城裏鬧熱的河道上一路溜冰而行的時候，看見身旁的一些睡意朦朧的荷蘭人，一個個閒慢地吸着煙斗，似乎帽子能給人一拳敲下而不抗拒的懶散勁兒，他覺得難以相信這就是那班勇敢抗禦海堤決口的人們——那班他從歷史上讀到的英雄好漢。

當全體都在輕輕溜着走的時候他又告訴慕倫一件在一六九六年發生的一場殯葬的暴動，那兒的男女老幼一齊出來，排成假葬儀的行列，示威給長官們看，表示他們對於某某殯葬法律的反對——最後他們如何變成無可統制，又大言恐嚇欲加害於城，因此長官們只好將那條觸起衆怒的律法拿來重新修改。

雅各指着幾座大的建築也講起故事來，『你們瞧，這個角兒，十五年前頂大的穀倉是從那兒陷下汙泥的。其實房子造得很夠結實，木樁子也不少，可是盛了七百萬磅的穀子，就吃不住了。』

故事太長，雅各只好停住休息片刻。司卡爾便厲聲問道，『你如何知道裏面是盛了七百萬磅呢？那時你還在搖籃裏哩。』

雅各答道，『可是我父親知道。』又一鼓作氣地說道，『班建姆喜歡圖畫，指點兒給他看。』

隊長道，『好極了。』

慕倫·郎柏特用英文和班建姆說，『如果我們時候多，我領你到市政府去看看。你看那房子底下的木樁子纔多哩！那屋子是造在一萬四千根木樁上面的，每一根都插進地裏有七尺深。但是

我頂希望你看的是裏面一張司派克轟沉海船的大圖畫。』

班建姆問道，『司甚麼？』

『司派克（Speyk）你不記得了嗎？他是和比利時人交戰的，後來知道對方勢力太高，怕自己的軍船不保，便連船連自己都一齊轟沉了，免得爲敵人所俘。』

『那不是特恩浦（Tromp）嗎？』

『哦，不是。特恩浦又是另外一位好漢了。在達夫哈芬（Delft Haven）那兒有他一尊紀念像——那兒便是從前聖徒們乘船赴美國的地方。』

『好罷，這位特恩浦是個甚麼人物呢？他是荷蘭國的一位海軍大將，可不是嗎？』

『是的，他身經大小三十二次的海戰。他戰敗了西班牙海軍，又打倒一隻英國軍艦，然後他在船桅上綁了一把掃帚，表明他將英國人從海裏掃出去。你們想惹荷蘭人罷，瞧瞧樣子！』

班建姆喊起來道，『說哩！掃帚不掃帚，英國終於是勝了他的。我現在統統想起來了。他是在荷蘭某海岸線的某一處和英軍交戰而被殺身死的。』又恨恨地加一句道，『太可惜，是不是？』

「嗨！我們到了哪兒啦？」郎柏特換了談鋒。「哈囉！別人都跑到前面去了，——只有雅各落在後面。嚇！他倒有多胖呀！我們溜不到一半路，沒準兒他能跌下來。」

當然班建姆很喜歡和郎柏特結伴同行，因為他雖是個道地荷蘭人，卻因為在倫敦相近的地方受教育，因此說得一口流利英文；但他也並不難受當何隊長喊：

「快溜呀！博物院到了！」

那天博物院是開放着的，而且不收門票。於是他們一擁而進，那光亮地板上拖來拖去的聲音，可真夠好聽的。事實上，這所博物院不過是圖畫陳列所，一些荷蘭大師的傑作都蒼萃在這兒，另外還有二百多種名貴的雕刻。

班建姆立刻注意到，有些圖畫是以大圖板裝好，懸於壁上而配以啓閉的關鍵。這些畫板可以像窗簾般地推出去，以便得着較充足的光線。以這個方法來欣賞杜吉銳特（Gerard Douw）所作的「晚學」（Ereuing School）一張為特別佳妙，因為如此可以注意到他畫筆的神妙，那畫中的窗戶裏竟像真的燃了燈一般。彼得又指杜吉銳特一張叫作「隱士」（The Hermit）的特

別叫大家欣賞，又講一點關於這位畫家的有趣傳說，他是在一六一三年生於里頓的。

杜吉銳特作畫最慢，何彼得正在講給大家聽，卡爾驚訝地說道，「一個掃帚柄要畫三天！」

「對的，先生，三天。據說某次他替一位太太畫像，單一隻手就花去了五天哩！你們照這張畫的每一筆是多麼光明調和。他沒有完成的工作，每天總要謹慎地覆上蓋物，繪畫的材料等也一例封存在不透氣的盒子裏。因為種種原因，畫室必定要非常嚴密緊固。畫家走進去時都是用腳尖，走進去便靜定地安坐下來，等進門時揚動的灰塵停定之後方纔開始工作。我從書本上看見，說他的畫品隔着一層放大鏡看更加好看。因為畫作過度傷了眼睛，他沒到三十歲便不得不戴起眼鏡來。到了四十歲，他簡直看不見作畫了，而且他各處都找不到一付適配的目鏡。直到最後，一位德國老婦請他試用她的一副。幸而倒配上了，從此他纔能又繼續繪畫工作。」

何路易忿忿然地喊道，「哼！那倒是不錯！她自己沒有眼鏡又怎麼過呢，我不懂？」

「哦，」彼得笑着說，「或許她另外還有一副。總而言之，她一定請他收下。他感激萬分，便作了一張眼鏡兒的圖畫送給她，還配了框子甚麼的，然後她賣給一位要人，按年領款，她便靠着這筆錢

很舒服地終了餘年。』

『夥計們！郎柏特叫了一聲，『來看這一張「獵熊」』

這是伯特保羅 (Paul Potter) 的一張傑作，伯特是荷蘭十七世紀的一位畫家，他十六歲以前便有了作品問世。他所取的題材，獲得了這班男孩子們的歡心，因此在一旁讚賞不絕。至於 Reimbrandt 及 Van der Helst 兩氏的傑作，他們便無心領略匆匆而過，而 Van der Venne 的一張奇醜不堪的英荷兩國的海戰，卻又使他們歡喜不置。走到一個孩子喝湯一個孩子吃蛋的畫面前，他們又吸引住了，不能動彈。這張畫之所以逗他們高興的便是那位吃蛋的朋友將蛋黃塗了一面孔，其態可掬。

其次一張「聖尼古拉之宴」又榮幸吸引了他們的注意。班建姆對郎柏特說道，「慕倫，你瞧，還能有甚麼比這小孩的臉更好的東西嗎？他分明是一付知道該挨一頓打，但又希望聖尼古拉找不出他的樣兒。我比較歡喜這一類的圖畫，好像說明一個故事似的。」

何隊長又喊起來道，『走啊，各位！十點鐘了！』

於是大家匆匆到了河上。

「向前溜！大家準備好了嗎？一二——哈囉！浦雅各跑上哪兒去啦？」

真的這浦先生那兒去啦？

十碼外的冰上劃開了方方的一洞。彼得頭一個看見，一句話也不說，便滑了過去。當然，大家都一齊跟了過去。

彼得朝裏面看了一下。大家也朝裏面看了一下；然後大夥兒瞪目相對。

「浦雅各！」彼得大叫了一聲，再向洞裏張望。衆人都靜默不語。黑水不會給一點反應；上層已經又冰了起來。

慕倫轉身很神祕地對班建姆說道，「他剛纔不是發昏病的嗎？」

「對啦！我的天！」班建姆嚇得魂飛天外。「那麼，這麼說來，他還是在博物院發病哩！」

孩子們立刻明瞭了他的意思。各個冰鞋像閃電似地立刻飛走了。彼得還想着用帽子從洞裏裝了一些冰，也匆忙跟着一同前去解救。

不假！可憐的浦雅各的確是發了昏病——不過是一陣睡覺的昏病。他躺在迴郎的休息處，正在鼾聲如雷！大家見狀不由捧腹大笑，便引進了一位氣憤憤的職員。

「嗨！不許如此放肆！喂，酒桶，醒轉來！」於是，雅各先生接受了一陣很不恭敬的搖撼。

彼得知道了雅各並不是甚麼大病，他迅速趕到街上潑掉他帽子裏的水。當他正在將手巾襯在帽子裏，以免冰凍碰着頭皮的時候，其餘的人也都趕來了，挾着一位迷迷糊糊而又生氣的雅各。出發的命令又得重新施行。此時浦先生完全清醒了，這兒的冰略嫌不平和破裂，但大家的興致都很高。彼得問：「咱們是打河道走，還是打運河道兒走？」

卡爾叫道：「哦，當然是河道。那準要好玩極了；他們說一路都是極好溜的冰，不過稍爲遠一點兒。」

浦雅各忽然發生了注意。他喊道：「我提議運河！」

隊長答道：「如果大家同意，便是運河道。」

「同意！」大家附和着，音調卻有點失望。於是隊長領路前進。

「好極了——去啊——我們一小時之內到哈倫！」

第十一章 荷蘭人的愛花狂和奇異小風俗

衆人風一般溜着的時候，聽見後面從阿美斯特敦來的火車，緊了跟在後面。

何路易對前面的鐵路望了一眼便喊道：「哈囉！誰趕不過火車呀？我們來賽跑一下。」

汽笛嗚嗚叫了一聲，是個很贊成的神氣，這兒的男孩子們也是大家抖擻了精神，想逞威風，於是便和火車頭賽跑了起來。

一剎那間，這班孩子們拼了命似地果然搶在火車前面——但那只不過一瞬間而已，然而那已經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這一段興奮過去之後，他們的速率便慢了下來，談着笑着好不開心。有時候還停下和沿路駐守的衛兵交換一兩句話。在冬天，這班衛兵的事務是維持河面的光滑和清淨。一次雨雪之後，他們就得迅速將六出的厚雪即時掃去，免得凝結晶固時，雖好看卻不利於行人。偶然，他們也忘記了自

己的尊嚴，爬上河道外港口裏泊聚着的冰結着的大船；但巡視的衛兵們不久便偵查出他們，怒吼一聲便將他們闕走。

他們所取的河道，窄狹非常，而沿岸列成長行的既禿且弱的柳樹，更是瘦削不堪。對岸，在環繞着哈倫大湖堤壩的頂上，卻是高於一切的大馬路；伸展到遙遠處終於剩了一小點的是光亮如鏡的冰河，上面行人如梭，有的穿着黃色翼翅的冰靴，有的坐着推動椅，還有人駕着一種輕快非凡的雪車，扳着一根尖形棍，其行如飛。班建姆對於這一切簡直是驚訝不置。

何路易一路在想英國孩子真奇怪，對於荷蘭國的事情熟悉非常。據郎柏特說他所知道的較荷蘭人還多。這有點使我們這位小荷蘭人不大服氣。忽然之間，他想起了一件事，以為必定會使那位「約翰牛瞪眼的，他將郎柏特往近一曳，勝利地和他說道：「告訴他山慈姑（tulips）的事！」班建姆已經聽見了，使用英文接口道，「哦！是的，你是說你們那山慈姑狂嗎？我時常聽見人家提起，可是知道得很少。聽說在阿美斯特敦狂得最利害是嗎？」

何路易嘆氣了；班建姆的言語雖然不易明白，然而那一臉坦亮的表情無疑地是不會難倒了。

他；郎柏特並很留心他的煩惱，早快樂地答道：

「不錯，這兒和哈倫都很利害；不過荷蘭全國都是如癡如狂的，英國也是的。」

班建姆道：「英國大概未見得。不過那時我不在英國所以不能確實。」

「哈哈！那可不假，除非你已二百多歲纔能哩。好罷，我告訴你，他們那種愛好的熱烈簡直是空前絕後的。你瞧他們狂到甚麼程度，買山慈姑都是論重量付黃金交易的。」

「甚嗎，一個人的重量嗎？」班建姆表示了如此大的驚訝，使何路易簡直樂得跳了起來。

「不，不是山慈姑的重量。第一次的山慈姑是一五六〇年由康士坦丁運來的。誰知一到之後便獲得了阿美斯特敦富人的歡心，於是再着人到土爾其去買。從那時起山慈姑便風行了全國，一直盛了好幾年。單根的從一塊錢賣到四千塊；而球狀的竟買到五千五百塊。」

班建姆道：「那要比我們的錢四百個金幣還要多哩。」

「是啊，而且我知道我是對的，因為昨天我纔看了一本書。唉，先生，那實在是了不得。人人都做起了山慈姑的交易，便是船夫，窮婆子，掃煙囪的也都要見識見識。最有錢的商賈，也毫不為恥地分

嗜這種狂癖。有些人買了旋又以大利息賣出去，而始終連山慈姑的面兒也未見過。漸漸地成功了一種賭博。有人在幾天之內變成富翁，有些人又傾家蕩產。到現錢花光時，房屋，田地，牛，羊，以至於衣裳都跟着山慈姑而去。太太們賣掉珍寶飾物也要嗜嗜這種趣。一天到晚，人們所想的，除了山慈姑別無其他。到後來州官出來禁止了。人們纔覺得自己幹了多麼笨的事，於是山慈姑的價錢便逐漸低了下來。舊的山慈姑帳也收不齊了。債主們提起訴訟，然而律法卻不幫他們的忙；賭帳是不能判償的，它說於是時候變了一小時之內，幾千交易所中的富人淪為乞丐。就像書上所說的，「氣泡終於爆裂了。」

「而且還是個很大的氣泡，」班建姆接口說，他聽着有極濃厚的興趣。「再說，你們知道山慈姑 Tulip 這個字是從土爾其出來，代表纏頭布 turban 的嗎？」

郎柏特答道，「這個我倒忘記了，可是這的確是個頂括括的思想。試想一大堆土爾其人包着他們五顏六色的纏頭布大夥兒蹲在地下，可不像開了一地的山慈姑花纔怪哩！哈哈！真是頂括括的思想！」

「『哼，』何路易對自己嘆氣，「他一定在告訴郎柏特關於山慈姑最有趣的事——我是知道的！」

郎柏特又接着說道，「事實上是你能夠從一片開着花的山慈姑地裏看出一幅人類的圖畫，尤其當他在風中搖曳點頭的時候。你曾經注意過嗎？」

「我不會。慕倫先生，我看你們荷蘭人到今天還有愛山慈姑之癖哩。」

「當然。你不能有個花園而缺少山慈姑，我以為那是最美麗的花兒。我叔叔夏屋裏有一圃多極了的佳種山慈姑，在阿美斯特敦的那一邊。」

「我想你叔叔是住在城裏的罷？」

「是啊；但他的夏屋或是涼亭只在幾哩路之外。他另外在河邊還有一所。進城時我們從那兒附近經過的。阿美斯特敦的人，凡是有點錢的，他們都要造所涼亭。」

班建姆問道，「他們住在裏面嗎？」

「哦，不！那只是些小小的地方啊，只適宜於夏天的下午在裏面盤桓幾個鐘頭。哈倫湖的南

有幾座很好看的。在路上我們看見幾家有紅屋頂的。我想你注意到了罷，那有小橋流水，花園，
書着格言的？』

班建姆點點頭。郎伯特便又繼續說道，『那些屋子現在沒有甚麼好看，可是到了熱天可真舒服哩。待柳條抽芽之後，叔叔每天下午都到夏屋裏去。他在那兒小睡，吸煙；叔母便將腳攔在小凳子上織活計，絲毫不用擔心天氣有多麼熱；我的堂妹和別的姑娘們便伏在窗口從湖裏釣魚，再不然和划船而過的朋友談心；一些小孩們便東跑西跳的再不然便在那些橫渡小溝的橋上玩耍。然後他們吃咖啡餅乾，桌子上放的是一大束荷花——我告訴你那種滋味兒簡直是不錯的；不過（我們自己人說）雖說我是生長在這兒，但那高懸於夏屋的一股潮水味兒實在可不敢領教。幾乎每一所夏屋都是造在一條溝上面的。或許是因為我在英國住慣了，所以特別感覺得利害。』

班建姆道，『等冰雪溶解時或許我也會有這種感覺的。嚴冬將一切有味兒的水都蓋覆了起來，對於我卻惠賜不少——很感激。荷蘭如果沒有這好玩的溜冰，那我對貴國的看法就要兩樣了。』

郎柏特疑神聽了半天，忽然喊道：『你同浦雅各多麼兩樣啊！還說你們是表兄弟，我真不明白。』

『我們雖是表兄弟，可是這一門親並不太近。我們兩人的祖母是異母姊妹。我們家純粹是英國人，而他們家則完全是荷蘭血統。我的浦外曾祖父娶過兩次，我就是他英國妻子傳下來的子孫。然而我很歡喜浦雅各。他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實心眼兒好脾氣的人。說來也奇怪，我父親爲做生意偶然又和雅各的父親碰着。他們就用法文談心，不久就敘了親誼，以後他們便總用法文談心。世界上真是無奇不有。我姐姐琴妮要看見浦家表姑母的一些事情，準要瞪眼睛。表姑母是位很澈底的太太，可是同母親大不相同——房屋，家俱，生活的方法，一切都是兩樣的。』

『那當然，』郎柏特很得意地說，意在言外的還有，『像荷蘭這變十全十美的地方你就很難得再找到了。』『可是你回去就更加有話跟琴妮談了。』

『可不是嗎。這兒的清潔我是一定要說的。你們這兒簡直是我平生所未見過的最乾淨的地方。不說別人，我表姑母那麼有錢，還是整天在掃啊擦啊的，她的房屋就好像統統新油漆的一般。昨天我寫信給母親，還說在她飯廳的地板上，我總是雙雙成對的哩。』

「雙雙成對！這句話好不使我糊塗，你是甚麼意思？」

「哦，我說我的影子，班建姆第二。」

慕倫先生纔恍然大悟，「噢，我懂了。你去過你表姑母的大客廳嗎？」

班建姆笑了起來。「只去過一次，便是我剛到的那一天。雅各說此後我別想有機會再進去，要等到聖誕節後一星期他姐姐琴南結婚的日子。父親已經答應我留在這兒觀禮。每一個星期六，表姑母和胖克梯便到客廳裏去又掃，又抹，又擦；然後關起來等到下個星期六；其實誰也沒有進去過，但那一套功夫是不能不做的。」

郎柏特道，「那算得甚麼。百祿克每一家的餐廳都受着同樣的待遇。還有她隣家花園裏會動的東西你以為如何？」

「哦，還不錯，那些天鵝好像真是夏天在池子裏游的一樣；但那栗子樹下，牆角落的一顆搖曳的小蜜柑樹卻真是笑死人。再有那板滯不靈的園圃，一切打扮成奇形怪狀塗上顏色的樹也不敢恭維。慕倫先生，恕我說老實話，對於貴國的愛好我簡直不敢贊同。」

郎伯特謙遜地說道：「那一時是不能夠的，不過你到末了總歸會同議的。我覺得英國有許多很贊美的地方，我也希望他們能准許我和你一同回英國去讀牛津大學；但萬話一說，我還是最愛荷蘭。」

「那當然，」班建姆滿心贊許的口氣，「否則你也稱不上為好荷蘭人。愛祖國最是理所當然的。可是，這種冷地方能有這種熱烈的情緒倒是很奇怪的。如果我們不是時時刻刻在活動着，我想我們準就要凍僵了。」

郎伯特笑了起來。「那是你們英國人，班建姆，我可不冷。你再瞧這兒溜冰的人，誰不是紅得像玫瑰快活得像王子一樣。」便又用荷蘭話喊道：「哈囉！何隊長，我們在前面的農家稍停一下暖一下脚，指你說如何？」

彼得轉身問道：「誰冷呀？」

「杜布斯·班建姆。」

「班建姆可以暖一下，」於是大隊停了下來。

第十二章 到哈倫的路上

到了一家農屋門前，男孩子們忽然看見一幕家庭活劇。一個胖大的荷蘭男人正從裏衝了出來，緊緊跟着的是他的老婆，以一具長柄的熱鍋子，用極靈活的手法連連打着他。她面孔上不帶一毫招待客人的表情，因此我們這班要暖腳指兒的朋友只好腳上抹了油，溜之大吉。

第二家似乎高明得多了。低低的屋頂，鋪着亮亮的紅瓦，一直伸展過去，蓋覆着那毗連正屋的一所清淨的牛棚。一位整淨而慈祥的老婦人正坐在窗口做針線。另一扇窗前，可以窺見一位胖子的側影，口裏含着煙斗，坐在光亮玻璃，雪白窗帷的後面。聽見彼得輕柔的敲門聲，便有一個淺色頭髮，玫瑰類，穿着假期衣裳的少女，開了綠門的上半段（那是從中分開的），問他們有甚麼事兒。

隊長很恭敬地問道：『小姐，我們可以進來稍為暖一下嗎？』

『可以，歡迎。』小姑娘答着，將下一截門也輕輕推開。每一個孩子在進去之先拚命將鞋子在

粗氈上擦乾淨，又各人對老婦人及窗口的男人行了一個必恭必敬的禮。班建姆不由心裏想他們兩位賢主人竟像機器一般；因為他們將頭點下去，是那麼緩慢那麼穩正簡直是一模一樣；隨即他們又繼續着自己的工作，固定而挺硬地恰像是機器在工作。那老人呼！呼！地在吸煙。他的妻子便一針又一針地機械式地縫着。便是那靜定煙斗裏所冒出來的真煙也不能就證明他們是兩個人類。然而那位玫瑰類的姑娘就大不同了。瞧她那付匆忙的勁兒罷！她連忙挪了光亮的高背椅子請他們坐，又將爐子的火撥旺。又拿了一大方塊生薑餅和一石缸的酸酒，這叫浦雅各險些兒樂得哭出來。看見他們雖拘禮卻吃得像餓狼一般的神氣，她便在一旁笑着點頭，但班建姆恭敬而堅決地拒絕那薑餅酸酒時她便一付悵然有失的表情。她又拉下雅各的破手套，當面代他縫好，咬去了線說道，「現在你就會暖和一點了。」最後她又和每一個孩子握手道別，還一定代他們每人的口袋裏裝滿了生薑餅！

這一切的時候，縫針不住地在穿動，而煙斗也不會停過一次吸呼。

上路不久之後，他們便看見了遠遠的天鵝宮，大的石牆，門口的堡壘，以及兩旁雕刻的天鵝。

彼得喊道：『已經一半路了，大家快點兒溜呀！』

郎柏特又解釋給班建姆聽道：『你瞧，這兒是Y河和哈倫湖交界的地方，而且是件很討厭的事。河比陸地高出有五尺之多——所以我們的堤壩和水閘必須非常堅固，否則便有澤國之患。這兒的水閘據說是認爲很奇特的，我帶你一同在上面走那麼你也可以見識見識。他們說從湖裏所衝出來的水有奇妙的漂白能力，較世界其他任何東西都好；一切哈倫的大漂白廠都利用牠。關於這個題目，我不能說太多——但從我個人的經驗裏，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是甚麼呢？』

『湖裏簡直是滿了從未見過大極了的鱒魚——我常常到這兒來捉——哦，那實在大得不得了！我告訴你牠們有時候竟能比得上一個人哩；你如果不小心，牠們能從簍子裏蜿蜒爬上你的手臂哩。不過，我知道你對於鱒魚是沒有興趣的。這一所宮殿的工程，有相當浩大，是嗎？』

班建姆仰望着石壘說道：『是的。但那天鵝是甚麼意思呢？』

『我們荷蘭人對於天鵝是很敬崇的。所以這座宮也叫做天鵝宮。那就是我所知道的。這是個

很重要的地方；因為關於堤壩的事，一些能幹人都是在這兒舉行會議。從前曾一度作了大名鼎鼎的柏寧（Christian Brunnings）的住宅。

班建姆問道，「他又是誰呢？」

郎柏特道，「彼得能比我回答得好，如果你們能大家懂話，或是別膽小放棄自己語言的話，不過我時常聽見祖父提起柏寧。關於工程師的故事他是永遠說不倦的——他告訴我們這位柏寧多麼好，多麼有學問，死過之後全國人民如何一致哀悼。他屬於很多學術團體，又是國務部長，專門管理堤務及防海的事。你知道，我們荷蘭人一向認工程師為我們大眾的恩人的。柏寧死了好多年了；在哈倫的大教堂裏有他的一尊紀念像。我曾經見過他的照像，我告訴你班建姆，他真是一付高貴的樣子。不怪這所宮殿這麼硬挺驕傲的神氣。生過這樣的人自然是了不起的！」

班建姆道，「那當然。慕倫，我想你同我不知習否一天能叫我們所住的屋子覺得驕——唉呵！世界上可做的事情多哩，或許以後我們當中有人去做也說不定。喂看你的鞋帶鬆了。」

第十三章 一樁不幸的意外

將近一點鐘時，何隊長率領了他的一大隊人進了哈倫古城。從清晨起他們已經溜十七哩路，然而還活潑得像巢小鷹一般。從最小的（何路易剛十四歲）到最大的十七歲的隊長，都抱了一個念頭——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最偉大的嬉樂。不假，到最後的一兩哩路，浦雅各的確有點氣喘微微，或許又想打一個小睡；然而因為太高興，卻也不會背着人去打鼾。便是司卡爾，一路和何路易親親熱熱，也忘記了壞脾氣。至於彼得，他更加是快活中之最快活的人，一路那麼愉快地吹着口哨，唱着歌，便是最莊嚴的路人都不由對他笑笑。

到了大街，快到一家咖啡店時，他喊道：「來，夥計們！快到吃中飯的時候了，我們必得裝點比那位好小姐的生薑餅更結實的東西纔行。」——於是隊長伸手到口袋裏去，似乎說：「這兒有的是錢，一隊軍隊都夠吃飽！」

「哈囉！郎柏特喊，『那傢伙怎麼啦？』」

彼得，面色灰白，驚慌得用手拍自己的胸口及兩旁——似乎忽然發了瘋的一樣。

班建姆喊道，「他是病了！」

卡爾道，「不，他像是失了東西了。」

彼得僅能迸出——「皮包！錢統統在裏面——沒有了！」

一剎那間大家都驚慌得不能開口。

最後卡爾纔粗暴地說道，「我早就說過，錢放在一個人身邊是不妥當的。再看看你別的口袋。」

「我已經看過了——可是沒有。」

「解開你的短衣——」

彼得機械地順服了。他甚至於連帽子也取下來看看——然後絕望地伸手到每一個口袋裏

去摸。

最後他以毫無希望的音調說道，「兄弟們，是丟了。午點也沒有了，中飯也別想了。怎麼辦呢？我

們沒有錢就不能向前走。如果在阿美斯特敦，想要多少錢，我都可以手到拿來，然而哈倫我連一個小錢兒也借不到。你們可有人認識誰能借幾塊錢給我們嗎？」

五張驚惶失措的面孔，大家互相望着。似乎各人還無可奈何地笑了一笑，但司卡爾卻纔起眉頭來。他生氣地說，「那不成呀。我認是有人認識，而且還是有錢的，但我爸爸狠狠地交代我不許向人家借一個小錢兒。他夏屋的過道裏還寫着，「誠實君子不借貸。」的標語。」

「哼！」彼得在這個時候兒，似乎不大贊成這種見識。

雅各用那不三不四的英文對班建姆道，「這都是我的不好。是我說的叫他們大家將錢放在何彼得的口袋裏。」

「雅各，你別瞎疑心，你是爲的大家的好呀。」

班建姆的聲調是那麼幽靈般地，何家兄弟以及司卡爾都不由相信他是有了甚麼好的解救方法。他們齊聲喊道，「甚麼？甚麼？快說出來，慕倫先生！」

「他說錢丟了，不是雅各的錯，他提議將大家的錢攔在何彼得的口袋裏也是爲大家的好。」

何路易絕望地說道：「就這幾句話嗎？只說這兩句平等話也用不着那麼大驚小怪呀。我們共丟了多少錢？」

彼得道：「你們不記得了嗎？我們每人出了十幾塊錢。所以口袋裏有整整六十塊錢。我真是世界上最最笨的人，或許福斯但瓦爾貝特做隊長還要比我好哩。連累你們受這個罪，我真恨不得打自己。」

卡爾吼道：「你打嘛？」又加一句道，「噫，我們都知道這是件意外，然而也與事無補呀。我們的錢必得是要的，老何——便是你賣錶也是在所必行。」

「賣我媽媽的禮物！決不能夠！我可以賣大衣賣帽子，錶卻不能。」

雅各愉快地說道，「得啦，得啦，這件事也說得太多了。我們可以回家去，待過一兩天纔來吧。」

卡爾道：「你能夠再出十塊錢，但其餘的人可沒有這般容易。如果你們回了家，你瞧着，就是坐定了出不來的。」

我們的隊長雖然好脾氣也不由很生氣。他叫道，「你想我能讓你們無故損失嗎？我家裏還有

三倍六十塊錢的私蓄哩！」

「哦，對不住，」卡爾迅速地說，又道，「好罷，我看除了餓着肚子回去是沒有第二條路的了。」

隊長道，「我有一個法子。」

衆人都齊聲喊道：「是甚麼呀？」

「咱們大家壞生意好幹，像大丈夫似地快快樂樂地回家，」彼得轉過那樸實的面孔和藍色的眼睛望着大家，更顯得風流倜儻——大家都由受了感動，便喊道，「隊長萬歲！」

「喂，兄弟們，現在我們得定了主意，中途是沒有歇腳的地方了，咱們兩個鐘頭趕到百祿克——大家同意嗎？」

「同意！」於是大家向河邊跑去。

「穿上溜冰鞋準備好了嗎？雅各，我來幫你的忙。」

「一，二，三，起！」

於是那班因信號而出發的男孩子們的面孔，和半小時前跟彼得隊長進哈倫時一般光明。

第十四章 漢斯

纔溜出城門不到二十碼，便聽見司卡爾怒聲叫道：「活見鬼的那兒可不是穿木冰鞋，破皮褲的小叫花子纔怪哩。是到哪兒都會碰着他。」又儘他所敢的在鼻子裏哼了一聲，加一句道，「如果隊長不下命令叫我們立定，和他握手，算我們運氣。」

彼得愉快地說道，「你的隊長雖然不是好人，但這一點心你卻用不着擔，卡爾——我總不見得逼你們幹不盡情理的事。啊他來啦！可是這孩子怎麼啦？」

可憐的漢斯！他的面孔是灰白的，他的雙唇是緊抿的。他像是在惡夢中被推動地溜着冰。恰當他經過的時候，彼得叫住了他：

「賓克·漢斯，哪兒去！」

漢斯的面孔立刻光明了起來——「噢！先生，是你嗎？那可好了！」

看見別人都似乎要等隊長的模樣，司卡爾獨自恨恨地從他們身邊滑開去，口裏咕噥道，「就像他那付討厭的樣兒。」

這邊彼得春風滿面地答道，「漢斯，我看見你很高興。但你像是有甚麼事為難。我能為你効勞嗎？」

「先生，我是有點為難，」漢斯說着，垂下了眼皮。然後，他幾乎又以一種快樂的表情，擡起眼睛來說道，「但這一次是漢斯能幫何先生的忙了。」

「怎麼樣呢？」彼得絲毫不打算隱藏自己的驚奇，充分流露了那荷蘭人的率直性情。

「將這個送還給你，先生」——於是漢斯遞過那遺失的錢袋。

「黑喇！」旁邊的孩子們早大叫起來，手冰冷的從口袋裏取出來，一齊在空中揮舞。但彼得的一聲「多謝你，賓克·漢斯，」使漢斯與一種是皇帝跪在他腳前的感覺。

這一羣快樂孩子們的歡叫，傳到了一位少年人的耳朵裏，他正氣忿忿地向阿美斯特敦溜去。若換了一個美國孩子，他準要立刻旋轉來以觀究竟。但司卡爾只立定了，背對着他們，心裏揣測是

發生了甚麼事。在那兒毫無動靜地站了片刻之後，覺得一定是有了吃的東西纔會使他們叫得如此高興，這纔轉身慢慢向大隊溜去。

這時彼得已將漢斯拉在一旁問道：「你怎麼知道是我的皮包呢？」

「先生，你記得昨天爲你刻了白木項鍊，你付給我三塊錢叫我買冰鞋的嗎？」

「我記得。」

「所以我看見了你的皮夾；是黃皮的。」

「那麼你今天是打哪兒檢着的呢？」

「先生，我今兒早晨從家裏出來，一肚子的心事，所以只顧溜也沒看地下，直到踢倒了一堆木頭纔留神，我在揉搓膝蓋的時候，看見了你的皮夾藏在一根木頭旁邊。」

「是那兒！我現在想起來了；正從那兒過的時候我從口袋裏拉頸巾出來，大概同時皮夾也就給曳出來了。漢斯，要不幸虧你，這是準沒有的了。這兒——取出一把錢——『你應該賞個面子讓我們同你分這筆錢——』」

「不能，先生，」漢斯答。他的話很鎮靜，既不裝腔，又不做勢，但彼得卻不由覺得自責，無言地收起了錢。

他心裏想道，「不管貧富，我喜歡那孩子。」隨即又高聲問道，「漢斯，我可以問你有甚麼困難嗎？」

「噢，先生，說起來是很心痛的——可是我在這兒已經耽擱的太久了。我是去里頓去請大醫生卜克門先生的——」

彼得驚異地喊道，「卜克門醫生！」

「是的，先生，而且我不能再等了。再會！」

「等一等，我也走那一條路。來呀，夥計們！我們再回到哈倫如何？」

「好呀！」齊發一聲喊，大家都興高彩烈地出發了。

彼得又將漢斯一拉，說道，「喂，我們要在里頓停留的，如果你單單是給卜克門醫生送信，不能讓我代你做了這件事嗎？他們也許今天太倦不能再溜更遠，不過我答應你明天一清早一定代你

將信送到若是在城的話。」

「噢，先生，那真是幫忙我不少了；我倒不是怕路遠，我擔心的是怕離開母親太長久。」

「她在生病嗎？」

「不是。是父親生病。你大概也聽說的；多少年來他人事不曉；但他的身體卻是很好的也很強壯。昨天晚上，媽媽跪在火爐旁吹火焰（父親最歡喜坐着看跳躍的火焰；因此媽媽整天吹火，以討他的歡心。）她還沒來得及動哩，他突然像個巨人似地一手揪住了她，拖到火跟前，不住的笑，不住的搖頭。那時我正在河上，忽然聽見媽媽叫，我就立刻跑回家。父親死也不肯放鬆，媽媽的衣裳都冒了煙了。我想撲滅火，可是他拿一隻手推我。家裏又沒有一點水，否則也好辦一點——一直他就不住的笑——先生，那種笑真使人難堪哩；一點兒聲音也沒有的，只笑在臉上——我想將媽媽拖開，可是結果更壞——然後——哦，簡直是可怕極了，但我能夠看着母親給燒死嗎？我顧不得就拿起一隻小燹杓打他。他將我往旁邊一曳。轉眼媽媽的衣裳燒起來了！以後我也記不清是怎麼的了；我清醒時見自己是伏在地板上，而媽媽正在祈禱——那時我覺得似乎媽媽渾身都在火焰裏，我耳

朵裏不住像聽着他的笑。我妹妹吉特爾就狂叫着說他將媽媽拖到煤火前去了，我簡直不能說了！吉特爾飛也似的跑到碗廚前盛滿一器他所喜歡的食物，對地板上一放。於是，他這纔放了媽媽，像個嬰孩似地跑去喫東西。媽媽沒受大傷，只不過燒了一點衣服。——啊，她一晚上待他多好，整夜時候他——他睡中發着高度的熱，雙手壓住他的頭。媽說他近來常常如此，好似他覺得那兒有疼痛似的——呵，先生，我不會打算告訴你。如果父親懂人事的時候，他連一隻小貓都不肯傷害的——」

半天兩個孩子都不開口，只靜靜地走着——

最後彼得說道：「真糟糕。他今天怎麼啦？」

「還是很利害，先生——」

「漢斯，幹嗎一定要請卜克門醫生呢？阿美斯特敦也有別的醫生哩；——卜克門是位名醫，請的人大多是有錢的闊老，便有時他們也等不到哩。」

「他答應過了的，先生，他昨兒允許我一禮拜之內要來看我父親的——但現在忽然變了局面，我們等不及了——我們以為父親快要死了！——哦，先生，你務必請他快點兒來，他不能等到一

個禮拜之後，否則父親就要死了——那位先生異常的和善——」

「異常的和善！」彼得驚訝地喊，「他不是荷蘭出名最乖僻的人嗎！」

「因為他不胖看起來兇像，而且他思想又忙，其實他的心眼兒是好的，我知道的——請你將我的話都告訴那位先生，他就會來的。」

「漢斯，我也誠心誠意地希望如此。我瞧你是急於想回家。答應我，如果你需要幫忙的時候請到百祿克去找我的母親，告訴她是我叫你去見的；漢斯，不作別的，當一份禮物，請收我幾塊錢。」

漢斯堅決地搖搖頭。

「不成，不成，先生——這個我可不能收。如果能在百祿克或那兒找到工作我倒是歡喜的，但各處都是一個回答——『等開春再說。』」

彼得立刻很熱心地說道：「幸而你說出來，因為我父親立刻就需要人——你刻的那根練子使他非常高興——我們新的夏屋要雕刻一扇大門，如果你去幹，父親必定會付你很高工價的。」

漢斯一聽頓時喜樂非常道：「上帝真好！哦！先生，那簡直太叫人高興了——我從沒試過大的

雕刻——但我知道是能幹的了。」

「好的，你告訴我父親你就是我所說的賓克漢斯。他一定高興幫你的忙的。」

漢斯驚異得瞪着眼。「謝謝你，先生。」

這時司卡爾跑來喊道：「喂，隊長，我們現在正在哈倫的半截兒路上，您還不會吩咐一句話——我們在候您的號令，我們餓得像一羣狼一般。」

彼得愉快地答應了一聲，又匆匆轉身對漢斯道：「來跟我吃點東西，一定不耽擱你多久。」

漢斯只疾速而感謝地望了一眼，卻謝道：「啊，先生，媽媽正等着我，或許父親又利害一點也說不定——我不能等了——上帝保佑你。」——匆匆地點頭一下，漢斯便轉身而去。

彼得這纔嘆息一聲道：「喂，兄弟們，我們來喫飯！」

第十五章 不同的家庭

我們不能說這班年青的荷蘭朋友們已經忘記了將要在二十號舉行的溜冰大競賽。相反的，他們在那一天之內，想的時候談的時候都不少。便是班建姆，他雖然比別人更多旅行人的感覺，也沒有一次在瀏覽景色之中，忘記了一星期中夢魂思之的銀冰鞋。

他毫不遲疑地相信，以他英國式的迅速，英國式的能力，準能在冰場上和荷蘭人，或天下任何人一決雌雄。班建姆的確是第一流的冰手。雖然練習的機會，遠較他的新朋友們爲少；但他確已進步到無以復加；而且，骨骼是那麼強壯，四肢又是那麼柔曲——總而言之，全身是那麼整齊端麗，而且舉動又是那麼敏捷文雅的一個人，因此他溜起冰來簡直和羚羊跳，鷹鳥翔的一般自然。

只有漢斯沉重的心裏，無論是寒冬的星夜或是陽光照耀之日，都不曾想過銀冰鞋。

吉特爾坐在母親身旁，度着看護的悶倦時日，也還能瞧見銀冰鞋的閃灼——然而對於她卻

不是可以獲得的獎賞，而僅僅是可望而不可接的寶物而已。

至於高芮侖、希爾達和克雲幾個人終日所想的只是「比賽！比賽！二十號的大比賽！」

這三位姑娘是很要好的朋友。雖然年齡相仿，智能相等，地位也不分高下，而他們卻各自不同。前面已說過，希爾達心腸熱，行動高貴，是位十四芳齡的小姐。高芮侖則美麗動人，較希爾達高明多，然而內心卻遠遜前者的光明磊落。她心裏業已佈滿驕傲，不滿意和妒嫉的烏雲重重，而且有日益加強之勢。在她的心目中，貧女和吉特爾就不是人類，不是像她一般的為上帝所造——只是一堆窮苦，褻褻和污濁的意思而已。像吉特爾這種人就沒有權利可以感覺或是希望；而尤其重要的，他們不該往好裏掙扎一步——那就是，干礙了他們小姐們的道兒。他們只可以遠遠地低頭為小姐們苦苦工作，如果卑微作小的話，便是讚美他們也不要緊，但再進一步就不成了，若他們背叛，暴力壓下去——若他們受苦，我纔不管理，這就是芮侖的祕密格言。然而外表上，她顯得多靈敏，衣着得多麼合度，歌唱得多麼動人；而且心地多麼仁慈（對小貓和小兔子）而且又有多麼大的媚力，能迷惑懂事的誠實如慕倫、柏特及何路易等人！

至於克雲小姐的天性又與前兩人不同，她簡直像一串叮叮瓔瓔的小銀鈴。在嬰兒時她便是個小情人，到幼年時代也是，如今在學生時代仍是個風流俊俏的小姑娘。不含一毫惡意，她對於功課，對於責任，甚至於小煩惱，她都要撒弄嬌痴。她弄嬌痴的地方多哩，她的媽媽，她的小羊，她的小弟弟，甚至於她黃金也似的捲髮，——她也要向後一拉，好像幾根亂的模樣。人人都喜歡她，但誰能愛她呢？她永遠沒有真心真意過。一個逗人喜的面孔，一顆愉快的心，一種愉樂的態度——這些只能使人滿意一點鐘罷了。可憐，快樂的克雲人生可不是這麼容易的一回事哩！

這三位小姐的家庭和吉特爾所住的古老草舍是如何零壞懸殊。芮倍住在靠近阿美斯特敦的一座美麗的房屋裏，那兒有雕刻的碗櫺滿攔着金銀器皿，那兒有從頂板垂到地板的銀絲繡花窗簾。希爾達的父親在百祿克有一所極大的府邸，光亮的瓦頂，圖成各種顏色的照壁都成功左隣右舍艷羨的資料。

克雲的家，雖希爾達家不到一哩，是荷蘭最好的鄉村房子。花園裏死板板地羅列着小小曲徑，小小花園，像一些小補釘一般。但到了夏天可真是美麗；那些花兒在牠們方方正正的角落裏開放得

竭盡妍艷之能事；而且當園丁不住意時，它們彼此作出種種俏麗的舞態來。是如此一圍的山慈姑花！然而克雲卻更愛好那紅白爭妍的風信子。她愛那種嬌艷和香味，更喜歡那迎風而舞的鈴型的花兒。

聽說鄉女吉特爾要加入競賽，卡爾說克雲和芮侖都大生氣，這句話也對也不對。他聽見芮侖說『真可恥可羞，討厭！』同時他也看見克雲點着她那美麗的腦袋，聽見她也跟着用那銀鈴兒似的聲音說『真可恥，真討厭！』像是真在生氣一樣。這使他覺得很滿意。如果不是芮侖，而換了希爾，達同她先談這個題目，他知道她必定是扯順風旗無疑。她準會說『那當然，讓她加入，』然後便一溜而走開去，再也不放在心上。但如今，克雲卻分明從那甜蜜的着重語氣裏，宣稱讓一個貧女吉特爾加入，乃是恥辱，要破壞了競賽的興趣。

芮侖在學校裏是個有錢有勢的學生，除了克雲還有其他的黨羽，但那些人都不是媽媽虎虎，便是不敢表示自己的意思。

可憐的小吉特爾！她的家如今已經很暗黑的了，賓克洛夫正躺在一張簡陋的床上呻吟，他的

太太忘記一切，饒恕一切地仍然替他說抹着前額和雙唇，雙淚直流地祈禱着保佑她男人不死。漢斯，我們已經知道，是一肚皮絕望悲傷地去里頓請卜克門醫生，立即來救他的父親。吉特爾也是裝滿奇異的害怕，盡力做成她分內所作的事，拖抹粗糙的磚地，撮些泥炭來撥旺了火，又溶化着冰凍，給她媽用。這一切作完之後，她對近床邊的一張小矮櫈上坐下，求她媽上床睡一會兒。她附耳低言道：『你累極了，從昨兒晚上出事以來你還沒霎一霎眼睛哩。瞧，我已經將房角裏的柳床整理舒齊了，鋪好一切我所能尋着的柔軟東西，媽媽可以舒服地躺一下。這兒是你的短外套。將那件好看的衣裳脫下來罷，我必定很小心地摺好，在你睡覺之前攔在大櫃子裏。』

賓克太太目不轉睛地望着她丈夫的臉，只搖搖頭，不回答。吉特爾又央求道：『媽，我可以照顧他，他一有什麼轉動我就叫醒你。你臉色灰白極了，眼睛又這麼紅——哦，媽媽，上床去睡一會兒！』這孩子求也沒用。賓克太太只是不肯離窩兒。

吉特爾悶悶地望着她媽媽，心裏想，不知對於雙親有輕此重彼的嫌疑，是否是罪惡——的確，她很懼怕她父親，但對母親卻愛得不能言喻。她心裏想道：『漢斯這麼愛父親，爲甚麼我不能呢？』

而上月看見他搶刀子手流出血來我又忍不住要哭——現在他哼，我心裏又是多麼難受。或許，到底我還是愛他罷，或許上帝能看出我並不是頂壞的孩子。不錯，我是愛我那可憐的父親——幾乎和漢斯一般多——差一點兒，因為漢斯強壯點不怕他。哦，難道他就永遠哼不止了嗎！可憐的媽媽，她多麼有耐心；對於那奇奇怪怪失去的一筆錢她從不像我那麼骨噉着嘴。若爸爸能夠，只要一分鐘，像漢斯一般地睜開眼對我們看一下，告訴我們媽媽的錢跑到甚麼地方去了，其他我也就不在乎了——是的，我不可憐的父親，也像布晏妮的小妹妹似地那般又青又冷地死去——我知道我不願意——親愛的上帝，我不要父親死呀。」

她的思想浸漸轉成爲一種祈禱。待思潮消逝時，這可憐的孩子還不頂知道哩。不久她便發現自己在注視爐中的一點火焰，輕微而穩定地跳動着，似乎說大堆的黑炭裏仍然藏着一點熱和光，而終於要遍體燃到的。床前擱了一隻泥盆，盛滿燒紅的炭；那是吉特爾特意安置在那兒，「以遏止父親的顫戰的。」從一線火光裏，她瞥見她媽媽的身裁，敝舊的裙邊上微微現出光亮，襖襟的胸衣也似乎新鮮了一層的模樣。瞧她疲倦的面孔上的紋路，因火光拂映而鬆弛不少，吉特爾覺得心裏

一鬆快。

其後她又在數破碎而修補過的玻璃窗，最後屋裏甚麼都看遍了之後，她又將視線集中在漢斯所雕刻的一個木架上。這個木架懸在吉特爾所能及得到的地方。上面擱了一本皮面聖經，用銅夾挾住，還是賓克太太由娘家所得來的禮物。

『啊，漢斯多麼有本事！如果他在這裏準能把父親搬動搬動，使他停止那哼聲——唉！唉！若這病不好我們是永遠別想溜冰的了。我只得將溜鞋再送還那美麗的小姐。我同漢斯都不能看那比賽。』於是吉特爾那雙本來乾的眼睛，如今滿了眼淚。

她媽媽見狀便安慰道：『孩子，別哭了。這個病或許沒有我們所想的那麼利害。你爸爸從前也曾經有過這種情形的。』

吉特爾益發嗚咽起來。

『哦，媽媽，不單單是那件事——你不知道——我頂頂不好！』

『你，吉特爾！你是個頂頂耐性頂好的孩子呀！』孩子面孔不由煥然一亮，『別響，寶寶，看吵醒了』

他。」

吉特爾將臉藏在母親的膝上，忍住不哭。

她的一雙又瘦又黃的小手，放在她媽媽因作苦工而粗糙了的掌心內。那是高芮倍碰也不屑碰的手，然而他們兩個很溫暖地互相握着。不久，吉特爾仰起頭來，以顫戰的聲音說道：

「父親打算燒你——我看見他的，他還一路笑哩！」

「噓！孩子！」

母親的聲音是如此的突然和削厲，以至床上垂死的賓克洛夫不由稍為抽動一下。

吉特爾不敢再響，只無聊地拽她媽出客衣裳的一個洞。那是燒爛的一個洞——幸而那是賓克太太的一件羊毛衣。

第十六章 哈倫和大風琴

當街角荷蘭式的大鐘敲了兩點又半之後，我們這班孩子們從咖啡店走出來，個個又是新鮮活潑，精神頓長。

起先隊長的心裏還在想着漢斯的不幸故事。到何路易笑話他「老兄，想甚麼呀！」時，他纔領悟到自己的地位，便喊道：「諸位先生，打這兒走呀！」

他們如今正走在城裏的街道上，並不是馬路旁邊的行人道，因為這種東西在荷蘭是找不出的，不過是石子馬車道毗連的磚路而已。

哈倫和阿美斯特敦一般，也因為聖尼古拉節的緣故比平時更為熱鬧。

迎路走來了一個奇形怪狀的人。是個穿黑衣裳的小男人，穿一件短袍，戴着假髮，一頂歪帽，帽上拖了一根長飄帶。

班建姆見狀便喊道：「這來的是甚麼人呀？這人的樣兒多奇怪。」

郎柏特道：「這是喪人。一定是有人死了。」

「這便是貴國穿孝的方法嗎？」

「哦，不是。喪人是管殯葬事情的，一有人死，他就得去報告死人的朋友和親屬。」

「多麼古怪的風俗。」

郎柏特道：「關於這剛剛死的人我們倒用不着覺得難受，因為我瞧見最近已經新生了一個
人填他的空兒了。」

班建姆驚訝道：「你如何知道？」

郎柏特反問道：「你沒看見前面門上懸了一個美麗的紅色枕墊嗎？」

「看見了。」

「好罷，那就是一個男孩子。」

「一個男孩子！你是甚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在哈倫凡是生男孩子的人家，他的門口必定放一隻紅色枕墊。如果是女孩子呢，那麼就懸白色枕墊。有些地方更加講究，枕墊上還滾以紗邊什麼的，便是最窮苦的人家，你也能瞧見他們門梢上繫着一條緞帶甚至於一個布條——」

「看呀！」班建姆幾乎是大聲喊出來，「那個有奇怪屋頂的一家也懸一隻白枕墊哩。」

「我看不見那一家是有什麼奇怪屋頂的。」

班建姆道，「哦，那當然，我忘記你是本地人了；可是在我的眼光裏什麼屋頂都是奇而又怪的。我是說那綠房子隔壁的一家。」

「一點不假——那是個女孩！」郎柏特又改用荷蘭話說，「隊長，我同你說，咱們得快點兒走出這條街。這兒簡直是滿了小寶寶！待會子哇一聲大家都哭喊起來，那纔受不住哩。」

隊長笑了一笑，說道：「我帶你們去聽一點好的音樂罷。我們正好趕上聽聖倍豐堂的大風琴。禮拜堂今日是開放的。」

「甚嗎，你們是說哈倫的大風琴嗎？」班建姆問。「那真真妙極了。書上的記載我念得多極了，

據說有其大無比的琴管還能奏出如人叫的聲音。」

郎柏特答道：「就是這個。」

彼得隊長的話不錯。雖沒有宗教儀式，然而教堂卻是開放着的。風琴上正有一個人彈奏。男孩子們一走進時，便迎着一派音樂之聲。各人不由輕輕悄悄地走在暗影中站着。

琴聲漸高漸大，終於像波浪澎湃，驚濤拍岸。正在亂闐闐時，卻聽見玎玲一聲；然後又是一聲，再後又是一聲，然後暴風雨停止，一若靜聆之意。鈴聲漸高，餘音既響亮而又清晰。此時又加入一低音的鐘聲；鐘鈴相配竟是開了莊嚴的音樂會——叮！叮！叮！然後海上又重新迸發了驚濤駭浪——遠遠的還夾着雷鳴。一羣孩子們瞪目相望，但沒說一句話。音樂聲漸趨嚴肅。是什麼呢？是誰在喊叫？是何物迸出那可怕而又音樂化的呼喊？是人還是魔鬼？再不然那是那銀柱子後面，雕花大風琴的裏面關了一個妖怪——他拚命喊叫央求恢復自由？那真是神祕的人聲！

最後回答來了——輕軟，低柔，深愛，像一曲母親的歌。洶湧波濤終趨沉靜；藏避的雀鳥復又振翅高飛，婉轉而鳴，音調越來越高，最後一音消失於遙遠之處。

神秘的人聲靜止了；但當感謝聖歌繼之而起時，你幾乎可以聽見一個人心的跳動。那是什麼意思呢？對於彼得和班建姆那簡直好像是天使在歌唱。他們只睜大了眼睛，心裏只覺是不可名狀的樂勁兒。最後，好似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接引去一般，他們竟是跟着音樂漂浮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疲倦也忘記了，只願意無盡期地聆聽下去——忽然何先生的衣袖被人不耐煩的拉了一下，又有一個粗暴的聲音說道：『隊長，你打算到底要呆到多早晚呀——眼巴巴地望着屋頂像個病兔子似的？我們可該動身走了。』

「噓！」彼得只擡起半個身體。

「走罷，先生！我們走吧。」卡爾將袖子又拉了一把。

彼得勉強地轉過身來：他不願意違反衆意叫大家等着。除了班建姆似乎各人都有了不耐之色。他只好附耳低言道：『好，我們走罷。可是輕一點兒。』

一走到了外面，班建姆便贊不絕口地誇道：『到荷蘭來這纔是我所看見聽見的最偉大的東西哩。那可真是了不得！』

何路易和司卡爾對於這位英國孩子的大驚小怪，不免相視而笑；浦雅各只打哈欠；彼得卻對他回了一瞥使班建姆立刻感覺到他們兩人究竟還不怎麼太不同，雖然一個是根生荷蘭而另一個卻來自英倫；至於郎柏特，繙譯大員，便連忙接口道——

「你說得很對。說起好風琴，我相信現在有一兩架真正好的；然而多少年來，要算聖倍豐堂的風琴爲全世界最偉大的了。」

班建姆問道：「你知道那風琴有多大嗎？我瞧那禮拜堂已經是高得了不得，然而那風琴不但佔滿了大走道的末端而且高得差不離就觸到屋頂哩。」

郎柏特道：「那不假，而且那些琴管多麼神氣——就像純銀的大柱一般。那些只是爲好看的，你知道；真正的管子還在裏邊，大的可以爬進一個人，小的只有小兒的口哨大小。再說大小，我們的教堂比你們貴國的威寺明斯德寺還要高一籌哩，因此，如你所說，那架大風琴便是了不得的一件罕物。昨兒晚上家父告訴我，說那琴是十八丈高五丈寬，共有五千多琴管；又有六十四個節音機，不知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什麼，我卻不懂，還有三個鍵盤。」

班建姆道：「你真了不起，記性好極了。我的頭腦簡直是個數目字的漏斗；前門纔裝進去，後門早就滑走了。幸而其他的事實和歷史的傳說還能留得住——那也是一種相當的安慰。」

慕倫先生答道：「這一點我們兩人不相同。一切名詞和數目字我確是很拿手，但一碰到了歷史，那我就簡直沒有辦法了。」

同時司卡爾和何路易也在辯論他們在禮拜堂裏所瞧見的一些方形木製紀念物；何路易說每一個紀念物的上面刻着死人的名字，底下埋着死人，但司卡爾卻堅持說沒有名字，只有死人的紋章印在一塊黑色的地上，而逝世年月日卻用金字印成。」

卡爾道：「我一定錯不了的。因為我特爲走到西邊去找那大礮彈，我媽媽告訴我是安置在那兒的。那是一千五百年的時候，西班牙人在教堂裏放的，那時候正做着禮拜。一點都不錯，礮彈砌在牆當中，等我走回來的時候，我注意了那些紀念品——我告訴你，那上面一點人名的影子也沒有。」

何路易仍然半信不信地：「問問彼得看。」

彼得正和蒲雅各談得起勁，已經聽見了他們的爭論隨口答道：「卡爾是對的。」又接下去對雅各說：『我剛纔同你說的，作曲大家漢德爾（Handel），偶然到哈倫來，當然他立刻就見識這聞名的大風琴。他得到了許可便跑到琴上彈起來了，正在他用了全身精力彈得響遏行雲的時候忽然那原來的風琴手走了進來。那人不聽由可，一聽可敬畏的移不動腳了，他其實本人原也是位風琴好手，然而他卻從沒有聽見過如此偉大的音樂。他大喊道：『誰在那兒呀？如果不是天使不是魔鬼，那就該是漢德爾！』當他發現就是那舉世聞名的大音樂家的當兒，他簡直是更加風魔了。他又說道：『可是你是怎麼弄的呢？你簡直作了不可能的事了。——剛纔的音樂決不是世界上有十個指頭的人所能彈奏得出的；人手那能管得了那麼多的琴鍵和節音機！』漢德爾只冷冷的答：「我知道，因為那一點，有幾個音號我纔不得不仰仗我的鼻子尖去打擊。」囁！你只想想看那位老風琴手該說成什麼樣兒！」

「呖甚麼？」彼得話說完之後，雅各纔如大夢初醒。

「小鬼，你簡直一句都沒聽見嗎？」是發怒的責問。

「哦，我聽——沒有——事實上是——起先我聽了——現在我可是醒了，但是我相信我一路走在你旁邊的時候都是半睡着的，」雅各吞吞吐吐的說着，一臉的倦態可掬，彼得忍不住笑了起來。

第十七章 四個頭的人

離開了教堂之後，一班男孩子們又停在露天市場的近處，觀看柯斯特·勞倫斯（Laurens Janzoon Coster）的銅像，他，據荷蘭人相信，是發明印刷術的開山鼻祖。但爭辯的人以為此項榮譽該歸於美陽斯（Mayence）的革登堡·姜尼司；另外又有人傳說是柯斯特的一個叫法司特斯（Faustus）的僕人，在聖誕節之夜，趁主人在教堂禮拜之時，偷竊了他的木刻版，及祕密一逃逃到美陽斯的柯斯特是哈倫民籍，自然荷蘭人不願意讓這種光榮盛譽，歸給外鄉人。而且的確不錯，那第一本印成的書尚鄭重的保存着，用絲綢包裹盛在銀盒子裏，展示時，鄭重非常，一若是罕世的紀念品。據說，他第一次獲得印刷思想時是因為他在樹上刻了他的名字，後來又用一張紙壓在字母上面，有了痕迹的緣故。

關於這個題目，當然郎柏特和他的英國朋友又是一番熱烈的討論。然後他們又轉而論辯另

一個大發明。郎柏特宣稱發明望遠鏡和顯微鏡的榮譽應該屬於密丟斯 (Metius) 和祥生 (Jan-
sen) 兩個都是荷蘭人；但班建姆卻死命爭持着，說倍根·羅吉 (Roger Bacon) 十三世紀的僧侶，
早就「什麼都寫出來啦，先生，顯微鏡和望遠鏡的詳細敘述也寫出來啦，那時候，其餘的二位還沒
有誕生哩。」

然而有一個題目他們是雙方同意的：那便是燻青魚和醃青魚的藝術是荷蘭人 卜克·威廉
(William Beukles) 所發明的，因為醃魚生意之利通三海，使得荷蘭人個個將他當作國家恩人
般的尊敬。

班建姆道：「說到他們所能捉到魚的數量那可真有點驚人哩。這兒我是不知道，但在我們英
國的海岸上，往往一個魚堆能有六七尺深淺哩。」

不久走過一家鞋匠鋪，班建姆又大叫道：「哈囉！郎柏特，這兒鞋攤子上又有你們貴國一位大
人物的名字！鮑爾哈夫 (Boerhaave) —— 如果他的名字是希爾門 (Herman) 而不是漢月克
(Hendrick) 那就完全對了。」

郎柏特攢起雙眉來，答道：「鮑爾哈夫——鮑爾哈夫——名字倒是挺熟悉的；我想起來了，他是生於一六六八年的，至於其他的人，照例的又記不得了。你瞧，荷蘭的名人太多，要想完全記得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是誰呢？他可是有兩顆頭的？再不然他像馬哥波羅一般的大人物？」

「他有四顆腦袋哩，」班建姆笑着，因為所謂四顆腦袋者是說那人既是醫生，又是自然學家，又是植物學家，又是化學家。「我現在一肚子正滿了他的故事，因為幾星期前，我纔讀了他的傳。」

郎柏特道：「那麼就倒點出來罷。不過咱們得走快些，否則就看不見他們啦。」

「好罷，」班建姆一面說着，一面加緊了脚步，雙眼不住骨碌碌地望着鬧市上一切景物。「這位鮑爾哈夫博士是位偉大的喪人。」

「是位偉大的甚嗎？」郎柏特驚問。

「哦，對不住——我正在心裏想那戴歪帽的男人哩。他是個喪人，可不是嗎？」

「是的。你要是指着他說的話，他是個喪人。但你那位有四個腦袋的朋友怎麼說呢？」

「好罷，像我剛纔所要說的，這位博士在十六歲時便淪爲一個手無分文，無教育無朋友的孤兒。」

郎柏特插口道：「好一個漂亮的開頭！」

「別打叉。他雖然在十六歲時是個窮苦無告的孤兒，然而他是那麼堅持努力，是那麼切求知識，因此打開一條路，終於作了當時歐洲最有學問的名人之一。一切的——那是甚麼呀？」

「哪兒？你說哪兒甚麼呀？」

「怎麼，那對門上的紙呀。你沒瞧見嗎？兩三個人正在那兒念哩；自從我到這兒來，這種紙已經瞧過好幾張了。」

「哦，那不過是健康佈告欄呀。家裏有人生病了，爲防止外人在門上敲擊，所以這家用告白寫好病人的病況，貼在門外，以便詢問的親友們閱讀。——我敢說是個非常機智的風俗。我看那也沒有什麼出奇——說下去呀——你說到「一切的」——就讓我懸住了。」

班建姆又接下去道：「我是說一切的——一切的——真不假，這兒的人所穿的衣服倒有多

可笑呀！瞧那些男人女人所戴的塔糖式的帽子——再瞧我們前面這女人的大草帽。你們可曾看見過這麼滑稽的事嗎？再有這些其大無比的木鞋子——我說她簡直是個美人！」

「哦，他們不過是內地的鄉下人罷了，」郎柏特稍為有點不耐煩地說。——「你除非不說鮑爾哈夫的事就罷了，否則你就代我閉上眼睛。——」

「哈哈！好罷，我剛說的是——一切當代的大名人都來尋訪這一位大教授。便是彼得大帝從俄國趕到荷蘭來學習造船的時候，也按時聽他的演講哩。那時鮑爾哈夫是一身兼里頓大學的醫學教授，化學教授以及植物學教授。他除此又當醫生，賺了很不少的錢；可是他卻常說窮人是他最好的病人，因為上帝將要作他們的付款者。全歐洲的人對他都是敬而愛之。總而言之，他出名得連中國的一個大官寫一封信，地名只開着「歐洲大醫生鮑爾哈夫先生」也居然毫無困難的送到。」

「好傢伙！那纔是我所謂的為公共造福的大人物哩。他們都停下來了。怎麼樣，隊長先生，我們再上哪兒去呀？」

何隊長道：「我們就朝前走得啦。在這個季節裏波錫（*Bosch*）是沒有什麼好看的——班建姆，我告訴你波錫是一種極高貴的樹木，在一個大公園裏有很多大樹，有法律保護着的，禁人傷害——你懂嗎？」

班建姆連忙說他懂得，於是隊長又接下去：

「除非你們大夥兒想去參觀自然歷史博物院，否則我們就回到運河上面去。如果時間從容的話，我們帶班建姆去見識見識「藍梯」倒是很好的事。」

班建姆問道：「郎柏特，「藍梯」是甚麼東西？」

「藍梯」是沙丘的最高點。在那上面你不但可以欣賞這些奇妙的沙丘還可以看見偉大的海景。你簡直不能相信風能將沙子堆聚成那麼驚人的阜丘。不過我們得穿過卜羅門得爾（*Blomendal*）——不太美麗的一個村子，而且也不近。你以為如何？」

「哦，我怎麼都成。依我的心，我是情願筆直到里頓去，不過咱們得聽從隊長的命令——你說呢，雅各？」

「呱，那很好，」雅各哼着，其實心裏實在想再睡一覺，管什麼藍梯白梯。
隊長採納了到里頓的意見。

「從這兒去一共是四大長哩。（等於你們英國的十六哩。）班建姆如果你們不打算在半夜裏到的話，那嗒們可不能耽擱。快點兒決定——是「藍梯」還是里頓？」

「里頓，」大家答着，便一窩風穿箭似的飛出了哈倫，一路口裏讚着高而像塔般的風車以及美麗的鄉村風景。

默默地溜了半響之後郎柏特又對班建姆道：「如果你真正想看哈倫的話，還是夏天好。這兒是世界上出名產花兒的地方，一城的行人路真是了不得；沿路的榆樹成行，綠蔭森森，纔叫人不能去懷哩。荷蘭國的榆樹蓋過其他一切樹，是世界上最貴貴的樹，班建姆——若你除掉你們英國的櫟樹——」

「哎，」班建姆很嚴肅的說，「如果你除掉英國的櫟樹——說到這兒他有片刻連運河都似乎看不見了，在他眼前空氣中跳躍着的是他的弟妹羅比和倩妮。」

第十八章 急難中的朋友

同時，其他的孩子們也在聽彼得講故事，說城中某處有一所古老的宮邸，當年其中的一位伯爵肆行暴虐，怨聲載道。恨得一班老百姓後來竟圍困了宮邸，實行搶劫。到最後情勢危急，伯爵抵當拚一死以了殘生時，忽然伯爵夫人出現於宮牆上，向叛徒求情，願意放棄一切，只求他們允許她將宮內最珍貴的東西，載滿她一背所能負的，然後走出去。當時叛徒答應了——於是這位太太款款地由大門走出來，背上駝着的是她的丈夫！如此一來，伯爵總算逃了亂民的踐踏，只有宮邸給他們破壞無餘，出盡了怒氣。」

司卡爾將信將疑的問道：「彼得隊長，你可相信那個故事嗎？」

「當然我相信；這是歷史上傳下來的呀。我如何可以懷疑呢？」

「只因爲沒有女人作得這種事——而且，便是她能夠，她也不肯。那就是我的意見。」

何路易道：「我相信有許多人肯做——那就是，救他們真真所愛的人。」

雅各那傢伙，雖然又胖又愛睡覺，卻還是個富於情感的人，聽了這話感覺很濃厚的興趣，連不的點頭贊許道：「那是對的，小兄弟。我每一個字都相信的。不是像她那麼幹的女人，我也決不娶她。」

「除非天老爺幫她的忙！」卡爾喊起來對發話的人瞟了一眼，「怎麼，浦先生，三個男人也背不動你老人家呀！」

「或許不行罷，」雅各鎮靜的說——覺得對於他未來的太太未免要求過奢一點。「不過，總而言之，她至少該情願纔行。」

「阿，」是彼得愉快的聲音，「俗語說的好，「心情願，手脚靈」——誰知道，說不定也能叫她的膀臂忽然強壯起來呢！」

「彼得，」何路易改了談鋒，「是不是你昨兒晚上告訴我說大畫家伍佛門（Wouvermans）是誕生於哈倫的嗎？」

「對的，還有魯雅各 (Jacob Ruysdael) 和波爾漢 (Berghem) 也是。我頂喜歡波爾漢因為他一直是好性情——他們說他作畫的時候常常是唱歌兒的，雖然他已經死了近二百年了，還有關於他會笑的各種傳說哩。他是個大畫家，可是他的妻子卻惡得像夜叉婆。」

何路易道：「他們倒匹配得很好，一個和善一個暴戾。可是，彼得，待會子我又要忘記了，讓我先問你是否那張「聖赫伯 (St. Hubert) 與馬」的一張名畫就是伍佛門畫的？你記得爸爸昨晚上給我們瞧的一張印畫。」

「很對，很對；關於那張畫兒還有一段故事哩。」

「告訴我們，告訴我們！」兩三個人喊着便靠攏來。

隊長像演說般的說道：「伍佛門是一六二〇年誕生的，比波爾漢早了四年。他是畫界的宗師，特別擅於畫馬。可惜命運不濟，雖然他已經到了藝術高超的時期，因為沒有識貨的，畫兒還是三文不值二文地賤賣出去。可憐他灰心絕望到了極點，而且更加糟糕的，他還負了一身債。有一天他和一位管認罪的神父談起一切，這位神父倒是很少認識他天才的人當中的一個。他決定助他一臂

之力，便借給他六百塊錢，同時勸告他叫他提高畫兒的價值。伍佛門依言辦理，同時償清一點債務。事情立刻好轉了過來。大家都一致敬重起這位作畫高貴的大畫家。他漸漸也就富裕了起來。他不但還了那六百塊錢，而且感激之餘，他還作了一張畫，將他的恩人代表聖赫伯跪於馬前——就是昨兒晚上我與何路易所談到的一張畫。」

何路易喜得叫道：「哦，原來如此！回家之後我可得將那張畫兒再好好看一眼。」

在同一鐘點之內，當班建姆正在荷蘭國冰河上溜得興高彩烈之時，隔一海的英國，他的弟妹羅比和倩妮卻正在學校的教室裏上讀本課。

先生說道：「羅比，你開頭念。第二百四十二頁，留心每一個句讀。」
於是羅比以一種孩子腔調，銳聲讀道：

「第六十二課 哈倫的小英雄。

「多年以前，在荷蘭國一個名叫哈倫的大城裏，住著一位脾氣溫柔的金髮男孩。他父親是個

水閘員，那就是，一個專門管理啓閉那節制水位的水閘的人。

依照水量需要的多寡，以定規閘門提高的程度，到晚上便關閉起來，以免水流過度或致泛濫的危險。荷蘭因爲大部分土地皆在海平線之下，所以他們防水的方法，完全依賴堅固的堤壩或障壘，延途又築水閘以節制水位；因爲海潮的高壓這些水閘常常有衝裂的危險。因此荷蘭國中便是極幼小的兒童也知道時刻不懈的提防是他們防水泛溢的必要的條件，而水閘員一分鐘的疏忽便能致全國人民於毀滅。」

「先生說道：『很好，蘇珊，再接下去。』」

「約摸那孩子八歲的那一年，在一個可愛的秋日午後，他得了父母的允許，帶了一些糕餅送給一個住在堤對岸的盲男人吃。他興致飛揚的去了，跟瞎朋友消磨了一個鐘頭，那朋友感激非常，然後他就辭別歸來了。」

沿着運河岸，他健步走著，看見一場秋雨將河水已經漲得很高了。便是他隨口哼着小調時，也不由想着他父親所管理的古老水閘，因爲牠們的堅強而感覺喜歡，他想，「如果水閘一旦壞了，那

爸爸和媽媽將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這些美麗的田野就要被盛怒的洪水淹沒了——爸爸常常稱牠們是盛怒的洪水，我想他大概以為水被關在外面太久，後來就像生氣的了。」一面腦子裏想着這些事情，這小人兒又彎身採路旁的藍色花。有時他將羽毛狀的花種拋在空中，看牠們飄揚散去；有時他又諦聽小兔子在草裏奔跑的綫率聲，但常常是因為想着瞎老友倦乏的臉上所浮起快樂的神情，他便樂得笑了。」

「先生又向隣座的小學生一點頭，說道，『亨利，你接下去。』」

「忽然之間，這男孩驚訝四顧起來。他還不曾留心到太陽已經落山了；現在他纔看見自己在草地上的長影消逝了。天是漸漸的黑了下來，而他離家尚有一大段路，在一段寂寞的山谷裏，便是藍色花也轉成灰暗的了。他加快了脚步；回憶所聽過的一些小孩遇險的故事，心裏不由七上八下起來。他剛打算一口氣跑回家的時候，忽然汨汨的流水聲使他停了足步。從哪兒來的呀？他朝上一望，原來堤堆上破了一個小洞，一股子水正往裏流哩。荷蘭國不管任何小孩都知道害怕「堤上一個洞！」這孩子只一瞥便明瞭了危險的重大。那小洞，如果讓水從裏面流，不久就會變成一個大的，

最後的結果便是泛濫。

一霎眼之間，他見到了自己的責任。立刻將花兒一甩，這孩子便向上爬，到了洞兒跟前。連自己還沒知道哩，他的小肥指頭已經塞到洞裏去了。果然水就不淌了！「阿！」他樂得笑了一笑！「盛怒的洪水只好退回去了！我在這兒哈倫總淹不了的！」

「這一開頭的時候還沒有什麼，但夜色越來越深了；寒氣襲人。他大聲喊叫；他叫「來呀！到這裏來呀！」可是沒人來。寒冷愈過愈甚了，一種麻木開始進入他倦乏的指頭，爬上他的手，然後胳膊，最後一身都充塞了苦痛。他又狂喊，「沒一個人來麼？媽！媽！」唉，他那好媽媽已經關上門了，準備好明天得罵他一頓，也不得她的允許就去跟瞎祥生過夜。他還試着吹口哨，或許甚麼迷路的小孩能聽見；但他的牙齒只凍得上下捉對兒廝打，因此只好罷了。於是他就求告上帝；然後他決定——

「我一定在這兒守到明兒早晨。」

「先生說道，『倩妮，你念。』倩妮的雙目正閃閃發光，但她深深喘息了一下，然後念道：「

「中夜的月光照在堤腰一塊石頭上坐着的寂寞身影。他的頭低垂着，但他卻沒有睡着，因為

時常他拿一隻無定的手去輕輕摩擦那另外一隻展伸的手臂，那好像是繫在堤上的一般——時常有一兩聲真的或幻想的音響，他便急速的轉過身來。

「我們簡直不能知道他如何捱受着那長久而可怕的守護——他如何在暗黑淒清的冷夜中想着溫暖的床，父母，兄妹而生出種種懼怕的心來！如果他收回那小手指，盛怒的水就必定更加生氣的搶進來，最後就衝刷了全鎮！不能，他活着的時候，他就要把塞到天亮！他拿不準是否還能活着。這奇怪的嚶嚶之聲是什麼意思呢？然後又像刀子似的東西從頭頂刺到腳心！他不敢說是否就能抽脫他的手指，縱然他有心抽的話。

到天亮時，一個為病人祈禱的教士打堤上走過，聽見有哼哼的呻吟聲。他低下頭來一看，原來是個男孩，明顯的是給痛苦征服了。

他驚喊道：「我的天老爺，你這孩子在這兒幹嗎？」

這個小英雄只有氣無力的答道：「我擋着不讓水進來。告訴人叫他們快點來。」
用不着說他們飛快的就來了，以後——」

「倩妮，先生稍爲不耐煩的說，「如果你不能克制你的情感而讀得稍爲清楚一點，你就等一會兒，等恢復了再念。」

「倩妮喫一驚，答道，「好的，先生！」」

說來奇怪，恰在那一刹那，遠隔一海的班建姆正對郎柏特說道：「多麼勇敢的小人兒！我一直還以爲是傳說的，到現在我纔知道是眞事。」

「眞事！當然是眞事了，」郎柏特熱切的說。「我剛纔告訴你的，和幾年前母親所講給我聽的一樣。怎麼，這件事，沒有一個荷蘭小孩不知道呀。班建姆，或許你不會這麼想，其實那小孩是代表了我們全國的精神。因爲有我們萬千的手指在等候着不惜任何犧牲的阻擋漏洞，所以不管是政治，是榮譽，是公共安全，都不會現出漏洞的。」

班建姆道：「啣！這個口氣不小！」

「而實在是眞話哩，」郎柏特說得如此沉靜，班建姆便決定不再說什麼了。

第十九章 在冰河上

那一年溜冰的季節開始得特別早；因此在河道上徵逐的不止我們書中的一班小朋友。午後是如此佳美的天氣，所以不論男女老少都從遠處近處擁到這大冰河上來盡一日之歡。新明照眼的冰鞋，所見皆是，明顯的都是聖尼古拉的賜予。往往合家大小，成隊地溜往哈倫或是里頓或是隣近的村鎮。冰面就像是有了生氣一般。男人們欣賞着那班體格筆直態度安詳的婦女以及他們各種各式的美麗服裝。其中有巴黎最時新的式樣，也有污黑，蟲蛀，已經用過兩代的長袍；有煤斗式的遮陽帽，罩着一些長著雀斑的面孔，透著過節的笑容；有筆挺的紗帽，兩旁裝着翼翅，拍着透露着健康和滿意的玫瑰頰。另外又有皮領圍擁着其白無比的頸胸，再有很單少的長衣在因運動而赤紅的臉下振動——總而言之，一切荷蘭所能供給的古老的，可笑的，新鮮物，陳貨，都陳列出來生動了這一幕圖畫。

行人中有從里頓出來的美女，也有隣村出來的魚婆；有高達（Gouda）賣乳酪的婦人，更有哈倫鄉村的大管家奶奶。灰色頭髮的老頭兒觸目皆是；頭上頂着藍子，縐紋滿面的老婆子，亦復不少；更有穿着小冰鞋的小寶寶，也依依地牽着母親的衣角。有些婦人，只憑一條璨色圍巾，便將孩子穩穩地托在背上。無論他們是疾溜而過或是徐徐而行時的一付神氣都是美麗而文雅的，有時和熟人打招呼，有時婉轉而吟，有時又向背後的小寶寶談話。

男女孩童大家馳騁追逐，其樂非常，又有的藏在單馬的雪車後面，跟着輪迹飛趕。高貴美麗，儼若皇后般的太太們也在他們安詳莊重的行逕裏表示了他們的高興。有時一長行的少年人，各人牽着前邊人的大衣，風馳電掣般地飛過去；更有時滑椅經過，冰面上便格格支格磳的響；滑椅上坐的不是衣着華貴的老太太，便是什麼有錢的要人太太。——他們大概一雙極紅的鼻頭，一雙極利的眼睛，似乎是冬之神所創造的稻草人用來保護監視溜冰場的一般。那隻椅子上面常常是堆着許多足爐，腰枕甚麼的，除了老太太的重量還不說，是以無怪乎冰面要起不平之鳴了。穿着簇新透亮的溜冰鞋，推着滑椅走的是一班最最瞌睡的傭人，他們既不望左又不瞻右，只一心一意的幹自己

的事，至於滑椅的主人便兇猛地踐着那些喧嚷不休的小傢伙們，他們在椅前擁擁簇簇，竟像是開路先鋒一般。

至於大男人，他們又另是一付和平景象。有人就穿着平常的衣服；但有些人穿着短短的羊毛外套，闊大的褲子，以及龐大的銀扣帶，可真有點古怪的緊。在班建姆的眼光裏，這些人就好像是一夜之間從小男孩一變而為大人為他們的母親逼着穿起臨時改就的衣服一般。班建姆又留心到，他們的男人，幾乎是各人都含了一隻煙斗，呼喇呼喇的冒着煙，就像是一隻一隻的火車頭。煙斗也有高下不同，從最普通的裝璜一直到最奢侈的金裝銀裹。有的雕刻成奇形怪狀的式樣，什麼鳥狀的，花狀的，頭狀的，小蟲狀的，還有其他幾十種樣子；顏色也有紅的，白的，但最可尊貴的卻是逐漸被燻成的黃褐色——色愈深而愈濃的為上品，因為那表明煙主人相愛任用之深呀——什麼煙斗能不為這種感遇而覺得驕傲！

班建姆有片刻只默然地溜着，並沒有特別的事物足以引起注意，所以他連其他的伴兒也幾乎忘記了。有一部分時間，他欣賞着那在哈倫湖上疾然而行的冰船，那冰凍的湖面如今從運河上

可以很清晰地看見。這些冰船上的帆蓬較平常船上的大得很多，裝置成一種三角形的架子，每一角上又配置了鐵的「溜輪」——三角最闊的一部分橫過船身，而角的尖端便延伸在船梢之外。船上有定方向的舵，也有停止行動的制輪機；而且大小不一，形式各便，小自粗具規模，一個男孩便可駕駛的冰船，大至富麗堂皇，載歌載酒，水手很神氣吸着煙，像煞有介事的認真把機的大冰舫莫不俱全。

有些船漆成金碧輝煌的色彩，船桅上還扯以五色璀璨的旗子；也有一片雪白的，滿張着淨無點塵的白帆，便如順流而下的大白鵝一般。班建姆目注神迷，遠遠的瞧着一隻冰船，耳裏竟像是一隻鵝真的哀鳴一般，再定神一看，纔知不過是五十碼外的一隻冰船，因為要避免和一輛炭車相撞，煞着制動機的聲音而已。

其實這些冰船很少在運河道上露面的，縱然一兩次出現普通情形也不會引起多大注意，尤其安詳的人們連正眼兒也不瞧一瞧哩；然而今天卻似乎國內所有的冰船都擁簇到河面上來，因此熱鬧非凡。

班建姆，雖然看着一切景色而覺得高興，然而那些飛快的有翼的各處亂撞來的大東西，卻使他防不勝防。他需要放出全付精力來東西閃避行人，以及那班駕着雪橇能使他一碰就倒的小頑童們。有一次他正停步注視一些孩子在敲一個打算釣魚的冰眼。當他剛想動身再溜的時候，忽然之間他發現自己一彈彈到一位老婦人的懷裏。她的推椅是從後面來的，所以一兜便着。那位老太太不由銳聲喊叫起來，那位推椅的傭人也警告的叱着——班建姆剛欲開口道歉，卻發現那凜然生氣的老太太已飛奔而去。

這還是其小焉者哩，如果比較起這又來的一場驚嚇。是一隻張滿帆蓬的大冰船，正從河面上風馳電掣地疾馳而至，幾乎和班建姆成了平行線，差一點就要將他砸碎。已經靠近他了！他看見了那輝煌的船首，聽見了那叫聲，覺得了那在他頭上盤旋的龐大橫檔，他一剎那間嚇得眼也瞎了，耳也聾了，口也啞了，然後張開眼一看，發現自己已經落在那冰鞋式的船舵後面好幾碼遠了。那隻冰船和他挨肩擦過，然而他平安了！——他可以再一次看見英國以及父母兄弟姐妹！

郎柏特婉轉的責備他道：「我以爲你小命兒也給玩掉了哩，你這不小心的傢伙！你幹嗎走路

也不帶着眼睛的呢？坐在老太太懷裏還不夠，還要跟冰船角力。你如果再不小心，我們可要將你交給「喪人」去照顧了。」

「請你別說了吧，」班建姆又羞又愧，——看見郎柏特慘白的嘴唇，他又低聲道：「我確信那時是我平生所思想最深的一剎那。」

郎柏特不會回答，於是兩個靜默的溜了好一會。

這時候彼得隊長將肚子裏有關哈倫的故事完全賣光了，無事可做，便與他三個伴侶一齊來追郎柏特和班建姆。

彼得說道：「那個英國傢伙真來得快，便是他天生是荷蘭種也不能溜得更加快了。普通說起來他們英國人就是樣子不夠神氣——哈囉！慕倫，趕上你們了，我們差一點就要以為永遠趕不上你們哩。什麼東西叫你們逃得般快呀？」

郎柏特道：「我們躲蝸牛的你們幹嗎這麼慢呀？」

「我們先談談心——後來我們又停下來給雅各歇個午覺。」

郎柏特低聲道：「他看上去很累了。」

這時候一隻美麗的冰船，張着飛揚的旗幟，悠閒地輕掠而過。船裏坐滿了衣裳厚軟的兒童。從冰上看，你只見到一些笑容可掬的面孔，包裹着一些顏色鮮明的羊毛衣服。他們正在齊聲唱一個聖尼古拉的歌。幾百個小兒的聲音成功一個很和協的音調。

第二十章 雅各改變了計劃

歌聲在遙遠處漸漸消逝了。我們這幾位書中朋友，拚命地和冰船賽跑，卻趕不上，只覺得自己的身子是往後退似的，大家轉身互相望着。

慕倫先生先喊起來道：「那倒有多美麗！」

何路易也接口道：「直像一場夢！」

蒲雅各攏近了班建姆的身邊，照例頭一點，說道：「那真真是很好。那是最最好的方法——我情願大家乘船到里頓去！」

班建姆喫了一驚，道：「乘船去怎麼啦，諸位，我們的計劃是溜冰呀，並不是乘船像小孩兒似的——」

雅各道：「破乘船的也不一定是小孩兒呀！」——

大家都笑了，然而卻交換着不自然的目光。如果他們有機可乘，跳上一部冰船，確然是極有趣味的事；可是半途放棄原來的計劃，未免抱有始無終之譏——誰能夠興這種念頭呢？

立刻衆口紛云，大家熱烈地討論起來。

彼得隊長吩咐全隊停步稍息。他說道：「諸位，我覺得雅各的意見，我們有一討論的必要。因為，你們知道，這次的旅行也是他發起的。」

卡爾第一個鼻子裏哼了一聲，又輕蔑地對雅各蹙了一眼道：「是誰累啦？我們在里頓能休息一整夜哩。」

何路易和郎柏特都很急切的望着，心裏很失望。失去了一趟來回自百祿克至海牙的溜冰旅行的榮譽，並不是一樁細小的事；但他們兩人都同意讓雅各作裁決。

好脾氣而又疲乏的雅各！他一眼便明白了衆人的心理。他連忙用荷蘭話說道：「哦，不是的，我只說說玩罷了。當然我們還是溜冰。」

一聽這句話，大家春雷似地喊了一聲，於是又一鼓作氣地溜起來——

這所說的大家，只除了雅各在外。他竭力不表示自己的倦乏，一句話也不說，只拚着命向前趕。然而沒有用呀。沒有多久，那胖個兒只覺愈來愈重——那蹣跚的四肢卻愈來愈軟了。更糟糕的，是那一股子血，因為不肯靠冰，因此盡往上升，佈滿了那嚙嚙著肉的雙頰，弄得那滿頭細而黃的頭髮也變成了血紅。最後，一個支不住便倒在冰上。

郎柏特首先喊道：「哈囉！雅各跌交了！」

班建姆一跳上前：「雅各！雅各，你受傷了嗎？」

彼得和卡爾扶起他來。他的面孔如今變成灰白的了，簡直像一個死人的臉。這時已有一大羣人擁了攏來。彼得連忙解開他的內外衣，又在他分開的兩唇間吹氣。一面又喊道：「諸位，請站開一點兒！給病人新鮮空氣！」

人羣中一位婦人喊道：「讓他睡下來。」

另外一個人又喊道：「讓他站着。」

一位趕貨車的又叫着：「給他一點酒。」

大家一條聲喊道：「對的！對的，給他喝酒！」

何路易和郎柏特早你一聲我一聲的大喊道：「酒呀！酒呀！誰有酒的！」

一位睡眼惺忪的荷蘭人開始很神祕地在自己的藍色短套底下亂摸，一面說道：「別嚷，別嚷，小先生們，別這麼嚷成不成！這孩子怎麼就像個姑娘似的就暈過去了！」

「酒呀，快點！」彼得一面叫着，一面合班建姆兩人將雅各由頭頂摩擦到腳踵。

何路易早懇切地將一隻手伸到荷蘭人的面前，他還在衣裳底下掏摸哩。

「快點兒呀！他要死了呀！別人還有什麼人是有酒的嗎？」

看閒人有一個人悲聲叫道：「他已經死了！」

這句話叫荷蘭人一驚。他很勉強地探出一隻小瓶，說道：「當心一點！這是頂上好酒哩。一點兒就夠啦。」

果然不錯，幾滴酒下去之後，雅各的臉上略為泛出了一點紅色。他睜開了眼睛——一半迷糊一半羞愧——軟弱的想從衆人的擁抱中掙扎出來。

如今我們這一班小朋友沒有別法只好大家將那位走不動的伴侶，攜帶到里頓走去。那天想要他再溜一步路也是不可能的了。老實說，這時候各人心裏都想着改乘冰船，而且大家很英雄地決定，決不離棄雅各。幸而一陣溫柔而堅定的風改了朝南的方向。如果路過一個肯行方便的冰船，事情也就不怎麼太難堪了。

彼得向第一條過去的船大叫；但船頭上的人連正眼兒也不瞧一瞧，便飛過去了。然後又是三隻貨車，卻已經裝得滿滿的。然後又是一隻美麗、小巧玲瓏的冰船，像箭般地穿過去。男孩子們還沒來得及看一眼哩，船已經去遠了。失望之餘，他們只好決定用他們強有力的膀臂將雅各架到附近的村落中去。

恰在這時候，卻見遠遠的來了一隻破敝不堪的冰船。捏着一把脈，彼得又大叫起來，又取下帽子不住的揮舞。

那帆落下來了，然後是軋軋煞機的聲，最後從船上透出一個溫和的聲音道：「幹嗎呀？」
「您船上肯帶我們麼？」彼得大喊着，便揮舞着隊下，急擁而上。

卡爾喊道：「我們出船錢的！」

船公也沒注意他，只自己咕噥着說他的也不是裝客的船。然而他依然望着彼得問道：「一共多少人呀？」

「六個。」

「好罷，因為是聖尼古拉節——就上來吧！那位小先生病了嗎？（對雅各點頭。）

「是的——累倒了——從百祿克一直溜了來的，」彼得答着——「你到里頓嗎？」

「那要看風說話——現在倒是轉了那邊的風了——快上來罷！」

可憐的小雅各！如果他的母大人蒲太太能於此時出場，那麼她的功勞一定是無可比擬。這些孩子好不容易纔捧鳳凰似的將雅各捧上了船。最後大家都進去了。船公一面口裏吸着煙斗，一面扯滿了帆，扳起了停輪機，於是雙手一挽坐在船頭上。

班建姆喊道：「嗨！我們走得多麼快呀！這真對勁兒！好點兒嗎，雅各？」

「好多啦，多謝你。」

「哦，你不到十分鐘就會新鮮活跳的了。這簡直叫人像隻鳥兒似的。」

雅各點點頭，又不住的霎眼睛。

「別睡着了，雅各；天冷得冷哩。你一睡就永遠醒不過來了。人常常是那模樣凍死的。」

雅各很有把握的說道：「我不睡，」——而不到兩分鐘他已經打起鼾來了。

卡爾和何路易笑了。班建姆便喊道：「那不行，我們一定得叫醒他，我說那是很危險的——雅

各，喂，雅——」

彼得看着三個孩子一同在播弄雅各便跑過來干涉。「胡鬧！別搖醒他！隨他睡罷。如果受凍的人能像他那麼打鼾嗎？代他蓋上一些兒東西。這件外衣可用；船公。」他望着船頭的主人請求使用權。

那男人點了一點頭。

彼得輕柔地將外衣代他覆好，說道：「讓他睡一覺罷。待會兒醒了，他準又玩笑開心得像小羔兒似的。船公，我們到里頓有多少遠呢？」

只見一股濃煙中發出聲音來道：「不過兩袋煙的時候罷了」（又呼煙，拍拍）「如果風順，（拍拍）一袋半就差不多了」（拍拍）

班建姆正籠着一雙手，托着腮幫子，背着冷風坐着，因問道：「郎柏特，那男人說的些什麼呢？」
「他說兩袋煙的功夫可以到里頓了。這兒大半的鄉下人都是拿一袋煙一煙袋的時候計算距離的。」

「倒有多可笑。」

那一程的確是非同小可；或許「飛」是唯一形容的好名詞。那些孩子們簡直有幾分像是長了翅膀或是騰雲駕霧似的，只見一切的一切都是排山價倒過去，還沒來得及喘大氣兒哩，而里頓的尖聳屋頂已經朗然在望了。

當城池已經很清楚地看見時，大家便來喊醒那位夢周公的先生。彼得隊長所料不錯，雅各先生一覺醒來之後，不但元氣恢復，而興致也高到無以復加。

彼得對那船公謝了又謝，又拿出幾塊錢，意欲塞進那粗糙焦黃的掌心裏，但他卻縮過手謙道：

「那不能少爺，正式坐船可以領您的賞，可是順便的事卻又當別論。」

彼得道：「我知道。可是你回家的時候，你的兒子女兒們一定喜歡你帶糖給他們。聖尼古拉大節下，就代他們買點糖罷。」

男人笑了起來，「啊，那倒是真的。我的小的真不少，能一船纔裝得滿哩。少爺倒是一猜就準的。」

這一次，那多節的手又復伸了出來，似乎是漠不在乎的樣子，然而手心卻是向上的。彼得急速的將錢放上去，便轉身而去。

帆搖搖晃晃的放下來了。制動機又響了起來，船的週圍便飛起一陣冰屑。

孩子們一個個抓着冰鞋，從船上跳下來，同聲喊道：「再會，船公！多謝多謝！」

船公也答道：「再會！再會！——喂！停！停！我要我的大衣。」

其時班建姆正小心的扶着他的表弟下船。

「這人叫喚些什麼呀。哦，我知道了，他的外衣還圍在你的頸子裏哩。」

「對的，對的，」雅各半跌半撞的跳了下來，「怪不得他這麼着急的。」於是他慌忙解了下來，叫班建姆送過去，又說道：「請你遞給他，說我非常多謝。」

進了城，彼得喊道：「找個旅館呀。麻速點，諸位先生！」

第二十一章 尼爾夫老闆和他的食單

這班孩子們不久就在靠近闊街的地尋着了一座房子，門上畫一隻很滑稽的獅子。這便是有名的紅獅旅館，主人叫尼爾夫，是個大胖子荷蘭人，兩條腿非常之短，而一隻煙斗卻非常之長。

在這個當兒，孩子們的五臟廟都已經作亂很多時了。哈倫所喫的一頓點心，只點飢而已，一程路溜了下來，又乘了一陣快船，現在各人的肚子無一不是空空如也。

彼得隊長挺神氣地喊道：「喂，賢主人！有什麼吃的拏了來！」

「您要什麼——有什麼，」尼爾夫很困難的鞠了一躬。

「好罷，拏臘腸和布丁來。」

「啊，先生，臘腸都已賣完了，布丁卻是沒有。」

「那麼，就是雜碎，多多的。」

「小少爺，那也光了。」

「雞蛋吧，快點。」

「冬天的雞蛋真真吃不起哩，」老闆將嘴唇一抿，眉毛一揚。

「沒有雞蛋麼？——那末——魚子醬。」

這一聲，慌得那位荷蘭人早舉起一隻肥手道：

「魚子醬！那要金子纔能做得的哩！誰能賣得起魚子醬呀？」

這魚子醬彼得曾經在家吃過；他只知道是鱧魚和幾種別的大魚做成功的，卻不知道價錢。

「那末，老闆呀，你究竟有什麼呢？」

「我有什麼嗎？什麼都有呀。我有黑麥麵包，有鹹菜，有番薯拌生菜還有里頓最肥的青

魚。」

隊長問道：「你們怎麼說呢，夥計們？」

飢腸轆轆的孩子們，這時還顧得什麼好壞，連忙應道：「行，行，只請他快點兒。」

老闖先生像做夢未醒似的走了開去，但一看見他的大青魚是那麼一剎那間便煙銷雲散時禁不住纔睜大了眼睛。然後一來便去的，是番薯拌生菜，黑麥麵包，咖啡——後又是橘子水最後又是一小片生薑餅。這臨了的一項，原不在尼爾夫先生的食單裏的；只不過因為他實在瞧不過了，從私人的廚房裏拏出來，特別討好的，等他這一班客人擦擦嘴說飽了站起來時他只眼睛鎮定的閃了一下。他面部毫無表情，然而心裏卻不由大叫道：『我說也實在飽了！』

輕輕的搓着手，他問道：『可要代諸位老爺們預備床鋪麼？』

卡爾學話道：『可要代諸位老爺們預備床鋪麼？你是什麼意思？我們難道都是很瞌睡的樣子麼？』

『那倒不是，少爺；如果要住夜的話，我就好招呼將被單烘烘抖抖什麼的。紅獅旅館向來不給人睡潮濕被窩的。』

『噢，原來如此。隊長，我們可要回來睡麼？』

彼得原是睡慣上等寓所的；然而這一次本是遊玩性質，也就顧不得這許多，便答道：『爲什麼

不呢？我們在這兒可以過得好極了。」

老闖可樂得受不了的，便筆恭筆敬的說道：「老爺的話對極了。」

何路易拉着郎柏特和他在一旁說道：「被人家一聲一聲的喊老爺纔夠味兒哩。」其時彼得又吩咐道：

「那麼，賢主人，你就將房間在九點鐘前準備好。」

尼爾夫討好地說道：「我有一間三張床的房間，足夠老爺們用。」

「那成。」

到了大街之後，何路易發話道：「現在幹嗎？」

卡爾道：「沒有事——不過紅獅旅館的老闖還不會知道今兒晚上我們要吵成個甚麼樣子哩——我們待會兒飛枕頭玩！」

隊長喊道：「聽報告！諸位，在我睡覺之前我必得尋着這位百卜門醫生。若他本人是在里頓的話，那麼找起他來，並不算難事，因為他每次總是住金鷹旅館的。我奇怪你們幹嗎不立刻睡覺——

可是，你們既然是醒着的話，何不帶着班建姆同遊一下博物院呢？」

何路易和郎柏特都喊着「同意」；但雅各卻要跟着彼得。班建姆勸他留在旅館裏休息，他一定不聽。他宣稱他是從未有的「精神飽足」，一定要觀光城裏，因為他是第一次到里頓。

郎柏特道：「哦，那與他又沒有害處的，今天一天倒有多長呀——我們這一趟可真開心。簡直不能相信，我們是今兒早晨離開百祿克的。」

雅各打了一個哈欠。又說道：「我過得很快樂，可是我覺得我們離動身的時候至少有一禮拜了。」

卡爾笑了一笑，低低的咕噥着什麼。「至少打了二十次小睡——」

隊長和雅各各臨動身前吩咐說：「大家記得我們大夥兒八點鐘在紅獅旅館相會。」

第二十二章 紅獅旅館出了危險

回到紅獅旅館來時，見旺旺的一爐火候着，孩子們心裏覺得很高興。首先回來的是卡爾的一隊。不久，彼得和雅各也進來了。關於卜克門醫生的消息，他們一點不得要領。別人只說有人早晨看見他在哈倫的。

據金鷹旅館的老闆告訴彼得道：「至於說到他本人到里頓的話，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他每次來總大概住在我們這兒。每逢他一來，我們門口總是擁護着大羣的人候他診病的——唉！那些人纔傻哩。」

彼得道：「人家說他是最大的外科醫生哩。」

「可不是，也是荷蘭國最大的醫生呀。可那有什麼了不得呀？無論他是世界上怎麼偉大的外科又有什麼用呀？他跟一頭老熊一樣。纔上個月裏，就在這個地方，他當着三個客人的面喊我「豬」

哩。」

「不會吧！彼得喊着，假裝驚訝和生氣。」

店老闆拍了一口煙，委曲地說道：「怎麼不是，少爺，他喊我豬。咄！不看他肯出房錢，代我兜攬客人，我不跟他河裏相見不算，還給房子給他住哩。」

或許我們的老闆覺得對於一個陌生人說話太放肆了，或許看見彼得臉上的笑容，因此忽又厲聲說道：「如今，您還要什麼嗎？晚餐？床鋪？」

「不要了，先生，我單來尋卜克門醫生的。」

「你去尋罷，他並不在里頓。」

然而彼得並不是如此容易被開發的人。又受了好幾句粗話，他終於纏得那位旅館老闆讓他在那兒留下一張條子，並且答應他那大外科醫生一到時便替他轉交。於是彼得和雅各這纔回到紅獅旅館。

這座旅館原先是一所極好的住宅房子，是一位富翁的產業；但後來，年深月久，房子便逐漸老

奮了下來，其中又幾經易主，最後纔歸尼爾夫所有。每次看着那污黑破裂的四壁時，他最愛說——『修飾一下，油漆一下，便是里頓最美麗的一所房子。』從街道上望去，是一座六層樓的高度。低處三層是同等的闊大，而高度卻不一例，高處三層卻像樓梯似的一層層小了上去，最高處是一層高而大的屋頂，尖聳得只剩了一點。屋頂爲一種短小而光亮的明瓦鋪成，小小的玻璃窗，東一塊西一塊，竟像是隨意安置的一般。然而在頭一層的大客廳卻是這位店老闆所引爲自豪的一間。他永遠不說『修飾一下，油漆一下，』因爲那兒一切的一切都充分顯示了荷蘭人的整潔和次序。讀者如閉目凝神一下，可以瞧一瞧這客廳的內容如何。

原來這是一間很大的空屋，一地鋪滿了紅黃相間的大塊玻璃磚，活像一大片棋盤。屋中團團放着十幾隻高背椅子；壁上是一隻很大的火爐，正火光熊熊，約莫一人高的地方，是個窄窄的火爐架，上面擱着閃亮的黃銅燭台，以及火種盒等。屋的一順頭，放了三張松木桌子；另一頭便是一個壁櫥和一隻松木碗櫥。松木碗櫥裏所盛著的是把杯，碟子，煙袋，酒樽，瓦瓶，玻璃瓶什麼的，一頭是一把大銅鎖鎖着。每一樣東西都罩着煙草所燻的黃色，然而卻乾淨異常。靠火爐不遠處，坐著兩個睡意

深深衣服破敝的男人，登着木頭鞋，正各人抱着大腿吸一根短而壯的煙袋；其時尼爾夫老闊穿着皮膝褲，氈子鞋，綠色外套，身子怪重脚步很輕的走來走去——然後他將冰鞋一堆堆在角落上，便將六位服裝華貴的男孩子，以各種不同的態度，將他們安置在木背椅子上——這便是一八四〇年十二月六號夜裏九點鐘。紅獅旅館中咖啡室的一番景象。至於他們的晚飯，又是生薑餅；幾片荷蘭腸；黑麵包；鹹菜；各人一杯果子露水，又一盃樣兒怪神祕的咖啡。這班孩子們是有什麼受什麼，吃得個涓滴不留，嘴裏還不住贊著好吃極了。班建姆還做鬼臉，但雅各卻宣稱那是他有生以來最有滋味的一餐飯。談笑了一歇之後，大家又將開銷算一算。將錢數一數，便端着燭台，提着冰鞋回到房間裏來了。

何路易最後一人離咖啡室，正見火爐旁的一個不討人喜的男人，向櫃檯要啤風吃。他便和卡爾耳語道：「我不喜歡那傢伙的一雙眼睛。他賊頭賊腦的就有幾分像一個海賊。」

卡爾懶洋洋的答道：「可不是就像個祖母！」

何路易不安的笑了一笑。又小聲道：「不是祖母不祖母的話。我告訴你他就有幾分像那張

(Voetspoelen) 畫裏面的人。

卡爾鼻子哼了一聲道：「噫！我知道。你著了那張畫兒的迷了。你再瞧，前面這擎著蠟燭的人可不也像那畫上另外一個惡人？」

「不然，這人的臉很誠實忠良。喂，卡爾，那實在是張很醜惡的圖畫。」

「哼！那你幹嗎又要瞧那麼久呢？」

「那我管不了呀。」

這時候別人已經到了那「有三張床的美麗房間。」一個戴着長耳圈，個兒矮壯的侍女在門口迎着，對他們彎了腰行個禮，便走出去了。他手裏擎着一個有長柄類乎煎炒鍋子蓋着布的一樣東西。

即柏特對班建姆道：「我看見那東西，真高興。」

「甚麼？」

「怎麼，那暖被鍋呀！那裏面盛的滿滿的熱炭灰，她剛剛代我們暖了被窩來著。」

「哦！是個暖被鍋嗎？真真感謝她了。」班建姆懶得話也不高興多說。

同時何路易還在談說那給他印像很深的一張圖畫。那原是他們走路時在一家玻璃窗裏看到的。其實不是什麼很高明的畫，只不過是兩個人背對背地擲在一隻船上站着，旁邊圍着一大羣的水手們打算將這二人拋到海裏去。這種致囚犯於死的方法就叫做 *Voetspoelen*，又名「洗腳」便是荷蘭人用來處置海盜的刑罰。畫雖不佳，但兩個海盜的臉卻是很生動傳神的。雖然在那種悲傷絕望的情形之下，他們依然是那們一付殘忍兇惡的模樣，以至何路易不但不可憐他們還暗地裏感着一陣陣快意。如果不是那火旁的兇相男人，他或許已經忘記這件事了。然而現在，他倒又重新一提，心裏擔心着，待會兒不要作惡夢。

那是一個酷寒無溫的晚上，研光的爐子裏雖然剛生上火，然而牠便是燃燒的時候也好像在顫抖。安著小小玻璃塊的窗戶，是光光的，發亮的，而冰冷的蠟門卻像是一塊黃顏色的冰。順牆一溜兒放着三張紅座底的椅子，又間隔的排了三張窄窄的木床，弄得房房像是一間無人過問的醫院病房。要在平時，男孩子決不肯兩個人擠在一張床上受窄，特別是如此小的床鋪；然而今天他們已

經顧不得了，一個個疲倦的身體只想躺到那軟綿綿的被褥上去。

我們知道，何路易因為年紀小，還很喜歡嬉戲；然而別人，只無精打彩的擲了幾次枕頭，便都一本正經起來了。不因爲別的，實在大夥兒都累很了。

彼得在被窩裏說道：『各位，明兒見！』

『明兒會，』大家也叫着，只有雅各已經在隊長身邊打起鼾來了。

過了不久，卡爾喝一聲道，『喂，我說，你們誰也不許打噴嚏。何路易正心裏害怕哩！』

何路易咽聲答道：『沒有的事。』然後，他們之間就起了一陣低低的辯論，最後卡爾說道：『至於我自己，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害怕。可是你真是個很胆小的人。』

何路易只模糊的哼了一聲，卻沒有回答。

正是午夜的時候。爐火已經燒成了灰燼，代替熊熊之光的是照在地板上悄悄而移的月光。另外還有一樣東西在移動，然而他們不知道。睡熟的男孩子們是不大驚醒的。睡下不久之後，雅各已

經漸漸的將被單都裹在自己的身上。他如今像隻大蝦似的睡着，而身旁的彼得卻凍得半死，卻仍然照例地做着滑冰的夢。

我說的，除了月光之外，還有另外一樣東西在光亮的地板上蠕動——動的沒有月光那般慢，卻有那種人不知鬼不覺的神情。

何路易，醒起來呀！那張畫兒的海盜，真的出現了！然而何路易沒有醒，只在夢中呻吟着。

那位大胆無懼的卡爾聽見了沒有？

也沒有。卡爾正做着溜冰比賽的夢。

還有雅各，郎柏特，班建姆等人呢？

他們也悄然無覺。他們也正做着溜冰比賽的夢；克雲正在他們的夢寐中歌唱——從他們身邊歡笑地疾飛過去。

那東西仍然在緩緩移動。

彼得呀！彼得隊長呀，危險來了！

然而這種黑暗中的呼聲彼得卻沒有聽見；他正在夢中的大冰塊上一脚千尺的溜滑，忽一下驚醒了。

嗚！他覺得倒有多冷呀！他拚命將身旁的大龍蝦一推。沒用呀；所有的被窩都被雅各一個，緊的裹在身上。彼得睡眠朦朧地向窗戶外面望。他心裏想道：「明亮的月光。明天準是好天氣。」
囉！那是什麼呀？」

他瞧見了那團蠕動的東西了；或者毋寧說那是一片壓伏在地板上的黑色東西，因為當轉動時牠停頓下來了。

彼得靜靜的瞧着。

不久，那東西又移動起來了，越來越近了。原來是個以手脚匍匐而行的男人！隊長猛一見便欲大叫出來，然而他轉念一想，還是靜默為妙，且看他如何。

這個爬行而前的人手裏執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這種情景委實有點嚇人，可是彼得天生

有一付鎮定的脾氣。當他一轉過頭來時，彼得立刻閉起眼睛來，假裝睡着；但他一背轉過去時，沒有任何東西能較隊長的目光更銳利清楚的了。

那強盜越來越近了。他的背距離彼得近極了。他輕輕將刀攔在地板上；謹慎地伸出一隻手臂去拽隊長床邊椅子上所搭的衣裳——偷劫是開始了。

如今是彼得的時機了！只見他緊吸一口氣，用盡了他全身的精力，由床上像飛將軍似的一跳而下，便馬上跨在強盜的身上，先聲奪人。一霎眼之間，他又搶了地上的刀子。強盜開始扎拚了，但彼得像一尊煞神似的坐在他背上。

這勇敢的孩子顫聲說道：「如果你敢動一動，你頸子上就要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一手按着強盜的黑頭，將刀攔在他頸子上，一面便大聲喊道：「喂，夥計們，醒來，醒來！來幫我一手兒呀！我捉到他了！我捉到他了！」

他們只翻了一個身，別無動靜。

彼得仍然一動也不動的喊道：「起來呀，夥計們！何路易，郎柏特，雷響了！你們大夥兒都睡死了！」

嗎？」

「死了嗎！他們纔沒有哩！郎柏特和班建姆早一骨碌爬了起來，喊道：『噯！什麼呀？』」

彼得冷冷的說道：『我捉到了一個強盜。（你別動，賊強人，動一動，你腦袋就要搬家了！）喂，夥計們，將你們床上的繩子割下來——時候多哩，別慌——他要是動一動就是個死人。』

彼得覺得他那時真有千鈞之重。可不是，他一刀在手，真如泰山壓頂。強盜在底下只不住的怒罵，然而不敢動。

這時候何路易已經起來了。他褲袋裏藏着一把大摺刀，現在正用得着了。他們立刻之間便將床上擱着的繩子割了下來。

隊長發命令道：『喂，伙計們，你們先把這強人的手舉起來！在他背後交成十字那對了——對不住我夾在中間礙事——代我結結實實的擰起來！』

『是的，脚也捆起來，這強徒！』孩子們充滿了興奮的喊着，一個結又一個結的扣着。

囚人改變了語調。只聽他呻吟道：『哦——哦！高抬貴手放放一個可憐的病人吧——我不過

是在夢裏走的。」

郎柏特一面拉緊了繩子，一面喝道：「噢！你睡着了是嗎？那麼，我們來將你弄醒。」

那人咬着牙恨恨的罵了無數話——於是又作出動人哀憐的語調道：「鬆了我吧，行好的少爺們！我家裏還有五個小孩。只要你們放我自由，我準給你們每人十塊錢，說謊的是王八！」

「哈哈！彼得笑。」

「哈哈！別的孩子們也笑。」

此後那強盜又吐出威嚇的話——那種種威嚇簡直叫何路易渾身打戰，然而他手底下卻依然用着雙倍的力量繼續打結。

「破家精，你手舉好點兒！」郎柏特發出一個警告的聲音。「那刀子離你的胸口簡直不遠。如果你弄得我們隊長心慌起來，待會兒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是不管的。」

強盜便突然靜默下來，不敢再響了。

恰在這時候床上的大龍蝦翻了一個身坐了起來。眼睛還沒睜開，他便問道：「是些什麼事

呀？」

「甚麼事啊！何路易又是顫抖，又是好笑。『快起來吧，雅各。你的生意來了。趕快下來坐在這個人的身上，讓我們好穿衣裳，我們已經凍得半死了。』」

「什麼人呀？我的天呀！」雅各喊着，一警便明瞭了是怎麼一回事，便連被連人什麼的，一骨碌滾下床來，一屁股重重的坐在強盜身上，和彼得併排兒，大家不由喝采喊了一聲：『好哇，雅各！』」

哦，那強盜倒哼的有多可憐！

「夥計們，現在也用不着再將他壓在地下啦，」彼得立起身來，順便從賊人的腰包裏將一根手鎗拔出來。『你們瞧，剛剛十分鐘之內，爲了他這枝手鎗，我一直小心的哩。一個不小心，就會放火的哩。現在是沒有危險的了。我得先穿上衣服。』郎柏特，我同你得先去警察局報告。我簡直不知道是這麼冷的哩。」

忽然一個人問道：『卡爾在哪兒啦？』

大家只互相瞪着眼睛望着。一點不假，卡爾是沒在他們中間呀。

何路易不由慌起來道：『哦，他到底上哪兒去了呢？莫非他跟強盜打了一架，敢情是被強盜殺死了麼？』

彼得一面扣着鈕扣，一面迅速的答道：『決不會的，瞧瞧床底下呢。』

他們瞧了。然而卡爾卻不在床底下。

恰在這時候聽見扶梯上一陣脚步響。班建姆迅速將門打開。只見店老闆掛着短銃，幾乎是一路滾進來的。後面又跟着兩三位住客；此後便是老闆的姑娘，一手高舉着煎鍋子，一手捧着洋蠟；再在她後面的，纔是慘白驚惶，勇敢的卡爾！

彼得便指着囚犯向老闆說道：『喂，這兒是您的人啦，賢主人。』

賢主人立刻便舉起短銃，那姑娘嚇得狂喊起來，雅各也比平時積伶多了，一啣碌從強盜背上滾下來。

彼得道：『用不着開火，他的手和腳都給擲起來了。讓我們翻過他來，瞧他究竟是付甚麼樣子。』

卡爾三脚兩步趕過來道：「可不是，到底讓我們來賞識賞識他這付尊容。幸而我們捉到他了。」

何路易早掌不住笑道：「哈哈！卡爾先生，你一直在哪兒的呀？」

「我一直在哪兒嗎？」卡爾怒聲答，「當然，我是去報告的呀，這还用問嗎？」

別人都交換着視線；但快樂之餘，誰也就不肯說刻薄話。卡爾現在可真勇敢的了不得，那不假。他領頭，三個作幫手，便將那無助的男人翻轉來。

當強盜平躺着，怒容滿面口內喃喃的時候，何路易從旁邊姑娘的手裏接過蠟燭來攏近點說道：「到底讓我來瞧瞧是個甚麼樣兒的美人。」但話還沒說完，他只見他那麼一嚇，立刻面色轉成灰白，險些不會將蠟燭攢下來。只聽他喊道：「啊，是 Voetspoelen 嘛！怎麼，夥計們，是坐在火旁邊的那個人呀！」

彼得道：「當然是他囉，我們在他面前數錢算帳就像些傻瓜似的。可是，路易兄弟呀，我們怎麼對付這賊囚呢？一月的監禁差不多了。」

先是老闆的女兒離開了屋子。現在她又跑進來，手裏擎着一雙大木鞋，喊道：「爸爸，你瞧這是他一雙難看的大靴子。這就是我們放在他們小少爺們隔壁睡的那個人呀！唉，全是我們不好，不該將這些小少爺們放這麼老遠聽不見看不見的。」

店東罵道：「賊囚攪的，你丟我店裏的臉，我這就喊警察來！」

不到十五分鐘，兩個睡意深深的官吏進來了。告訴尼爾夫先生，他明兒早晨代領孩子們到縣官前出庭作證，他們就將囚犯帶走了。

或許有人要以為隊長和他們一隊人就沒法兒再睡覺了；但少年孩子的夢河中還沒有發現一個可以下錨的地方哩。僅僅捉到一個毛賊，真不能阻止他們清醒終夜哩。不久之後，他們一個個又爬上床。又呼呼睡去。何路易和卡爾將床窩移到地板上來睡。何路易已經忘記了強盜比賽——一切的一切；只有卡爾還是清醒的。他聽見遠處的鐘聲，近處的梆聲；他看見窗前的月光，又看清晨的日光，半夜之間他一直所想的是：「噫！我怎麼這麼傻呀！」

這時，在無人視聽的時候，卡爾獨自作了個膽小的人。

第二十三章 出庭

讀者們可以料想得到第二日早晨那位店老闆的姑娘如何爲那班男孩子們的早餐忙了個不亦樂乎。本來老闆先生有一隻中國的銅鑼，敲起來比十二個早餐鈴還要響亮吵人。只要牠一響，滿屋子的住客都得給牠從夢中吵醒，匆匆活動起來，然而今天早晨，這位姑娘卻不準敲鑼，又吩咐滿身油膩的廚房小夥計道：「讓那班勇敢的小少爺們多睡一會兒罷。待會兒他們醒的時候給他一頓熱熱的早飯吃。」

到了十點鐘，彼得隊長方纔帶了他的一隊人馬一個個由樓上陸續下來。老闆早忍不住粗暴地說道：「到這時候我們早應該出庭去了。我們這麼規矩的旅館卻碰到這種事情。小少爺們，你們一定得依實作證，紅獅旅館可不是供給你們好極了的飲食和住處嗎？」

卡爾輕蔑地答道：「那當然囉，我們一定得說呀，還有好極了的朋友哩，雖然他們來拜訪的時

候稍爲不大合道理些。」

老闆一聽，無話可答，只氣得鼻子裏哼了一聲。可是他的女兒就積伶多了。只見她搖晃着兩耳的耳環厲聲對卡爾道：「要是像您那種見了他們就跑的局面，可也不怎麼頂有趣呀！」

卡爾氣得只咬牙，低低罵一聲，「討厭的東西！」便連忙低下頭來檢查冰鞋帶去了。這時，那廚房的小夥計正在門縫外頭偷聽，忍不住暗暗好笑。

吃罷早飯，孩子們由尼爾夫先生和他的女兒伴着一路向警察局去。據尼爾夫供，紅獅旅館出強盜，簡直是未之前聞，直到昨兒晚上；而紅獅旅館的本身呢，則是里頓最靠得住最規矩的旅館。然後每個孩子輪流上去供述昨晚事實的經過，並認明欄內站着的囚犯正是昨兒半夜犯事的主角。何路易發現那賊竟是平常人的身材覺得很驚異，——尤其當他發誓向庭上描述他的體態之後，他說他是個很大的塊頭，有方闊的肩胛，又有非常粗重的腿。雅各發誓說他是給強盜在地板上跌腿跳脚把他弄醒的；但立刻彼得和其餘的人就證明（他們心裏覺得很難受不曾預先將事實對這位睡大爺說清楚）這強盜從鋼刀架在頸子上時起，就不會動過分毫，直至手脚都擲起來之後

纔翻過他來審視。然後老關的女兒又供，「若不是幸虧那位漂亮的小少爺（指着彼得）他們準會給強盜們謀殺在床上，因為那可怕的人手裏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刀和您大老爺的膀子一樣長哩。」她又相信「那位漂亮的小少爺必定掙扎了不小會子纔能奪去他的刀，但是他實在太大方了，上帝祝福他！」供得一庭的人都笑起來，而彼得便羞得臉上滷滷起了紅雲。

然後法官又問了一些問題之後，證人便一致退席了，強盜便移交到刑事法庭去。

當孩子們回到大街上時，卡爾又狠狠地發話道：「賊囚！他應該立刻送到監牢裏去。彼得，如果我是你，我一定當時就殺了他！」

「倒是他幸運了落在一個心軟的人手裏，」是彼得安詳的回答：「他是在搶劫還未發生以前就逮的，不過，他這一次的搶劫並沒有達到了目的，只弄毀了門鍵，但我相信這在法律之下依然是劫案了。而且他又攔了兇器，所以罪名更加要重一層了，也是可憐的人！」

「可憐的人！」卡爾不服氣的學着他的話，「人家還要當他是你的兄弟哩！」

「他的確是我的兄弟呀，而且，也是你司卡爾的兄弟呀。」彼得答着，對着卡爾的眼睛望。「如

果我們大家換了別種環境知道我們又要作出些什麼事情來。我們是從一生下來便脫離了作惡的可能性。只要有一個快樂的家庭和一對良善的父母，他這人又何至於到這種地步呢？求天老爺施恩，希望法律能改治他的罪心別毀了他的一生罷！」

郎伯特便很熱切的說道：「真是善人的話呀！」其時何路易早不由滿臉光明自得的望着他哥哥，而雅各呢，因為自己是個獨生子，不免由心裏希望那死去的哥哥也能長大站在他的身邊就好了。

卡爾又道：「哼！你們講聖賢之道，饒恕人原是好事情，然而我天生就是一付很忍的脾氣。這一切善良的思想對於我簡則就像東風吹驢耳似的聽不進嘛——不過誰要有那種聖賢思想自然也不干別人閒事。」

彼得聽說，領會出他言語中並無惡意便伸出手來，以爽直的聲調說道：「來，我們握握手還是做好朋友罷，雖然有些事情，我們並不能一致同意。」

卡爾握着他的手，慍然說道：「我們同意的地方比你所想的卻多哩。」

彼得於是輕快的說道：『那就好了，』又轉身道：『郎柏特，我們候班建姆的意旨呢。他喜歡上哪兒去呀？』

『郎柏特和班建姆商量了一回道：『上伊及博物館。』』

『那是在比地街。走呀，上伊及博物館！』』

第二十四章 兩個被圍困的城

郎柏特和班建姆正一路走着，指着一塊空地對他說：『我們前面的這塊四方空地在夏天很好看，有那些綠蔭的樹木。他們喊這地方叫作劫餘（Ruine）爲甚麼呢？因爲多少年前，這兒本是人煙稠密的所在，銳賁堡（Rapenburg）河從街道中流過。有一天，有一隻載了四萬磅火藥向達夫特（Delft）駛去的大船，路過這兒；船上人打算在甲板上點火造飯，不料，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哩，全船的火藥都爆炸起來了，傷了無數的人，又將三百多所住宅炸成灰燼。』

班建姆大聲驚訝道：『什麼！真的那一炸就炸掉了三百多座房子嗎？』

『可不是嗎，我父親恰巧那時候在里頓。他說那真是傷心慘目哩，爆炸發生的時候正是中午，說那就像個火山口子似的，一剎那間，這一半的城鎮都起了火，房屋什麼的稀裏花拉地倒場下來，男婦幼童都壓在底下呻吟哀叫——登時皇帝的御駕也到了，他就在城裏呆了一夜，鼓勵一班沒

死的人竭力救火，從亂石堆下救人。他立刻從國庫裏撥出十萬塊錢救災之外，另外又通國舉行了
一種慈善募捐。那時候我父親纔十九歲；大約是西曆一千八百零七年的光景，可是他記得的非常
之清楚。他的一個朋友，魯撒教授也是那一次遇難的。他們爲紀念他替他在聖彼得教堂裏豎了一
個紀念碑，就在前面沒多遠——是你從沒看見過的最奇怪的東西——碑上面所雕刻的正是魯
撒教授遇炸後被掘出來的形像。」

「多麼奇怪的思想！那個波爾哈夫（Boerhave）的紀念碑不也在聖彼得教堂裏嗎？」
「我這倒記不清了。或許彼得知道的。」

一問之下隊長說紀念碑是在那兒，而且那天還可以去參觀，使班建姆很快樂。彼得又繼續問
道：「郎柏特，你問問班建姆昨兒晚上在市政府可看見過威爾夫（Went）的像沒有？」

郎柏特道：「我能代他回答，他沒有。因爲太晚了，所以沒進去。我告訴你們，班建姆的博聞廣見
可真有點驚人哩。不說別的，單是荷蘭的歷史他已經背了一大堆給我聽了。我敢賭里頓被圍的事，
又是在他舌尖兒上的。」

何路易道：『這麼說，那麼他的舌尖兒就該燒焦了，因為如果比得達克(Bilderdyk)的記載是可靠的話，那回事可是很燙的哩。』

班建姆正含着一種問詢的微笑對着他們望。郎柏特便解釋道：『我們正在說起里頓被圍的事情哩。』

班建姆立刻很熱切地說道：『哦，對了，我差一點兒都給忘了。這就是那塊地方呀——讓咱們給威爾夫來個歡呼——黑——』

但郎柏特立即噓了一聲，隨即解釋說如果一羣孩子中午的時候在大街上喊叫，警察是要干涉的。

『什麼！不能給威爾夫歡呼嗎？』班建姆覺得憤憤然。『一個歷史上的大人物？只想不虧他一個月又一個月地抵抗那些殺人放火的西班牙人！可憐這個城四面團團被敵兵圍住；大而黑的礮臺不斷地向城市的中心放礮，起火殺人——然而沒有救兵！當時每一個男兒都是英雄——女人和小孩也勇敢兇猛地像一些獅子——食物告盡了，什麼石縫的草根都吃光了——後來大夥』

兒連馬，貓，狗，老鼠都掣來充飢了。然後接着瘟疫便來了——街上成千成百的死人——然而還是沒有救兵！後來他們再忍受不下了——後來，他們雖然勇敢，也忍不住大家集在公共方場圍着威爾夫央求他放棄；那高貴的大官說什麼，他說，「我已經發誓要保衛這個城池，那麼我就一定得誓死到底！如果我的身體能充你們飢的話，儘管掣去，大家平分了吃去——可是別想我能放棄，我活一天，我一天誓死抵抗」——黑喇黑——」

班建姆這一聲不小，嚇得郎柏特連忙用手堵住他的嘴。登時兩人形成了一種扭打的形狀，慌得雅各三脚兩步趕來問道：「班建姆，幹什麼啦？」

班建姆喘着氣答道：「哦，沒有什麼，只不過郎柏特怕我這英國人在他們極有規律的城裏危害他們的治安罷了。他不准我喊——」

「對的！對的——歡呼是不大好的事情——那會吵人的——你可以看杜斯（Doez）的像片和銅像罷。」

「看杜斯的像麼？我還以為是威爾夫的像放在那兒的吶——」

雅各答道：『對的是威爾夫吧——可是，那也沒關係，兩個人都是一樣的好——』

『是，杜斯的確也是個荷蘭的偉大人物，然而他卻不就是威爾夫。我知道他像磚石一般地保護城池——』

『你怎麼可以說那種話呀。他不是用磚石保護城池的，他是像個大兵似的用鎗打仗的。你簡直是擊我們荷蘭人取笑。』

『不！不！不！你不弄錯我的意思了。我是說他保護城池就像磚石一般的堅固。那是種很高貴的讚美呀。我們英國人將威靈吞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也喊作磚石哩。』

雅各還有點莫明其妙；可是他的怒氣已經消逝了。『好罷，那沒有關係。我從前不知道，大兵就是磚頭，但那沒有關係了。』

班建姆只笑了一笑，覺得他表弟實在也倦於談英文了，便轉而和會說兩種語言的朋友談心。『慕倫他們說報信解圍的幾個傳信鴿就在里頓附近。我真真想瞧瞧牠們。你只想想在最高度的危困中，若不是忽然轉了風，將西班牙人淹死幾百，怎麼能夠讓荷蘭載着糧食的船駛到城門

口呢？你知道那一次鴿子來回傳信的功勞着實不小。我看見書上說，從那一天起，人們非常敬愛鴿子，死過以後便拏藥料製過，存放在市政府裏。所以我們一定可以瞧見一眼。」

慕倫先生好笑了起來。「依你那麼說，班建姆，我怕你到了羅馬也希望見到救京城有功相同的鴿了。可是見見我們這兒的鴿倒是稀鬆又平常。他們和威爾夫的像同在一座屋裏。再問你，班建姆，是里頓的圍大呢還是哈倫的圍大呢？」

「這個，」班建姆思索着說：「威爾夫是我所崇拜的英雄之一；你知道我們各人都有自己所特別喜歡的人物的，不過我確實以為哈倫的一戰表現了更勇敢和更英雄的抵抗；再說，哈倫的一役在先，也是他們先給里頓留下一個矢死抵抗的模範。」

郎柏特道：「我不頂知道哈倫被圍的一回事，除了知道那是一五七三年所發生的事。是誰來攻打的呀？」

班建姆道：「是西班牙人。荷蘭人堅守了好幾個月。沒有一個男人肯向敵人投降的。便是女人也荷着軍器在丈夫或父親身旁向敵人拚命。有一位女將，其勇敢可以和法國聖女貞德（Joan of

Arc) 媲美，的叫作海塞勒 (Kanan Hessaer)，她手下有三百多名女兵。這時候全城都爲西丁所包圍，領將便是愛爾法公爵 (Duke of Alra) 的兒子，叫作法德力克 (Frederic of Taledo)。敵人割斷了一切可能的外援，以爲城裏的居民無望了，然而他們還在城牆下高聲挑戰。他們甚至於向敵人營盤裏拋擲麵包，表明他們不怕餓死。一直到最後，他們都是英勇地守着，等候那永遠不會來的救援——愈來愈勇武，到末了一切食物都告罄了。以後就慘了。上百的人餓死在街上，其餘活着的連掩埋的氣力都沒有了。最後，他們覺得與其守而待斃，毋寧死裏求生了，於是想出一個萬死一生的主意，叫最強壯的人圍成一四方形，將老弱殘兵挾在中間，一路死命衝出去，希望能衝出一線的生路。西班牙知道了他們的計策了，相信他們荷蘭人是沒有做不出來的事的，便提議條件兩方媾和。」

『我想那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候。』

『是啊，他們憑奸計和假話哄進了城，口頭上答應不妄殺一人，只將他們市民認爲有必死之罪的人致死。』

「你別這麼說了！」郎柏特覺得深深發生了興趣，「我以為一切就這麼完了，是不是？」

班建姆道：「一點纔不是哩，因愛爾法公爵已經授命他的兒子叫他不同一人表示憐恤。」

「噢！原來這就是哈倫大屠殺的由來了。現在我想起來了。你讀過愛爾法和他手下的軍人如何殘殺我們百姓的方法，你就難怪荷蘭人如何不喜歡西班牙人了，不過自然我也不能不承認我們待敵人的方法也不怎麼頂高明。不過我早就告訴過你的，我對於歷史天生是纏不清爽的。各樣事情，從大洪水一直到滑鐵盧之戰我都是一股腦子攪成一團。總之，有一件事是再清楚不過的，便是愛爾法公爵是從未有過的惡人標本。」

班建姆道：「那也沒有將他說得正確了，不過我很恨惡這種惡毒。奇怪他怎麼又能那麼聰明，有那麼精明的軍事技能，而又有那種種的狠心腸！我還是喜歡像威爾夫這一種的人——又怎麼啦？」

原來郎柏特正在上上下下的望着街的兩頭，迷糊的說道：「怎麼，我們已經走過了博物館啦，怪不待他們都不見了。現在只好再倒回去呀。」

第二十五章 里頓

到了博物館之後，孩子們不久便集中注意於大量的奇異之物上，對於埃及的古今兩代生活又多了一番新認識。班建姆和郎柏特在英國雖也曾常去大英博物院參觀，然而對於里頓收藏之富也不由咋舌稱異。這兒有家庭間的各種用具，所穿的衣服，武器，樂器，石棺，以及各種男女，貓，野山羊等等的乾屍。他們又看見一隻埃及及皇帝曾經帶過的純金手釧，那時或許這些乾屍首也正在街上活潑潑的跑哩；他們又看見一些或許是法老王的女兒曾經戴過的珠寶和首飾。

除此還有一些非常有趣由羅馬和希臘來的古物，又有一些在海牙附近所掘出來奇怪的羅馬式的陶器——那種東西該是該撒大將帶着手下人當時駐紮在那兒所遺留下的東西。

離開了這一所博物陳列所之後，孩子們又進入另一部，這兒瞧見了一大間各式各種的化石動物，骨骼，礦物，寶石以及其他自然界的標本，然而他們並非學者，所以只能走馬看花，在自己的知

識範圍內欣賞而已，一面心裏卻不由萬分盼望所知道的能再多一點就好了。不說別的，單一個小老鼠的骨骼已經叫雅各稱異不置了。有什麼奇怪呢？他是沒見慣那怕貓的小東西的裏邊骨頭嘛——而且他做夢也沒想到牠們的頸子是那麼奇怪的呀！

除了自然歷史的博物館之外，他們又參觀了聖彼得教堂，那兒包藏了魯撒教授的紀念碑，波爾哈夫黑白大理石的紀念碑等。以後他們又被通融允許進入一個他們市民於夏天最喜歡消磨的茶會花園，經過一排排的光禿柵樹，果子樹等，升上一位置在中間的土坡。這據說是從前盎格羅薩森皇帝以及後來荷蘭古代侯爵等先後建造保壘和宮殿的遺址。

孩子們在那上面石牆上走着，然而城市的四週卻瞭望得太遠。在兩世紀以前，那堡壘還稍爲高一點，當時那班被圍困在里頓的人民整天向堡頂上的瞭望人發出狂野絕望的呼喊——「沒有救兵來麼？海水昇起了嗎？你看見了什麼啦？」

然而幾個月之內那瞭望人唯一的回答只是——「沒有救兵。我瞧我們的週圍什麼都沒有，只有仇敵。」

班建姆努力排掉了這些思想；決心向下面空無一人的茶園瞻望，設想裏面是一組一組的夏日遊客。他正竭力忘去戰爭的密雲，而幻想着由男女羣中所發出嫵嫵而上的煙霧，大人小孩們都在露天享受茶和咖啡。正在想得高興，忽然發生了一樁慘劇。

原來浦雅各正倚在那高牆邊上。那很說不定他會一個頭昏便跌下去。班建姆便不耐煩的轉過身去。然而蒲雅各卻偏要充能，只聽撲通一聲，一個很重的分量滾了下去。

班建姆驚得呆住了。

『雅各！』

『雅各！』驚慌的喊叫一遞一聲的發出來。幾乎要暈過去了，班建姆竭力轉過頭來。他看見對面的牆邊有一羣孩子——然而雅各卻不在裏面！

他連忙一跳上前喊道：『天呀，我表弟在哪兒吶？』

那一羣人閃了開來。原來，只不過是四個人。雅各正坐在他們中間，按着兩邊腰眼子笑得開心哩。他用荷蘭話說道：『我可把你們唬了嗎？讓我來告訴你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牆上有一大塊

石頭，我就用我的腳輕輕一挑，我只知道那大石頭就一路滾了下去，我便兩腳朝天的坐在這兒。如果當時不是我立刻躺下，掙準了我一定也跟着滾下去了。好啦，那是沒有關係的。現在你們扶我起來。」

雅各被他們拉起來時，班建姆看見他表弟臉上的一陣嚴肅的陰影，不由說道：「雅各，你受了傷了！」

雅各勉強笑了一笑。「哦，沒有——我站起來的時候稍為覺得有點難受，但那沒有關係。」

因為威爾夫的紀念像太遠，那天不能夠去欣賞；於是大家只在市政府裏徘徊了幾分鐘。這所謂市政府是一座不成規矩的建築物，略為帶一點嘎特式，從建築上說並不見得如何高明，然而卻是年代久遠的古董。牠那帶有小鈴的屋尖，很像是從別的房屋上借來匆匆安置在上面一般。

爬上了那寬大的樓梯，孩子們不久便發現他們在一間很黯黑的房間裏，裏邊藏有路加(Ju-
cas)的傑作畫品。路加是荷蘭的一位著名畫家，生於三百七十年以前，他十歲時已經畫得很好，而

十五歲時已經在藝術上佔一席位置了。懸在這兒的一張畫叫作「最後的審判」，從作畫的古代時期而言的，確是一張偉大的作品。不過，我們書中這班小朋友們倒不注意這作品的價值了，倒是這畫因為是畫成三幅，遇必要時，邊端兩幅可以折疊起來的一件奇事，卻叫他們忻賞不置。

市政府和埃及博物院一般，都在比德街上，是里頓最好最長的一條街。這條街的中間沒有河道經過，居民住宅都油漆成各種不同的顏色，所以對着街道的各家山頭屋脊，確是很惹眼的；有的很崇高，屋尖像一層一層階級似的；其餘的則蜷伏於公共的建築及教堂之下。其淨潔寬大，兩旁漂亮府邸之多，可比阿美斯敦最好的部分。其對於整潔的維持非常精細；許多溝渠都覆以木板；除此又裝置了抽水機，上面還配置着閃亮的銅質裝璜，憑公款常擦拭得非常光亮。城內被萊茵河（Rhine）的支流縱橫橫隔成無數條的水道；但又被一百五十餘座石橋復行聯絡起來。河旁是寬大的林蔭路，兩邊種着極高貴的樹木，增加了後面房屋一種退隱的風格，更提高了一種學者禁地的雰圍。

· 班建姆在銳貢堡河上臨觀里頓的各種建築時，不免對於里頓大學的外觀稍為有點失望。但

他追想起創造人的慘淡經營，以及歷年來所造出的人才也便不在乎牠建築的不美術了。

彼得和雅各對於里頓大學比別人更多一層實際的興趣，因為他們在幾個月之後就要進去作學生了。

常郎柏特指點着一些奇形怪狀的東西，以及幾處鄉村的美麗時，班建姆便說道：「可憐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若是到了這兒的世界裏，準又是耍鬧出很多的笑話。這兒簡直是風車嘛。我猜你大約記得他有一次跟風車大大爭持了一回。」

郎柏特老實答道：「我不記得。」

「好罷，我也不記得那麼清楚。不過，總似乎他是有那一類的冒險，否則——你瞧呀，那些風車發狂般地舞着牠們的大膀臂——難怪要引起那瘋武士跟牠們拚個你死我活了。來，郎柏特幫我數一數一共有多少風車，我好記在記事簿子上」——大家都忙亂數了半日，於是班建姆用鉛筆在簿子上寫道：「一八四——年十二月某日於里頓境內數得風車九十八具。」

此後大家到一家小餐館裏先來一客點心，休息一會，又正式來了一餐中飯。飯後，大家在旅館

裏煨火取暖，彼得又一次尋訪卜克門醫生，無結果而回。

此後，大隊又準備着溜冰上路。離海牙只有十三哩了，比隔日離百祿克時的活潑勁，稍爲差了一點；但精神依舊好，而且冰凍面更好得無以復加。

第二十六章 波塞

孩子們向前溜行時，一路看見了好些鄉村中的好住宅，其裝飾，其週遭的點綴，完全依照着荷蘭式中的最道地的荷蘭式，但看起來卻能予人最深刻的印像；有寬大的正式房屋，精緻雅潔的花園，方的圍牆，以及闊的溝渠——有的通以小橋，中間有門，夜裏可以加鎖。這些溝渠處處都是經陸跨地，現在凍結成一條條，在陽光的照耀下猶如玻璃長帶。

他們一路真是勇往直前，隨時表演那從袋裏探出生薑餅，立即便隱逝的驚人絕技。

十二哩一轉眼過去了。再來幾個箭步便可將他們帶到海牙了，其時郎柏特忽然提議改變方針，先從波塞 (Bosch) 彎一彎，然後再進海牙。

『同意！』大家一條聲的喊着——倏然之間已經如電光一閃似的溜了下去。

這波塞是一所很大的公園或樹林，約二哩多長，林中有舉行慶祝的會所——有時亦作爲皇

家的行宮。這所建築物，雖然外面不够皇宮的壯觀，但裏面卻富麗堂皇，四壁和天花板上都在灰泥未乾時直接漆以圖畫。有幾間房還懸着中國的絲簾，繡着美麗的刺繡。

皇宮週遭的公園可真是引人入勝的地方，尤其在夏天，花木齊放，不啻神仙世界。長列的高大槲櫚，高舉着似乎驕傲的頭，其意思說無一俗手可以攀及到我。事實上，多少年來這一帶叢林已經成爲神聖的地段。兒童永遠不許去碰一碰上面的嫩枝；樵斧的丁丁聲也永遠不會在這兒響過，便是戰爭，暴動，經過這兒時，也得噤然起敬，悄然避去。當日西班牙的腓力雖在荷蘭殺人如麻，卻下令不許手下侵犯這樹林的一枝一葉，——又有一次因爲國庫空虛，政府幾乎要砍伐林木來輔助了，不料消息一出，民衆一體擁來，慷慨捐輸，立成鉅數，因而波塞終於保留了。

爲此種種，怎麼怪得這一片槲櫚有如此一番威武雄偉的神氣呢？別地方的樹木全有被剪削的危險，獨有這兒的永遠無人敢碰一下。一年又一年，牠們枝高葉大的展伸着，到不可名狀的美麗；叢葉裏透出生動的歌聲，不時在地面和徑路上罩了一層涼陰的蔭影，或在陽光流映的池塘裏顧盼生姿。

同時，好像是報償人民給予她絕端自由的緣故，大自然也脫離了那一定而不變的地平線，很文靜閒雅地穿戴着人們所虔敬奉上的飾物——因此草坪是輕瀉着一片濃綠；小徑曲折；花香清幽；水天一色，似乎是交相讚美。

便是在那嚴寒的冬日，波塞也是美麗的。雖然是木葉盡脫，然而樹下仍是池塘，每一片水紋都凝成玻璃似的水晶了。明淨的碧藍天空，正從叢枝中下窺，望見池中也是另一片藍天，不過沒有那般明淨罷了。

彼得看見夕陽從那些光明的屋尖，明亮的窗戶依依道別而去時，覺得美麗到無可比擬的了。海牙似乎也從沒有比這時表現得更引人入勝了。他覺得自己已經不是來城觀光的何彼得，也不是領略風景的少年公子；卻是一位武士，一位冒險家，前面在等候着的是奢華和宴樂——他親姐姐的家就在半哩以外。只聽他高興地喊道：『終於到了，兄弟們，我們可以希望一個御用安息之處了——好牀好鋪，溫暖的房間，以及一頓適宜的食物。我從來沒知道，一種奢侈對於生活的意義。』紅獅旅館的一夜經驗纔叫我們尊重我們自己的家庭了。

第二十七章 彼得的姐夫家

法定

彼得姐姐的家也着實大有仙宮的風味。只見大門口便是一隻似乎由魔術變成的石獅子蹲伏在那兒。一敲門便有紅臉的僕人輕輕啓關。除此又有一隻大貓，甬道裏又站着一位銅製的小侏儒，伸出手臂，專門接受客人的手杖和雨傘。再後面又是一座滿開着花的花園，中間又有噴濺着飛星的仰泉。除此，當孩子們到的時候，也真正有一位小說中的睡美人；然而當彼得一跳上樓，以一種儼然王子的神情，上前在她眼皮上吻了一下之後，魔術便全消了。公主原來只是他的同胞姐姐，而仙宮也不過是一所海牙最好最舒適的住宅而已。

不用說，這班孩子們立刻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只和他們活潑的女主人稍爲寒暄了一兩句之後，一個僕人便來請他們到一間掛着紅窗簾的房間，地板與天花板都閃亮得和象牙一般，裏邊正擺設着一桌極豐盛的筵席。

現在這一餐和紅獅旅館的一餐比較實有天壤之別了，除了生菜，水果，餅乾蛋糕之外，更有魚子醬，雜碎，臘腸，和乳酪。如此雜七夾八的東西，何以能同時吃下去，確是班建姆所認為神祕不可解的一件事；因為生菜是酸的，蛋糕是甜的；水果是清脆的，而雜碎卻是油膩的。但是，便是在他驚奇中的當兒，他已經飽餐了一頓，而且不久更在滿心盤算究竟自己是喜歡咖啡，還是茴香酒。

當然，彼得的姐姐不久便聽說了孩子們的一切冒險。如何溜了四十餘里路看見了多少罕見的景緻；又如何失去了錢袋，終於得回。又如何因一個人的跌跤而全體得以藉口改乘大冰船；又最緊張的，如何捉到了一個意欲劫錢袋的強盜。

故事說完了之後，這位太太便道：『好啦，彼得，現在你應該立刻寫封信給百祿克的家裏人說你們的冒險已經達到了最高潮，你和你的伴兒在海牙都一致作了階下囚。』

大夥兒不由驚然一瞥。

彼得笑道：『當然我不能幹這種事，明兒中午我們就要離開的呀。』

但他姐姐已經打好了不同的主意，而一位荷蘭太太的主張卻不是容易給別人說服改變的。

哩。總而言之，她堅持着那麼強有力的好處，又是那麼光明愉快，又用英文及荷蘭文說了那麼多叫人無可置辯的委婉言語，因此這班孩子當決定在海牙耽擱至少兩日之後，大家都覺得很高興。

其次溜冰大比賽又談了一個暢快；金特太太也高興地答應了於該日出場——「彼得，我猜你一定勝利，因為你是我所知道溜冰最快的一個人。」

彼得的臉紅了一紅，只好意思地咳了一聲，卡爾便代他答道：「噢，太太，他的確是個飛快手，但一切百祿克的孩子都是溜冰好手哩，便是拾破布的也不比人差哩」——他立刻就酸溜溜的想到漢斯。

那太太只笑了一笑，說道：「那就會叫比賽更加有趣味了，不過我總盼望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勝利者。」

這時候她的丈夫金特先生也走進來了，人一見他就覺出他是個活潑生動，和青年人一般喜歡玩笑的人。因此大家和他握手寒暄之後，立刻就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快活得和一些小松鼠一般。在客廳裏有很多的名家繪畫，雕工精細的雕像，荷蘭的雕刻，以及許多由中國日本進來的奇

珍異物。他們覺得如果要逐件觀察的話，至少得費一個月的期間。

看見桌上還堆放着英文書，叫班建姆很高興。他又注意到雕着花的大鋼琴，一張荷蘭王和他英國皇后的全身像。他正在這邊觀像的當兒，金特先生也正在對面對別的孩子們敘述他最近赴安提威樸（Antwerp）的經過。原來安提威樸是大畫家馬斯（Quentin Matsys）的誕生地，他本是鐵匠出身，因為愛上一個畫家的女兒，便努力攻讀成功一個大畫家，其時孩子們便問他可見過馬斯的作品沒有。

金特先生答道：『怎麼沒看見，而且他的畫兒可真是好極了的哩。尤其在某天主教堂裏的一張三幅合一畫爲最好；不過我得承認，我還是對於他的井更覺有興趣。』

何路易問道：『什麼井呀，先生？』

『在城中心裏，就靠近這有畫兒的天主堂旁邊。井上面覆着一個嘎特式的天遮，天遮上面又是一副全身武裝武士的雕像。那全是用金屬作成的，可以證明馬斯的鐵像和作畫完全都是看家的本事的確，他所享的大名，也大部分是由於那驚人的製鐵的技巧上。』

其後，金特先生又取出一些他從安提威樸所買的柏林小珍物，給大家看。都是手工很精細非常小巧的鐵製珠寶——又有美麗的雕刻着仿真名畫的小牌，週遭佈着花紋連綴成頭鍊，——金特先生說只配全國最漂亮的太太戴用。於是他一躬身又一笑，便雙手將項鍊捧給了一臉緋紅的金特太太。

當她低下那光明而青春的臉蛋，欣賞那一宗贈禮時，態度之間有一種神情使金特先生又加了一句話：『我的賢夫人，我能看出你心裏正在想什麼。』

她向上一望，透出開玩笑的挑戰。

『噢！我現在更加知道了。你正在想那些高貴心地的貴婦們，然而爲了她們普魯士會傾滅的。你眼睛裏那一股子驕傲的目光，分明說出來了。』

她答道：『那麼說來，我驕傲的目光就跟我開了玩笑了。我心裏並沒想到那麼重大的事情上去。老實和你說罷，我只不過想這條項鍊配上我那件藍錦緞是多麼好看罷了。』

金特先生不免跌脚道：『原來如此！』

「不過我也能從別處想哩，吉斯樸，稍爲將你的禮物增高評價。彼得，那一回事，你大約記得罷？就是那次法國進攻普魯士，因爲缺少金錢，普魯士便不能夠抵敵，後來婦女們就一致作後援將珠寶，金屬等都捐助了國庫——」

彼得很頑皮地說那一舉仍然證明婦女們是虛榮的，因爲他們不能就此完全捨棄飾物。如果國家需要金和銀，他們不妨犧牲，改用鐵製飾品，無論如何，叫女人不裝飾總是不可能的。」

金特太太回眸一笑道：「那又怎麼啦？在你物質所能供給的範圍之內，你愛美麗的東西不能算是犯法呀。我所要說的，婦女的確救了他們的國家，而且間接也替國家興起了一種重要的工業。可不是嗎，吉士樸？」

此後金特先生又用英文和班建姆講起這比利時的城何以稱做安提威樸的緣故。

據說在三千年以前，在賽爾特 (Scheld) 河上住了一位頂大的巨人，名字喚做安提哥勒司 (Antigonus)，這賽爾特河就是後來築安提威樸的遺址。這位巨人要索每一個航海的商人分給他商品的二分之一。當然有些人就要加以反對。在這種情形之下，安提哥勒司就將違命商人的右

手割掉拋到河裏去，說是以儆下次。於是安提威樸（拋手的意思）就浸漸成功了該地的名字。到後來，又出來了一位叫作巴拉波（Brabo）的英雄，終於戰勝了巨人，將他拋到賽爾特河裏去，因此那個城後來也稱作巴拉班特（Brabant）。從此以後，荷蘭商人纔得到了旅途的平靜；不過從我說，我倒是很感激這位老安提哥勒斯給這城這麼一個美妙的傳說。

關於安提威樸的傳說，金特先生用英文和荷蘭話各說了一遍之後，孩子們又央他再講一些故事——有的用英文，有的用荷蘭文；如此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就寢的時候。

本來這麼熱鬧的談話會忽然散去，未免有點不情，但金特的家庭裏卻是依着時辰鐘生活，一點推板不得。只要一聲溫情的「晚安」道過，那你就沒有法兒再留戀。

像紅獅旅館三隻床的漂亮房間在本府邸裏卻找不到。雖也兩隻鋪的房間，然而客人都是各睡一間。這一覺無庸說，睡得是既香且甜。

第二日早晨，是彼得第一個落起身來。知道他那位姐夫是個守時按刻的脾氣，便不敢讓別人儘睡。不過，別人都還容易辦，只有使胖雅各先生覺醒，卻真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彼得先搖之不醒，索

性將他抖出床來，又拽着在房間裏兜了幾個圈子，他老人家纔算朦朧醒了過來。

當雅各穿衣，又心裏呻吟那雙主人爲他預備的擠得脚生疼的跋鞋時，彼得便坐下來寫信報告他們在百祿克的朋友們，說他們大隊已安抵海牙。他又請求他母親去通知漢斯，說卜克門醫生尚未尋到，並且已經留了一個條子在那醫生常住的旅舍裏。除此彼得又寫道：「再告訴他，說我過里頓時必再去尋他。那可憐的孩子還以爲他立刻會趕去救他的父親哩，但我們比較更熟悉他那怪戾的脾氣的，知道他決不會幹這種事的。最好，請母親立刻從阿美斯特敦請一個好醫生前去，如果賓克太太肯同意不一定等卜克門的話。」

底下彼得又寫道：「母親，你知道我一直以爲金特姐夫家是個很安靜而寂寞的地方；然而現在一觀之下，倒不盡然了。姐姐說我們這一來，已經使他們家溫暖一冬天了。金特姐夫待我們非常的和藹。他說我們簡直叫他希望也有一屋自己的孩子。他已經允許我們騎他的黑色駿馬。他說只要扳緊韁繩，牠們都輕柔得像小貓一般。照雅各說，班建姆是個騎馬好手，你兒子彼得得於此一道，也不算弱；所以今兒早晨我們兩個已經約好要大大馳騁一下。等我們回來之後，金特姐夫說，要將他

一匹英國種的小馬借給雅各，另外再弄三四匹，以便他帶着我們一同騎馬遊觀城裏。他將要騎父親送給他的一匹黑馬。可惜姐姐的長尾好馬，給跛了一足，所以她不能陪我們去。昨兒晚上姐姐告訴我如此計劃之後，我樂得幾乎一夜不曾合眼。不過一想到可憐的賓克漢斯和他病着父親不由使我難受。明天騎馬，路易弟已經代我們起好了名字了，叫作百祿克騎隊。我們自己吹，明天必有一番招搖過市的威風哩，尤其成功一行……下略」

第二十八章 海牙

在買月斯 (Maurits Huis) 裏的一間繪畫陳列所是世界上最講究的，有無數足以欣賞和讚歎的傑作，然而對於書中的一班孩子們，雖然逗留了兩小時，卻如閃電之一瞥。其後又進了珍藏着奇珍異寶的「御閣」，幾乎就了半日的光景，但孩子們只說纔瞥了一眼。在他們看，似乎那四壁之內，完全塞滿了日本人的東西了。荷蘭是個商業先進國家，因此有很長的一個時期，只有荷蘭是被允許與日本通商的。

看罷出來走在街上的時候，班建姆一直希望着像他在英國一般的良好行人路。這兒和別處城鎮一般，也是沒有特別爲步行的道路——不過街道都是整潔而平坦的，而且車馬大概都走在一定的軌迹內。更有奇事一樁，雖然半點兒雪花不見，而雪車，橇車卻滿眼全是。

對於荷蘭人工作時的冷靜，也使班建姆很爲驚異。便是在貨棧及碼頭的附近也不聽見杭槓

呼喚之聲。只有煙斗一動，或者頭一轉，頂多招招手，便是他們互相打招呼的方法了。將一車的乳酪或青白魚向貨棧卸下的時候都是靜悄悄的連一句話也沒有；不過行路人就得隨時小心被什麼擲上身的危險，因為一個荷蘭人在工作的時候是很少前瞻後顧的。

可憐的雅各先生，似乎他一路作了闖禍精，偏巧被一團乳酪匹面擲來，險些喘不及氣，是個胖荷蘭人向另外一人拋擲的；但雅各立刻就恢復了原狀仍舊若無其事的向前走，絲毫沒有生氣的表示。

班建姆對於這一次意表示異常的惋惜，但雅各卻堅持着沒有關係。

「那麼幹嗎擲到你的時候將面孔皺起來呢？」

雅各正經地答道：「幹嗎將皮孔皺起來嗎，怎麼，是因為那——那——」

班建姆忍不住好笑道：「因為什麼呀？」

「這——這個——你用鼻子聞的叫什麼呀？」

班建姆笑了起來，「哦，你是說的氣味。」

雅各連忙道：「對了，對了。就是因爲那味兒不好，我纔皺面孔的。」

這時候忽聽郎柏特喊道：「班建姆，這兒到了魚市場啦。雖然這個冬天沒有什麼可看的。不過我們可以瞧一瞧食鵲。」

班建姆知道食鵲鳥在荷蘭是特別被人尊爲神聖的。只在倫敦的動物園裏見過一眼，因此他便緊緊跟着郎柏特走進魚市場，要瞧瞧是否一樣的鳥兒。

原來這些食鵲都住在一種和狗窩相仿的東西內，雖然具有被公款飼養着的尊榮，牠們腳上可都是繫着鍊子的。在夏天的時候，牠們可以隨意在魚場裏行動，一個個魚攤就像是牠們的免費大菜間一般。如今窩門口正文風未動的陳列着魚和肉，這班鳥先生們卻支起一隻腿，曲着長頸項，將頭彎在旁邊，正在打盹哩。

班建姆不久便心裏決定，而且是正確的，那有良好街道，以及蔭蔽着榆樹的公園的海牙確是個很雄偉的城市。普通流行着的服裝也和倫敦巴黎不差上下，而且他耳朵裏聽見說英文的人也不少。商店在許多方面和英國鋪子不十分太同，但他們常常在店門口大書而特書「內說英文，」

以廣招徠。其餘出賣英國貨的也所見皆是。而且幾乎各家店裏都有「代售煙草」的招牌。

還有一件很吸引班建姆注意的，是送奶人的乳車。這些車子大都是很小的，盛滿了光亮的銅壺或銅罐甚麼的，由狗拉曳着。送奶人很柔和地走在旁邊，維持着狗的秩序，一面將牛奶分送各戶主。同時，某一種魚販也駕着狗車，而魚車上的狗偶然碰着奶車的狗時，牠便要擺出一付很自得的驕傲神氣，狃狃然地一路過去。有時候如果是兩個奶車的狗在路上遙遙相遇時，那兩隻狗的歡喜就不用說了，也不管主人的嚶喝，只將瓶兒罐兒震得價響，死也要碰一碰頭纔算。有時大家彼此嗅一嗅也就滿意了，但通常，總是較小一點的狗在大狗的耳朵上很親愛的一擦，或許彼此很友情的一扭打。於是，各狗的情緒都盡情表現之後，大家又很安閒地回到自己的工作上來。原來城裏有一個專門訓練狗的學校，所以大半的狗都是很懂事的。

第二十九章 回家

到了星期一早晨，我們這班小朋友們一齊致謝招待他們三日的賢主人，道過別，便要啓程回家去。

彼得獨自在獅子大門口多站了片刻，因為他跟他姐姐有不少的離情別意要說。

當班建姆看見他們姐弟兩個珍重道別時，他不能不感覺到接吻和鐘一般，走遍天下都是相同的。他臨行時妹妹倩妮所給他的英國吻，可不是和金特太太給彼得的荷蘭吻初無二致？何路易也一本正經地上前領受了他姐姐的吻別，但當他姐姐在他前額上多吻了一下說是帶給媽媽時，他覺得未免忒被人家當作小孩子了，雖然他是很愛他姐姐，卻由不得退縮了一下。

大家都在路上等彼得興奮得了不得，恨不得一步便滑到百祿克城裏頭，個個都有磨拳擦掌，等不及的神情。便是在街角上候着的郎柏特和班建姆也開始不耐煩起來。

最後隊長先生終於來了，加入了大隊；不久便到了河上。

何路易埋怨哥哥道：「彼得，你快點兒罷。我們凍得要命了——唉，我就知道你準是末末了一個穿上冰鞋的！」

他哥哥很有興趣地擡起頭來望着他道：「是嗎？好個聰明孩子！」

何路易笑起來，卻仍然裝作生氣的模樣，說道：「我不是跟你開玩笑哩。嗒們這年底總要趕到家吧。」

結好了最後一個鞋鈕子，彼得一跳起身喊道：「好啦，諸位，前面是一條最清晰的道路，讓我假設這是個大大的賽跑！來——二——三——起！」

我告訴讀者這前半個鐘點的迅速程度實在就是用不着說了。在冰上就像六顆流星一般的。只見個個人，睜大了眼睛，傾着身子，如箭般地在行人中鑽進鑽出，連崗警都不由高叫着「站住！」但這只叫他們更快，似乎有兩個人的力量，連旁邊人都看呆了。

然而過了一會，雅各先慢了下來——然後何路易——再後郎柏特——再後卡爾都落下來

了。

不久他們便停下來喘大氣，看彼得和班建姆還在一路溜下去哩。

郎柏特和三個伴侶再開始溜起來，他說道：「這是很明顯的，他們兩人中誰也不肯放棄，除非到他們實在跑不動的時候。」

卡爾便吼道：「多麼傻瓜！一開頭就將自己累得個不亦樂乎——不過他們是誠心誠意的比賽，——那是沒錯兒的。哈囉！彼得不行了！」

何路易喊道：「決不會的！彼得要輸了纔怪哩！」

卡爾鼻子裏哼一聲道：「哈哈！孩子，我告訴你班建姆是領前的。」

現在世界上如果有什麼事情是最叫何路易不喜歡的，便是被稱爲孩子了——大約因爲他實在是個孩子的緣故。立刻之間他氣起來了。

「哼，我倒奇怪你自己是個甚麼。再瞧現在可不是彼得領頭的！」

郎柏特道：「好像是，不過這麼遠，我也說不準了。」

卡爾道：「我以爲不是的！」

雅各着急起來了——他常常厭恨辯論——便放出和事老的口吻勸道：「別吵了——別吵了——別吵了！」

「別吵了！」卡爾一面學着他的話一面回頭向雅各望，「誰在這兒吵啦？你——是個大呆鵝！」雅各只溫柔地答道：「我也管不住嘛。瞧，他們到了河的轉彎處了。」

何路易興奮萬分地喊：「現在我們可以瞧見了！」

「我知道彼得必定會得第一。」

卡爾強嘴道：「不見得，因爲班建姆在前頭呀！那冰船要搶過他了。不是他沒有東西擋着！無論如何，他們是兩個大呆鵝。黑喇！他們到了轉彎處了。誰是第一呀？」

這可該何路易得意了，「彼得第一！」

郎柏特和雅各都喊道：「隊長真不錯！」

卡爾像個鬪敗的公雞似的，只自己咕噥道：「到底是彼得得了第一了。我一直還以爲是班建

姆領頭的哩。」

原來這河上的轉彎處天生是個終點的所在，兩位跑員一經過那點便突然都煞住腳了。

卡爾本私心希望能一路追上彼得和班建姆的，而且他覺得能很容易的超過他們。他可以說是個很快的溜手，雖然談不到文雅二字。

當其餘四個人都趕上了時，正見班建姆以一種挾雜着煩惱，讚美和驚訝的目光望着彼得用英文說道：「彼得，你在冰上真是個完全無疵的小鳥。我告訴你，比賽中壓倒我的，你還是第一人！」彼得懂英文要比說英文的程度高明，聽了班建姆的稱讚，便笑着鞠了一躬，卻不回答什麼。大約那時他也實在喘不及氣了。

雅各又上來教訓他的老表道：「喂，你怎麼弄的啦？熱的像塊紅磚頭似的——那個不太好。」班建姆答道：「那有什麼關係！這冷空氣一會兒就會叫我冷下來的。我一點也不累。」

郎柏特又用英文道：「我的朋友，你輸了。到大比賽那一天怎麼說呢？」班建姆臉一紅，又驕傲不屈的一笑似乎說道：「這不過是小試身手罷了。到那一天你再瞧！」

第二十章 男孩子和女孩子

當他們溜到大河道中間一個叫福爾合 (Voorhout) 的村莊，約當海牙和哈倫中一半路程的時候，這班孩子們不能不停下來開一個臨時會議。原來，風勢還不甚力，而後來卻愈來愈緊，最後簡直向前溜不動了。

——首先是何路易開口道：「跟這種大風掙扎是沒有用的。鑽到你喉嚨管裏，就像把小刀一樣。」卡爾因為胸部壯健，便道：「那麼你就將口閉起來得啦。我是能夠向前走的。」

彼得便插話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應該俯順最柔弱人的體格行事，毋寧跟着最強壯人的強撐。」

隊長這種原則原是不錯的，然而我們的何路易少爺卻不服氣了，只見他肩臂一聳，答道：「誰是軟弱的呀。像我，就不承認是——然而風的力量比我們任何人都猛烈。大概你們也否認不得！」

郎柏特也給吹得幾乎站不穩了，便說，「哈哈！這話很對。」

恰當這時，又是一陣風來，險些不會將卡爾吹走；雅各差一點就喘不過氣來；而何路易則大有跌倒之意。

「這問題解決了，」彼得大叫着，「褪去冰鞋！我們大夥兒到福爾合躲一躲去！」

進了福爾合，他們尋下一個有大天井的小旅館。這天井鋪着很整齊的磚頭，而且更加好的，還具備了全套的擲環戲的傢伙，因此我們的小朋友們不久就一心轉到嬉戲上面去。便是在有蔭蔽的一角，風仍舊是猛烈討厭的，然而佔據了好的立足點，他們也就不在乎了。

先喫了一頓滋味香甜的中飯——然後便是遊戲。一根根像手臂般長的柱頭，大如腦袋的球，充分夠拋，滾的精力，以及足擲六十碼遠近的場所——不怪他們個個樂得個像神仙一般。

那一晚，彼得隊長和他的手下睡得香甜無比。既沒有半夜光臨的強盜，而且又是各分一屋，因此第二日早晨連拋枕戰都不會舉行。

他們吃了這麼一頓早餐！連店老闆都害怕起來了。當他問他們「府上哪兒」的時候，他拿準

了。一定是百祿克的父母大概都是不給飯給孩子吃的。

幸爾風先生自己吹倦了，安睡到大海的搖籃中去。然而有下雪的徵兆，否則倒是個好天氣。

再溜到里頓的一程，對於休息充足的孩子們直等於一場玩笑了。在里頓他們停頓了一會兒，因為彼得在金鷹旅館有點耽擱。一問之下，卜克門醫生已經到旅館裏來過，留給他的條也讀過，而且他已動身到百祿克去，這使彼得滿心輕快。

但店主人又解釋道：『我不能說一定是你那封信叫他去這麼快的哩；聽說是百祿克的一位有錢的太太突然得了病，纔匆匆將他請得去的。』

彼得的面孔灰白了。他問道：『這位太太姓什麼？』

『真真，一個耳朵進來，一個耳朵出去，誰能記得清呀。病偏偏這麼多，人家一個客人連橈子還沒坐暖就又給掃了去，真是從那裏說起。』

『你是百祿克的一位太太麼？』

『是的，是的，』非常粗暴的聲音，『還有別的貴幹麼，小先生？』

「沒有了——除非我們幾個人想在你這兒喫點兒東西喝一杯熱咖啡。」

「噢，有，有！」立刻是甜蜜的聲音，「吃東西，喝咖啡，管保你是里頓最好的東西。先生們，走到這爐子旁邊來——現在我又想起來了——是位寡居太太——我好像聽他們說是阿美斯敦的人——來拜訪一個人家的，半路得了病。」

「噢！彼得纔大大的放了心。『他們家住在靠司羅孫風磨的白房子裏——喂，咖啡來呀！』大隊離開金鷹旅館時，彼得又心裏想道：『我倒有多傻呀，還一定以為是自己的母親哩——但這也是別人的媽了，可憐的人。我卻奇怪她到底是誰呢？』」

那天在里頓與哈倫中間的河道上沒有多少溜冰人。然而到了阿美斯敦時，孩子們發現自己又一度在動的羣堆中了。最大的鑿冰機進冬第一次在河道上工作，然而所留下的空地還多。

鄧伯特從英國學得來的歡呼黑喇，在這兒用得到了，便領着頭一路喊了起來。因此進了阿美斯敦時很引起了一番熱鬧，尤其一班小孩子們。

不久大家到了百祿克的河上。

郎柏特第一個到家。他和孩子們道別，「再會，再會！我們這一趟玩的可開了荷蘭國的記錄！」
孩子們也答道：「可不是嗎。再會郎柏特！」

彼得又高叫道：「喂，郎柏特，明兒又要上課了！」

「我知道的。我們的假期已經完了。再會吧。」

「再會！」

百祿克在望了。如此的巧遇呀！克雲在河道上哩！卡爾快樂了。希爾達也在那兒哩！彼得立刻覺得心頭平安了。芮侖在那兒哩！何路易與浦雅各急於要合她握手樂得幾乎相撞了起來。

荷蘭的姑娘們大都是和平安詳的；但他們有非常愉快的眸子。一時之間，真分別不出，希爾達、芮侖、克雲三人中間，究竟是誰最高興。

布晏妮也在河道上，模樣兒似乎別個姑娘還好看，穿着那身文雅的鄉村服裝。然而她沒挾在芮侖的一隊裏；她也不覺得比平常特別喜歡。

她最高興看見的人，並不在這些新來的人裏面的。的確，那人兒就不在河上。她從聖尼古拉節之

夜，就不在百祿克附近，原來她到阿美斯特敦日夜服侍她那生病的祖母去了。

這時她正滿身是勁的到百祿克溜一圈兒，打算立刻再回去，希望在河道上能看見她的媽媽或家裏人，或許賓克·吉特爾——然而一個也沒看見——她應該立刻就趕回去了，連張一張她媽媽的屋子也不可能了——因為她知道，這時候她那祖母正在吟呻床褥了。

吉特爾到哪兒去了呢？晏妮在冰上飛的時候心裏在想，她常常可以偷個空出來的呀——可憐的吉特爾——有個癡父親是多慘的事情——我知道換了我就害怕死了——怎麼強壯的一個人，卻又這麼古怪！

晏妮還沒有知道他生病的事。賓克太太以及她家裏的事是很少人加以注意的。

如果吉特爾沒有餵鵝姑娘之名的話，或許她在衆隣舍中也能得到更多一點的朋友。因此，現在只有布晏妮一人是不以伴友漢斯和吉特爾爲恥的。

當別個孩子笑話她跟這麼一種下等人來往，或者當着她的面取笑漢斯的時候，她只稍爲臉紅一下，或是作出輕蔑不在乎的態度；然而一聽見誰要奚落吉特爾時，她立刻就生氣起來。她總

愛說道：『餵鵝姑娘哩！真真！我告訴你們，誰也比她更合宜做那種事。去年夏天我爸爸還說看那麼一個明眸，柔溫的小姑娘看鵝真是叫人難受的事。哼！她一不傷害牠們，二不在牠們身上蹂，像你們似的！』

說了這些話，別人總是闕然一笑；晏妮小姐便趾高氣揚地走開，不再理他們的閒言讕語。一路溜向阿美斯特敦時，或許回憶一些攻擊吉特爾的人了，她眼睛裏不由恨得閃閃作光，又不時將美麗的小腦袋一扯。等那一陣過去之後，她臉上倒顯出多麼光明，緋紅，富於情感的一付樣子，不止一個倦乏的工人回過頭來，希望也有一個像這個小姑娘的女兒。

那天晚上百祿克有五個快樂團圓的家庭。孩子們一個個安然歸來；而家中人也大小無恙。便是那位病重的隣舍家太太也脫離了危險。

然而第二天早晨當你正是困倦欲眠時卻來了叮璫！叮璫！可厭的學校鐘聲。

何路易以為平生再沒有聽見過比這再惹氣的聲音了。便是彼得也不由一番悵悵。卡爾說一

個人骨頭都要爆裂了還要朝外跑——真是可恥的事——至於雅各一本正經和班建姆「再會」之後，無可奈何地走出去，書包似乎有一百磅之重。

第三十一章 危機

當這幾位孩子在家休精養神之時，我們且來瞧一瞧賓克家的情形。

從書中上次一別之後，那吉特爾和她媽能一動也不動地仍在同樣的情形中嗎？那床上躺着的病人能連身也沒翻一個麼？算日子連頭帶尾已經四天了，然而這還是和前數日一般愁苦的一窩。不過，稍爲有些改變，賓克·洛夫比前更加蒼白了；他的熱度已退，然而過去的幾天情形卻絲毫無知。如今他們仍然守在光禿，淨潔的小屋裏，不過對面角落上卻了一小組的新人。

卜克門醫生正在與一個側耳傾聽，壯健的年青人用小聲音談話。壯健的少年人是他的學生兼助手。漢斯也在那裏。他靠近窗戶很恭謹地站着，等候需要他的時候。

這時只聽卜克門醫生和助手說道：「你瞧，傅倫，這病況分明是——」此後醫生便說出了一串很難懂的拉丁文和荷蘭文，這兒不便翻譯出來。

傅倫只張大了眼睛對他瞧，於是醫生又以單簡的句子向他解釋：『這大約與唐德的情形相仿。他是從風車上跌下來，事變之後，人變笨了，後來就是個癡子。他也像這個人似的終日躺在床上，也像他似的哼唧，不斷的將手摸頭。我有一位醫學朋友周賁先生便在這的腦蓋骨上施了手術，發現一個小小的黑囊壓住了腦子。那就是病源的所在。我朋友代他將小囊兒割掉——了不得的割症！你瞧依着——底下又是一陣拉丁文。

助手很恭敬地問道：『那人活了嗎？』

卜克門醫生怫然道：『那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結果。我相信那人是死了，但你幹嗎不專心壹志於病理上去呢。想一想——於是又說了一陣更深妙的拉丁文。

『但，先生呀，』這學生輕輕說着，他知道不一語道破他的任務，他是有得磨上一兩個鐘頭哩。『先生，您今兒還有好幾處的病人等着吶，你記得阿美斯特敦三個害腿的，百祿克一個害眼睛的，河道上還有一個長瘤的。』

醫生想了一想道：『瘤子可以等一等。那又是一個美麗的症候——美麗的症候！那女人有兩

個月不曾擡起頭來——了不得的瘤，先生！

這時候醫生說話的聲音很大。他已經十分忘記自己在什麼地方了。

傅倫又探一探口氣。「先生，這個躺在床上的可憐人，您以為能救他麼？」

「噢，當然，那一定的。」醫生咕噥着，忽然又驚覺說話離題太遠便改口道，「一定的，那就是我希望是如此——」

助手又瞳然地喃喃道：「先生，如果荷蘭國有什麼人能夠的話，那就是您自己了。」

醫生似乎不很高興——擺手叫他少說一點話，又招手使漢斯來。

這位古怪人，最怕和女人說話，尤其是開刀的事情。他說，「你永遠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喊起來或暈過去。」因此他將賓克洛夫的病狀一一和漢斯說明，再告訴他治療的方法。

漢斯出神地聽他說，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又不住向病床上拋着急疾而焦灼的目光。

最後他顫聲驚呼道，「先生，你是說，割症也能割死了我父親嗎？」

「或許，我的孩子。但是我有極強烈的信仰，能治好他不至於割死他。唉！如果一些男孩們不都

是這麼笨的話，我就將整個兒事情交托你，可是那沒有用呀。」

漢斯不知所答。

卜克門醫生又氣忿忿地重複道：「那是沒有用的，商量一個大開刀的事情——開刀等於用斧頭哩，唯一的要問的問題便是——「會治死麼？」」

漢斯涕淚盈盈地莊言道：「先生，這問題關係着我們閤家的幸福。」

卜克門醫生突然驚惶地向他一望。

「噢！對極了。孩子，你的話很對，我是個老糊塗。好孩子，沒有人願意父親被治死的——那是當然的，我是個老糊塗。」

「先生，如果讓這個病拖延下去，他會死麼？」

「哼！這不是一朝一夕的病了。那瘤兒每分鐘都在加劇——壓在腦子上——要死起來是那麼快，」說着醫生用手指拍然擊了一響。

漢斯又道：「而手術或許能救他的命，先生，我們多少時候以後就可以知道呢？」

卜克門醫生不耐煩起來了。

「一天，一個鐘頭，那說不定。去問問你媽媽去，讓她拿主意。我的時候不多。」

漢斯走到母親面前；先是她望着他，他連一句話也說不出；於是轉過臉去，他纔忍住說道：「我要和媽媽一個人說話。」

聰明的小吉特爾雖不明瞭，是怎麼一回事，卻瞧料是要回避的意思，便怫然瞥了一眼，走開去了。

漢斯不忍又非常愁苦地喊她，「吉特爾，回來，坐下來。」

她果然服從了。

賓克太太和她的兒子同站在窗前談話，其時醫生也和助手在病榻前低言。其實並無驚動病人的危險。他似乎是個又聾又啞的人。只有一點輕微的呻吟表明他還有點活氣。漢斯說話的神氣很着極，又唯恐他妹妹聽見，所以聲音很小。

賓克太太急得雙唇枯乾而分開，只楞着向兒子凝視，猜疑他言外還有什麼不易明白的意思。

一次，她忽然嗚咽了一聲，叫吉特爾嚇了一跳，但以後她仍然很鎮靜地聽了下去。

漢斯把話說完之後，賓克太太對病榻上毫無知覺的丈夫拋了傷心的一瞥，旋即跪倒在床邊。可憐的小吉特爾！一點莫明其妙。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呢？她以問詢的目望向漢斯；他正站着，低着头似乎是祈禱；——再瞧醫生，他正輕輕摸他父親的頭，似乎在考察一塊石頭的模樣；——再瞧助手；他只咳了一聲轉過頭去；——再瞧媽媽。噢！小吉特爾，不錯，最好的辦法還是——跪在她身旁，以你溫暖的小手摟着她的頸子——流着淚求上帝傾聽。

媽媽起來之後，卜克門醫生，很粗厲地上前問道：「怎麼樣，主意拿好沒有？」

她抖抖地問道：「他有疼痛嗎，先生？」

「我也不能說。或許沒有。開不開？」

「您說的，開刀能治好他——先生，不是您又告訴我孩子，說——也許——也許——」她說不下去。

「不錯，我說的，病人或許在手術下不得回來——但是我們總希望不至於——」（他看看

錶。助手很不耐煩地向窗口走去。『快點兒，到底是開，還是不開。』

漢斯用一隻手臂托着他母親。這並不是他平日的行徑。他甚至於還將頭伏在她肩頭上。他耳語道：『醫生等回答哩。』

賓克太太向來在各樣事上都是一家之主——她常常很嚴厲地管着漢斯，施行她的母教——然而現在她覺得軟弱極了，一點主意也沒有。漢斯的荷包在這時給她增加了不少勇氣。便是那黃色鬚髮也予以了她能力。她求告似地轉身向兒子道：『哦，漢斯呀！我怎麼說呢？』

『媽，說上帝告訴你的話罷，』漢斯說着便低下頭。

賓克太太心裏迅速從上天求到了一個答案。

『好罷，醫生。我同意了。』

醫生哼了一聲，似乎說這麼久纔定規。於是又轉身和助手說了一些話，這位助手外面是必恭必敬地聽着，然而心裏卻得意着有個非常的大笑話可以講給同學聽。他的的確確看見「老卜克門」眼睛裏有了一顆眼淚。

同時吉特爾正心驚膽戰地默默看着——但一看見醫生打開了皮箱取出一件又一件長而亮的傢伙時，她忍不住一跳起身：「哦，媽——可憐的爸爸又沒有做什麼壞事呀。他們是要謀刺他嗎？」

賓克太太狠狠地望着吉特爾，厲聲道：「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太太，那不行，」卜克門一面厲聲說一面又向漢斯拋了疾急而刺入的一瞥——「你同小姑娘應該離開這屋子。男孩子可以留在這兒。」

賓克太太立刻站直了身子。她雙目發光。她整個的體態都改變了。她像是從不知道哭泣，從不感覺軟弱的人。她的聲音雖低微卻決定的。「先生，我要跟丈夫在一起。」

卜克門醫生似乎很奇怪。他的命令很少被人如此輕藐過。他和她的目光接觸了一下。於是他改變語調道：「好，你也可以留在這兒。」

吉特爾已經跑走了。

屋子裏一個角落裏是個小房，裏面便是她粗陋像箱子般的床繫在牆上，沒人會想到這渾身

顫戰的小東西蜷伏在那兒。

卜克門醫生脫下他的厚大衣，將一個瓦盆盛滿了水擱在床邊。於是他轉身和漢斯道：「孩子，我能靠你嗎？」

「可以，先生。」

「我相信你。你站在他頭前，這兒——你母親可以在你右邊——好。」又在床前放了一張椅子。

「記得，太太，你不能哭，不能發暈。」

賓克太太只朝他望了一眼。

他就滿意了。

「傅倫，來。」

哦！那一箱子的刀子鉤子！助手舉起來了。吉特爾以光亮的一雙眼睛從門縫裏向外張望，可能再靜默下去了。她向瘋狂般地穿過了屋子，抓起一頂帽子，跑出大門去了。

第三十二章 吉特爾和希爾達

正是下課的時候，學校的鐘聲纔敲了一下，河道上似乎發了一聲大喊，立刻便跑出來了無數活潑的男女小學生。只見太陽下的冰凍上頓時如萬花筒般的形形色色，好不熱鬧。

一隊隊衣服華麗的兒童，互相徵逐玩耍，將一清晨的愉快都放為歌唱，喊叫，以及歡笑。沒有一樣東西能禁遏他們的狂歡。在日光之下，他們腦海裏不留功課的影子。拉了，算學，文法等暫且在黯黑的教室裏關閉一點鐘再說。只要有冰可溜，管先生是個名詞好，動詞也沒關係。只要有冰可溜，管他荷蘭在北極哩，或是赤道哩，得樂且樂。

在嬉戲的高潮中，忽然孩童中有一個喊道：「那是什麼呀？」

「什麼？在哪兒吶？」十幾個聲音一齊喊。

「怎麼——你們沒看見嗎？那呆子家門口的一個黑東西。」

一個說，「我看不見。」

另一個喊，「我看見的，好像是隻狗！」

另外一個我們會聽見過的尖聲音道：「哪兒有什麼狗呀，我只看見一堆破布。」

再一個粗聲斥道：「啵！博士特，你所說差得遠哩，那是吉特爾，看鵝女，找老鼠的呀。」

博士特道：「又差多少呀。我倒要曉得，她能不是一團破布麼？」

「哈哈！博士特，你倒不錯了！這樣聰明下去，不久你還要得金牌子哩。」

另外一個有點腦子的小人兒又說道：「如果她哥哥漢斯在這兒，你還要挨幾拳哩。」

因為漢斯不在這兒，博士特便吹大話。「她哥哥，什麼了不得呀，誰怕他呀？像他那種人，我一天

打十個都不算回事，不信跟你賭。」

「是嗎！我們等着看吧。」說着便飛快地溜走了。

這邊再說起可憐的小吉特爾。她聽見別人一陣陣的笑聲，猶如作了一場夢。暗黑的窗戶後面透出多麼大的呻吟聲——這些古怪的人不知怎麼殺他的父親了！

想到這兒，她不由駭怕地跳了起來。

「噢！不會的，」她又向凍凝的泥地倒下去，「媽在那兒，漢斯也在那兒。他們一定會招呼他的，可是他們的臉多麼灰白呀。連漢斯也哭了！」

她又想道：「幹嗎那古怪的老頭子叫他留下而把我趕走。我要在那兒也可以抱着媽媽，吻吻她。那麼一來她總是拉拉我的頭髮，和我說頂溫柔的話，就是她剛罵過我也是這麼的。啊，現在多麼冷清呀！哦，假使爸爸死了，漢斯和媽媽也死了，我怎麼辦呢？」吉特爾渾身冷得發抖，將臉蒙在手裏哭個肝裂腸斷。

在過去的四天之內，這孩子簡直做了超過她能力所能做的事。日裏，她前後跟隨着媽，做小事，安慰，使媽快活，夜裏也跟着媽整夜侍候父親。她知道這時候，家裏必正遭遇着極難堪而神祕的事，連向來和善的漢斯都不肯告訴她。

然後她又想一層。爲什麼漢斯不告訴她呢？真是可恥。父親是漢斯的也是她的呀？再說，她又不是小孩兒。她有一次從父親手裏奪下一把刀來。那頂可怕的一晚，漢斯那麼大了也沒法子將父親

從母親身旁拖走哩，不也是她想出法子叫父親走開的嗎？那麼幹嗎要待她像個一無所能的人呢？哦，多麼冷靜——而又多麼冷呀！只要布晏妮在家沒上阿美斯特敦去，有她陪陪也要寂寞的好些。她的一雙腳愈來愈冷——那呻吟的聲音竟叫他像是漂在空中一般！

這可不行呀——媽媽什麼時候都會需要她的幫忙呀。

一用力，吉特爾直坐了身子，揉揉眼睛，覺得很奇怪——奇怪天空是如此的既藍且亮——奇怪家裏是如此的既安且靜——更奇怪的是遠處居然還有起伏的笑聲。

不久她又倒下來了，腦子裏的思想，纏夾不清。

那老先生的嘴唇倒有多麼奇怪！屋頂上的食鶴窩竟好像唧唧喳喳地和她談心！那些刀子多亮——或許比銀冰鞋還亮。如果穿了新外套，她或許不至於抖成這樣。新外套非常好看——是她從未穿過的一件最好看的衣裳。上帝既然這麼多年來保佑父親好好的，以後也必如此，只要那兩個人走了就好了。現在老先生爬到屋頂上去了——不——是漢斯和媽媽——或者是食鶴吧——誰知道呢，天又這麼黑？那土堆晃搖地多奇怪呀。鳥兒唱的多甜蜜呀，牠們大約是冬天的鳥兒，

因爲空氣裏都是冰珠子嘛——不是一個鳥兒——是二十隻呀。哦媽，聽呀——讓我醒罷——因爲那個比賽——我簡直是哭倦了——哭——」

忽然她肩頭被一隻手按着。一個仁愛的聲音喊道：『快起來，小姑娘！你睡着受了凍可不行。』
吉特爾緩緩擡起頭。她是那麼朦朧得，以致如果發現希爾達偎倚在她身旁，正美麗慈祥的望着她時，一點不感覺希奇。她從前已經夢過多少次了。

然而她從沒有夢過希爾達會搖撼她——用那麼大力意欲拖起她來，更不會夢過聽她口喊：『吉特爾！寶克·吉特爾！快醒罷！』

這是真實的。吉特爾仰起頭來望了。仍然是那嬌小玲瓏的姑娘在竭力搖撼自己。這確實該是一場夢呀。然而，那兒分明是自己的屋子——那是食鶴的巢，那河岸上是老醫生的馬車呀。她現在完全看得很清楚了。她覺得手也痛了，脚也麻了——希爾達正勉強她走路。

最後吉特爾方完全清醒過來了。她揉着眼睛，覺得很難爲情地說道：『我敢情是睡着了。』
『可不是，簡直睡的太多了，』希爾達笑着，然而她的雙唇極其蒼白，『可是你現在好多啦。』

——靠着我吉特爾；只管動彈——慢慢你血脈流通了就可以到火旁去了——我現在送你回家去。」

「哦，不行！不行！小姐呀，那兒去不得！醫生在那兒哩，他把我趕出來的！」

希爾達有點莫明其妙；然而她很聰明地並不接着追問下去，只道：「很好，吉特爾——試試看稍爲走快點兒——我早就看見你坐在土堆上了，我還以爲你是在那兒玩哩——對的——就那麼不住的動。」

這好心腸的姑娘一直就逼着吉特爾走上走下，一隻手托着她，以另外一隻手便努力脫自己身上的一件大氅。

忽然之間吉特爾懷疑她爲什麼脫大氅了，急得她連忙喊求道：「哦，小姐！小姐！請您千萬別起那種念頭——哦！請別脫罷，我一身都燒得滾熱的了，小姐！我真的燒起來了——不是那種真正的火燒——是一些針呀刺呀的，戳得我渾身燙極了——哦！小姐呀！請你別脫。」

她這幾聲喊是如此的真誠，希爾達果然又迅速地穿上了。

「好的，吉特爾，那麼還是運動你的膀子——就這樣。爲甚麼你的兩個腮幫子已經紅得像玫瑰花了呢？我想醫生現在一定得讓你進去了——他無論如何得讓你進去——是你父親病得很利害麼？」

吉特爾見問又重新哭起來道：「啊，小姐呀，我怕他要死了。這個時候就有兩位先生在裏面不知跟爸爸做甚麼哩，媽媽今天差不多就沒說一句話。」忽然她又擔着絕大懼心地問道：「小姐，你能聽得見他哼麼？空氣裏轟隆轟隆的我聽不見。他說不定已經死了！哦，我真盼望能聽見他的聲音！」

希爾達聽了半日。雖然屋子很近，卻聽不出聲息。她覺得吉特爾的話或許說對了，便奔向一個窗戶去。

吉特爾又嗚咽着喊道：「小姐，那兒你看不見的，因爲媽媽在裏糊了油紙。但那一頭，屋子南頭，有一塊紙撕破的地方，你可以瞧一瞧。」

果然希爾達三脚兩步地跑過去；然而斗然一轉念道，「這麼偷看別人的屋子可不是頂對的

事，——於是她輕輕喊吉特爾來，耳語道：『還是你瞧吧——沒準兒他正在睡覺哩。』

吉特爾本想以敏捷的步履走過去，然而她的四肢只不住地顫抖。希爾達立即過去扶持她。

「你我怕自己也不大舒服罷，」她仁愛地說。

「沒有，小姐，我沒有生病——可是我心裏一直在哭哩，雖然我的眼睛也跟你的眼睛一樣乾——啊！小姐，你的眼睛也不乾嘛！難道你是爲我們哭嗎？哦，小姐——上帝看見要保佑你的哦！我知道父親一定會好些了——」這小姑娘，雖然到了窗戶口，仍然在希爾達的手上不住地吻了又吻。

最後希爾達問道：『你看見了什麼嗎？』

「是的——爸爸動也不動地睡在那兒，連頭連眼睛都包紮起來了。哦，小姐！」吉特爾一轉身，樂得幾乎大喊出來，又一脚攆掉木頭鞋，『我一定得到媽媽那兒去了！你可要跟我一同來嗎？』

「現在可不行了，鐘已經響了，我待會兒再來吧，再會！」

這幾句話吉特爾大概也不會聽見。然而多少天後，她還記而不忘的是希爾達轉身而去時的一付光明而極富同情的笑容。

第三十三章 甦醒

便是一個安琪兒走近屋子也不會比這個更輕悄了。吉特爾也不敢向任何人望，一溜煙便溜到了母親的身邊。

屋子裏是靜悄悄的。連老醫生的呼吸都可以聽見。連爐子裏的火星子變成灰也幾乎聽得見聲音。母親的手非常冷，但她面孔上卻燒了兩朵紅花；她的雙目是那麽明亮，那麽悲傷，那麽急切，簡直像鹿的眼睛。

最後，床上起了一個極輕微的轉動，然而大家都被驚動了；卜克門醫生更擔心地向前望着低下身去。

又是一動彈。他將一隻不像窮人的又白又軟的手曲了一下——然後又穩穩地伸到前額上面去。牠摸着包布，不是從前無主的瘋樣子，卻是一種問詢，莫明其妙的意思，連卜克門都緊張得不

敢呼呼。然後病人慢慢張開了眼睛。

「鎮定！鎮定！」是吉特爾覺得很古怪的一種聲音。「夥計們，把那簾子升高點！現在澆粘土。水長得快極了——來不及了——」

賓克太太早一跳上前，抓住他的手，偎着他喊道：「洛夫！洛夫！快同我說話！」

「是你嗎，米甲？」他柔弱地問——「我睡着了——大概受傷了我想——小漢斯在什麼地方？」

「爸，我在這兒！」漢斯歡喜得像瘋了般地喊着。但醫生卻將他拉回來。

賓克太太又喊道：「他認識我們了！上帝呀，他認識我們了！吉特爾來，瞧你的爸爸！」

卜克門醫生雖然連喊「安靜！」也沒有用。他們都擁到病榻前去。漢斯跟他母親守着那剛醒的病人又是哭又是笑。吉特爾沒有作聲，只轉着一雙透着喜歡的大胖子望着他們。這時他父親又微弱地說道：

「米甲，是小寶寶睡着了麼？」

「小寶寶」賓克太太猛一聽還不懂，繼而——「哦，吉特爾！那說的就是你呀！他喊漢斯，也是「小漢斯。」啊，他一睡就是十年了！哦，醫生呀，你救了我們一家了。十年來他一點人事不知，孩子們，幹嗎不謝謝醫生呀？」

這好婦人簡直渾身都透着樂勁兒。卜克門醫生沒說一句話，只將手往天上指了一指。她懂了。漢斯與吉特爾也懂了。

於是娘兒三個一代兒沿着床邊跪下。便在祈禱的時候，賓克太太仍然把着丈夫的手。卜克門醫生只低了頭；助手也背着他們在爐旁站着。

禱畢立起身來的時候，這父親又喃喃問道：「你們幹嗎做禱告呀？今天是禮拜天麼？」

那天其實不是主日；但他的妻子卻對他點點頭——她不能說別的話了。

「那麼我們得讀一章聖經，」賓克洛夫緩緩且費力地說。「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軟弱得很。或者就請牧師代我們念罷。」

吉特爾積伶，早從書架上取下那本大的荷蘭聖經。卜克門，見自己被誤認爲牧師，很覺驚慌，使

咳了一聲將聖經遞給了助手，又低低說道：

「你念罷，他們這些人必須安靜，否則病人還是會死去的。」

當一章經書讀完之後，賓克太太早神神祕地向衆人打着手勢，說他丈夫又睡着了。

醫生一面套起大羊毛手套，一面平和地對賓克太太說道：「我告訴你，這兒你須保守絕對的安靜。你要明白，這的確是個了不得的症候。我明天還要再來。今天別給東西給病人吃。」於是匆匆鞠了一躬，後面跟着助手自離屋去了。

他的大馬車就在不遠處；馬夫一直驅着馬上下下地在河道上緩行，今天幾乎所有的時候都在賓克家裏。

這時漢斯也趕着跟出來。

「先生，願上帝祝福你！」他說着，由不得臉也紅了，身子也抖着，「我永遠不能夠報答你，不過醫生已匆匆截斷他的話，『是的，你能夠。等病人醒的時候你可以用你的聰明好好看護他。你

們那種吱吱喳喳哭哭笑笑的行徑，連好人也會磨搓死的，讓他好好在墳墓邊上躺著罷。如果你實在要你的父親好，就得絕對的安靜！

如此說着，卜克門醫生也不多說一個字便向馬車處迎去，剩下漢斯一人張大了口眼，站在那兒發楞。

那一天希爾達因為遲到和背誦錯誤，被先生斥責得不輕。

她一直守在賓克家附近打聽消息，直到聽見了賓克太太的笑，聽見漢斯說，「爸，我在這兒！」她纔回去預備功課。又怎怪她功課讀不進呢！當她滿心要說「我真高興呀，哦，我真高興呀，」試思一個長長的拉丁動詞如何記得到心裏去！

第三十四章 骨頭和舌頭

骨頭是很奇怪的東西。人總以為牠們不會瞭解學校裏的事，然而牠們卻居然很懂。不說別人，便是浦雅各的骨頭，包藏在那麼肥厚的皮肉裏，對於讀書的事也非常銳敏。

剛回家後的幾天，他的骨頭常常酸痛，尤其學校上課鐘一響的時候，更外使雅各難受，似乎在說『別敲罷！這兒在疼哩。』一放了學，那情形又兩樣了，骨頭們似乎也安靜了，也舒服了，事實上居然像藏在軟枕上休息了一覺一般。

其他孩子們的骨頭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不過沒有這般明顯罷了。牠們和雅各不同的一點，是愈近日裏的時候，骨頭明瞭世界上的事情也愈多。尤其何路易少爺的一付骨頭簡直是天下最敏銳懂事的東西。比方說，無論多麼靜悄悄的，只要在眼面前攔了一本文法書，上面有作了記號的很長的一課，奇怪他那眼睛上的狡猾骨頭立刻就要疼得不可開交！他到閣樓上代你拿一個

腳爐——也是他的骨頭立刻就提醒他說「太累了。」然而要叫他到一哩外糖鋪子去買糖呢，嗚！那他一個骨頭也不記得從前是曾經用過的了。

將這些事放在心裏，諸位就不會奇怪，我們這五位小朋友如何一從學校門衝出來，便是快樂人中最快樂的人了。

彼得的精神特別好。希爾達已經一五一十將賓克太太的笑和漢斯的話統統告訴了他，他知道賓克·洛夫已經是治癒的人了。不但他一個人知道，事實上，這個消息早一傳十，十傳百地散了開去。從前對於賓克家不聞不問，或者嗤之以鼻。或是聳聳肩表示可憐的一班人，現在居然對於賓克的家世如數家珍。關於他們家可笑的故事，給這班人傳說得個一天一地。

當時，希爾達因為過於興奮，會跑到醫生的馬車夫身旁和他交換了幾句話，馬夫正站在馬旁邊擊自己的胸又拍自己的手。因為她那仁慈的心裏實在要溢出那股子喜樂來了。因此她由不得自主地在那又冷又倦的人面前逗留了一下，告訴他，據她想醫生不久就要出來了；她甚至於還暗示那車夫說她猜他的主人已經完成了一種最奇怪的治療——癡子變成好人了。不是猜，她心

裏其實已經拿準這是靠得住的了——因為她分明聽見那寡婦笑的——嗨，當然不是寡婦，是他的妻子——因為那人跟別人一模一樣地是活人，而且她還知道，他居然還坐起來，談話就像律師一般。

這一切都是不確切的，不過是希爾達這般想像罷了。然而新聞和謠言就是如此起來的，不信，讀者試觀其後。

同時，柯祥松 (Janzon Kolp) 也正一路滑將過來。照例地，不到兩秒鐘，他對着馬夫作出怪樣子，又叫一些侮辱的話，而馬夫只洋洋不睬地，極盡輕蔑之能事。

如此一來，祥松，那能放過，便愈加走攏了來。馬夫正高坐在車廂上理韁繩，一面口裏喃喃地罵駕下的馬。祥松上前說道：「喂，癡子家發生了什麼事情啦？你們家醫生在他家嗎？」

馬夫只神祕地點點頭。

「啣！祥松噓叫了一聲，更加逼攏來。「老賓克死了嗎？」

車夫擺出了有話我不話的架子，只給他一個不開口。於是祥松又說：「喂，刺蝟子，如果你開開

口的話我倒有意回家代你拏幾個生薑餅來。

刺蝟子也究竟是個人——守了好幾個鐘頭自然肚皮也要餓起來。給祥松這麼一說，他臉上了鬆弛的表現。於是對方又加緊道：「這纔對啊，老朋友，快點兒說——什麼新聞，是老賓克死了麼？」

「沒有——而且治好了！不癱了。」馬夫像礮彈般地連珠價放了出來。柯祥松也像被彈中了般地跳起來。

「沒有的話罷！」

那男人只將雙唇抵成了一條線，非常認真地望着柯先生家陋敝的屋子，意思叫他去取生薑餅。

恰在此時，祥生遠遠地瞧見了一大堆男孩子們。像各地的男孩子們一樣，大叫了一聲她一路飛奔了去，忘記了馬夫，忘記了生薑餅，忘記了一切，只記得那驚人的大消息。

因此在日落之時，附近一帶已經傳遍了，說卜克門醫生偶然從村子經過，給癱子賓克一大劑

苦藥，黃得和生薑餅一樣。六個大男人幫忙，纔將藥灌了下去。那癡子立刻跳起身來，恢復了所有的能幹，將醫生拳打了個不亦樂乎，或者是鞭打（這兒稍爲有點出入），然後一屁股坐下，像個律師般地將他大教訓了一頓。然後他又轉身親親愛愛的和家人談話。賓克太太笑得像瘋子一樣。漢斯說的『爸爸，你親愛的兒子在這兒哩！』吉特爾也說『爸，你寶貝的吉特爾在這兒哩！』後來人家又看見醫生坐在他漂亮的馬車裏白得像一具死屍。

第二十五章 又一次虛驚

第二天卜克門醫生再到賓克家的時候，覺得情形一變，竟是愉快而舒適的景像了。一開門他便呼吸到一種快樂的霧圍。賓克太太正愉悅地坐在床邊作話，她丈夫正小睡未醒，而吉特爾便寂靜無聲地在屋角桌上揉捏黑麵包。

醫生並沒有耽多大功夫。他只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表現很滿意的模樣，隨即又試了病人的脈搏說道——『啊，還是很軟弱，太太；真正的，很軟弱。他必須有滋養的食品。你可以開始喂他一點東西了，可是不能太多，然而東西却得又豐富又好的。』

賓克太太滿面是笑地答道：『先生，我們有黑麵包，還有粥，他一向吃得都好的。』

『啊！』醫生皺起眉來，『那可不行。他應該吃新鮮的肉汁，白麵包，乾的或是烤的，好酒——
 啾！他樣兒像是害冷——給他多蓋點兒東西，輕而暖的，你兒子呢？』

「漢斯麼，先生，他到百祿克找事去了。他不久就要回來的。先生不坐一會兒麼？」

不知道是賓克太太所送上的椅子太粗陋，抑或是因為賓克太太是個女人，加之她一臉的踉蹌之色嚇了他，作者亦說不上。只見醫生匆匆四顧一望，嘴裏彷彿說了一句什麼「少見的病人，」便一鞠躬，賓克太太還來不及再說一句話，他影子也不見了。

醫生這一來，頓時給家庭裏佈下一層愁雲。吉特爾蹙起額來，只下死勁地，頭也不擡地在揉她的麵包。賓克太太早匆匆跑到丈夫身邊，倚着他，無聲而任情的抽噎起來。

不久漢斯進來了。他一見不由一驚，低低喚道，「媽您怎麼啦？是父親病很了麼？」

她轉過那戰慄無主的臉過來，無意隱藏她的煩惱。「是的，他要餓死了，凍死了。醫生說的。」漢斯的面孔立刻白了。

「媽，這是什麼話呢？我們立刻就喂他呀。吉特爾，來，將粥遞過來。」

「不行呀，」他媽煩惱地說，「那些東西吃了要殺死他的呀。我們這些食物太苦了。哦，漢斯呀，他要死了——你父親要死了，這種日子他不能過的呀。他應該吃肉，吃甜酒，睡軟床呀。哦，我怎麼辦

呢？我怎麼辦呢？」她嗚咽着，又搖着手。「你瞧家裏什麼也沒有呀。」

吉特爾撇起了嘴；這是她唯一表現同情的方法；她的眼淚一滴一滴落在麵團上。

漢斯問道：「是醫生說他必須吃這些東西麼？」

「可不是。」

「好罷，媽，你別哭了他一定喫得到這些東西我今日晚上必定帶酒帶肉回來。你可以將我的被給他用，我可以睡在草蓆頭。」

「好是好呀，漢斯，可是，你的被雖然不多，然而太重了呀。醫生說他一定要蓋軟而暖的東西。他一定要凍死了我們的炭也沒有了，漢斯。都是我從前不留神的時候給你父親拋撒光了。」

「不要緊的，媽。」漢斯愉快地附着她耳邊說。「實在沒有燒的話，我們還可以將柳樹砍下來，不過今天晚上我無論如何總要帶點東西回家來。百祿克雖然找不到事情做，阿美斯特敦總一定有。還有什麼可怕的呢，媽，最大的困難已經過去了。只要父親恢復了人事，我們還愁什麼呢？」

「唉！」賓克太太嗚咽着，迅速擦了眼淚，「那的確一點兒不假。」

「當然不假囉。你瞧他呀，媽他睡得多麼輕柔。你想上帝既然將他賜回給我們，又忍心餓死他麼？媽，我簡直擊準了能辦到父親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就好像我滿口袋都盛滿了金子似的。所以，你不許再煩惱了。」匆匆吻了他一下，漢斯抓了冰鞋一溜風地出門去了。

可憐的漢斯謀了一早晨的事只成泡影，如今又是新愁種種，然而他依然銳氣不挫，一路上還強作歡顏，噓叫不停。

賓克家也是從沒有窘迫到這種地步。炭是完全精盡了，麵是只剩了吉特爾手中的一團。前幾天他們統共也沒留心到吃的一件事上——因此這種情形還不知道。賓克太太以為自己和孩子總能掙點錢趕着接濟家用的，因此一心只為丈夫的痊可大快樂而特快樂。她甚至連舊手套裏幾塊錢都用光的話也沒告訴漢斯。

漢斯一路在心裏想，或許有什麼錯誤罷。醫生分明曉得鮮肉和甜酒不是我們家能力所能供給得起的；然而父親又的確是非常軟弱的樣兒。我一定得找到工作。如果何先生從魯特敦（Roherdam）回來的話，那我就不愁工作了。但彼得少爺又告訴我，說有什麼需要他們幫忙的事也

可以告訴他。我就立刻去見他罷。哦，如果是在夏天倒有多麼好！」

這時候他已經匆匆走到河上了。套上冰鞋，他一路飛快地向何家溜去。他喃喃自語道：「父親得立刻就有酒有肉才行，然而我怎麼能馬上賺到錢今天就買呢？除了上彼得少爺家去，別的一點辦法也沒有。一點肉和酒，就作為他的贈品，對於他又算得什麼呢？今天且讓父親吃一次，我立刻到阿美斯敦找到事再代他預備明天的。」

此後，他又轉念一想——這一想使他心頭急忡，兩頰也泛起羞赧的紅色——「至少，這也是乞求呀。賓克家從沒有作過乞丐的人。難道我是第一個人嗎？難道父親剛剛懂了人事便要讓他知道我們已經弄到乞憐度日了麼——他一直是那麼聰明節儉的。」不由大聲喊道，「不行，還是把那隻錶脫手，還好一千倍哩。」

他又轉念想道：「我至少可以從錶上借到一筆錢。那沒有什麼丟人。我可以立刻找到工作，可以把牠再取回來。再說，或者我還可以同父親去說哩！」

最後之一念使這孩子喜得跳起來。真正的，幹嗎不去同父親說呢？他現在是個懂理性的人了。

他想，「他或許休息了一番，正清醒着——可以告訴我們那錶是沒主兒的，當然就可以買掉啦！好哇！」於是漢斯在冰上幾乎是飛。

不到幾分鐘，他連飛帶舞已經到了家。

他媽在門口正迎個着，只見她滿面是笑地喊道，「哦，漢斯，剛才那青年的姑娘和一個小女婢來了着。她什麼東西都帶來了——肉，肉汁，酒，麵包——一大籃了！醫生又從鎮上叫人送子酒來，又是一張床，以及頂好的被褥。哦，他現在一定要好了。上帝保佑這些好人呀！」

漢斯也應聲道：「上帝保佑他們！」不由眼睛內充滿了熱淚。

第三十六章 父親的歸來

那一天黃昏時，賓克洛夫覺得人特別舒服，便堅持着要在火旁的高背椅子上坐一會。那幾分鐘內，小屋子內着實抖亂的不輕。漢斯是第一個要緊的人，因為他父親身體很沉重，需要一個得力的撐持者。賓克太太雖不是那種脆弱的女人，然而對於這不會得到醫生許可的大膽行動，也不由又驚慌又興奮，自己以為能支得住他，卻險些不會被他拉倒。

洛夫喘着氣道：『我妻，你穩着些呀，是我老了軟弱了，還是發熱叫我這麼沒有用了呢？』

『聽聽他說的罷，』賓克太太笑得格格地，『怎麼，你是害熱病軟弱的呀。這兒是椅子，全鋪排得又好又暖；坐下罷——好——好——看坐下了。』

說了這些話，賓克太太將她半個重擔緩緩地卸到椅子上。漢斯也是如此。

這時候小吉特爾便在屋裏團團轉地飛來飛去，不是給她媽遞這樣給父親墊背，便是送那樣

給父親蓋大腿。然後她又將刻花的小板攙放在父親的腳下，漢斯就撥爐火。

父親終於是「坐起來」了。怎麼怪他左顧右望都覺得莫明其妙呢？「小漢斯」剛纔不差點兒擡動自己了。「小寶寶」已經是四尺高的大孩子，正安安詳詳地擊柳條帚拂爐灰。至於米甲，他的太太，雖昔日的風韻猶在，然而在他以爲不過數小時的時間之內，卻似乎長了至少五十鎊肉的模式。而且她臉上新添了的皺痕，也使他迷惘。屋裏唯一覺得眼熟的東西是一張他還未結婚前新製的松木桌子，書架上的一本聖經，以及屋角上的一頂碗櫥。

啊，賓克·洛夫，不怪你見着妻子兒女時要迸出熱淚從一個男人的生命史中，一剎十年不能算是渺小的損失，正是壯年有爲的十年家庭的樂趣和擔負等閒拋撇，十年的工作憑空錯過，十年的人生享樂輕輕虛度——如今你一旦醒來，後顧、前瞻，怎能夠不淚落如雨！

輕柔的小吉特爾！在這些熱淚之中她的禱告是得了應允了。從那一剎那，她愛上了她的父親。漢斯和她媽都靜靜地互相看着，只見她一跳跳到她父親面前，將雙手摟着他的頸子，耳語道：「爸，親愛的爸，」又將臉兒偎着他，「你別哭了。我們都在這兒呢。」

「上帝保佑你，」洛夫一面嗚咽着，一面將她吻之再三，「我差點兒都給忘記哪。」

不久他便擡起頭來用愉快的聲音說道：「太太，我應該認識她呀，」又捧着她的臉仔細端詳，「我應該認識她呀，這同樣的藍眼睛，這同樣的小紅唇，啊！再有一隻歌兒，她唱的時候還站不穩哩。那已經是長遠以前的事了，」說着一嘆，仍然夢寐似地對着她望，「長遠了，長遠了，現在一切都成了過去的了。」

賓克太太早熱情地接口道，「哪兒就過去了呀，你想我就能夠讓她忘記麼？吉特爾，他把那隻歌兒唱一遍給你爸聽。」

賓克·洛夫倦乏地垂下雙手，隨即閉上了眼睛，聽着吉特爾的歌聲，他嘴角上透露了笑意。因為挾着天性的愛，這調子的每一音都柔和到不可名狀，以致洛夫最後以為真是那兩歲的小寶寶在他身邊。

歌一唱完之後，只見漢斯搭着一張木櫈便去碗櫃裏搜尋。賓克太太雖然窮，卻是治家有條的，

便喊道，「漢斯，留神呀。酒在你右手邊，白麵包又在酒的前面。」

漢斯一面已經及到了最上一層，一面答道：「別怕，媽我不會出父兒的。」

一跳下來，他走到父親面前，將一塊長方形的松木放在他手裏。一頭已經削成圓形，上面還有幾道甚深的痕迹。

漢斯問道，「爸，你知道這是甚麼嗎？」

賓克·洛夫的臉立刻明亮起來。「當然我知道這是我代你刻的小船呀——啊，多少年前的事了。」

「爸，我一直藏在那兒的；待你膀子有氣力時代我做好了吧。」

「啊，可不能再給你玩了，孩子。做好了給我的孫子玩罷。你看你已經是個大男子漢了。孩子，這麼多年來，你可幫你媽忙的嗎？」

賓克太太插嘴道，「可不是虧了他。」

「讓我想想看，」這父親望着他們，很迷糊地說，「從水衝上來的那一晚到今天大約有多少

時候哪？我只記得水上來的那麼一點兒。」

「洛夫，我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整整十個年頭了。」

「十年了，——你說，我就那麼攢下來的。從那時候起我就一直發熱的麼？」

「賓克太太幾乎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她應該將前後事都告訴他麼？告訴他說他是個癡子又幾乎瘋了麼？醫生曾經責成她叫別刺激病人的。」

「漢斯和吉特爾也驚異地互相望着，不知所云，只聽他媽答道，『差不多哩，洛夫。』她說着頭一點，眉毛一揚，『像你這麼重大的個子從那麼高跌下來，誰能說會發生什麼事呀——幸而現在都好了，洛夫。謝謝慈悲的上帝！』

「洛夫也低下他的頭。過了一會他說道，『那也罷了，太太，不過我的腦子總像個紡織輪在轉似的，大概要我再到堆上做了事情才能好的了。你想我什麼時候可以上工呢？』」

「聽聽這個人罷，」賓克太太又是歡喜又是害怕，『漢斯，我們得把他弄到床上去。上工哩，真真！』」

他們打算將他從椅子上扶起來——但他却不動，只見他發出舊有的一笑（是吉特爾從沒有看見過的）說道：『你們走開呀，難道我要你們像擡一捆材似擡起來麼？我告訴你們，三個日子以後，我就又在堤上做事了。噢，又要碰着好幾個熟人哩。錢肯樸和小何革斯。他們必定也是你的好朋友罷，漢斯？』

漢斯只向母親看。小何革斯已經死了五年了。錢肯樸還在阿美斯特敦的監牢裏

賓克太太便支吾道：『那當然，我們請他們幫忙的時候，他們總是盡力的。不過，漢斯又做工又念書已經忙不過來了，也沒有功夫找朋友了。』

『又做工，又念書，』洛夫很高興似的學着她的話，『小的們也能讀讀算算麼，米甲？』

她很自負地答道，『你沒聽過他們念哩！我洗一個地板，他們就能念一本書哩。至於漢斯罷，碰見一頁有難字眼兒的，就喜歡得像小兔子吃了菜葉子一般——再說算罷——』

這時賓克·洛夫卻插口道，『喂，孩子，來幫幫忙，我一定得上床去了。』

第二十七章 一千塊錢

誰要看見賓克家那天晚上所吃的晚餐，做夢也不會料到他們的不遠處卻藏着精美的饌品。漢斯和吉特爾喝着他們的杯水和些少的黑麵包時，不免默默地望着碗櫺；然而他們便是在思想中也沒有沾他父親一指的意思。

「他晚飯吃得很香甜，」賓克太太對床上把頭側着，一點，「吃過就睡着了——啊，他要軟弱一些日子哩，他剛剛又十分想再坐起來，等我要扶他的時候，他又倒下去了。我的女兒，你要記得，等你將來有了丈夫時，你要柔順，否則你是管不住他的——嗨！孩子，你不許這麼一大口一大口的吃；這麼着，一頓飯兩大口也就喫光了呀。漢斯，你心裏又有什麼哪？我還以為是牆上有了蜘蛛網哩。」

「哦，不是的，媽，我不過在想——」

「想什麼呀？用不着問，」她又換了語調，「剛才我也想到同樣的事情的呀——唉——誰也不能怪我們在這個時候希望能得那一千塊錢的消息呀；然而一個字兒也沒有——這明明白白地他一點兒也不知道那回事。」

漢斯很着極地望着她媽，怕她像平日一般，提起失去的錢就要抖亂起來了；但這次她只默默地細嚼着麵包，楞楞地望着窗外。

「一千塊錢麼，」床上一個微弱的聲音說，「太太，我想這些年我閒着的時候，這筆錢對於你們也有點用處吧。」

這可憐的婦人驚然一瞥。這幾句話將她最近藏在心裏的希望擊破了。她只吞吐地問道，「洛夫，你醒着的麼？」

「是的，米甲，而且我覺得好多了。我在說我們幸虧存了那一筆錢哩。這十年之內都是用的這筆錢麼？」

「洛夫，我——我沒有得到這——」她正打算將全盤事實告訴他的時候，漢斯卻警告式地

舉起了手指，和她耳語道：『記得大醫生囑咐我們的，我們不能叫爸發愁呀。』

『孩子，你去跟他說罷，』她抖着說。

漢斯趕到了床而像，靠着他父親說道，『你覺得好點兒真叫我高興極了，再過幾天你就要十分強壯了。』

『噯，是的。那筆錢用了多少時候呀，漢斯？我聽不見你媽的話。她怎麼說的呀？』

『我說的，洛夫，』賓克太太十分爲難地說，『我說那筆錢都沒有了。』

『那也罷了，我妻，也別發愁；這麼遙遙的十年，又要領孩子，一千塊錢還能算多麼？不過只能叫你寬綽些罷了。這些年來還有人生病的麼？』

『沒——沒有，』賓克太太忍不住嗚咽，提起圍裙角來拭淚。

『噯——噯，那女人嘍，又哭什麼呀？』洛夫慈祥地說，『我一可以走動的時候，不久又可以賺那麼多錢了。幸而我在跌倒之前預先告訴你的。』

『告訴我什麼呀，男人？』

「怎麼，我埋錢的那回事呀。現在朦朦朧朧地，倒又像我從來沒向你提過似的。」

賓克太太立刻一跳上前。漢斯卻一把抓住了他的膀子。他將她拉開，一面耳語道：「噤！媽，我們得頂頂小心呀。」於是當她屏吸靜候時，漢斯又一度到了床邊。他急得聲音抖抖地說道：

「爸，你可記得是什麼時候埋起那錢的麼？」

「我記得的，孩子。就是我受傷的同一天，天還沒亮的時候。錢肯樸頭一天日落時說了一些話，叫我不大敢信任他了。除了你媽媽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我們儂有一千塊錢的事，——所以那天夜裏我就起來將那筆錢埋起來了——我也真迷糊了心，怎該懷疑起老朋友來的！」

「爸，我敢說，」漢斯故意笑着說，又打手勢叫他媽和吉特爾不動，「我敢說你已經忘記那埋錢的地方了。」

「哈哈！那我才不會哩——但是，明兒見吧，我的兒，我又能夠睡了。」

漢斯本欲走開的，然而他媽的手勢又不容違抗的，——只好又柔聲說道：「爸，明兒見。你說那筆錢埋在哪兒的呀？那時候我還小得很哩。」

洛夫朦朦朧朧地你道：「在屋後的小柳樹房邊。」

「啊，對啦。樹北首，是不是呀，爸？」

「不是南首。啊，小鬼，你不是知道那地方嗎——好像你媽舉起來的時候你也在那兒嘛。好啦，

兒子——枕頭抽抽好。明兒見。」

「明兒見，爸！」漢斯喜歡得簡直要跳了。

那一晚的月亮出來得非常之遲，又圓一亮地照在小窗戶上，但那光線卻不會驚醒了賓克·洛夫。他和吉特爾都睡得正沉着。至於漢斯和他母親兩人卻有其他的事要幹。

匆匆預備了幾下之後，他們帶着希望得發光的兩個臉蛋輕輕走出來，攜了一把破鏟子，以及一個已經上了鏽，從前當洛夫在堤上工作時曾大著工績的器械。

屋外明亮非常，他們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見柳樹。凍凝的地面硬得像石頭一般，然而漢斯母子的心卻是堅決的。他們唯一的驚懼是怕吵醒了屋子裏的兩個人。

漢斯用力擊了好幾下道，「媽，鏟子是不錯呀，可是地面太硬了。」

「別着急，漢斯，」她熱切地望着他，「來，讓我再來試一會兒。」

不久他們就斫出了一個洞，其餘便容易了。於是一遞一個工作着，愉快地互相耳語着。不時賓克太太又輕輕踏進門限兒裏聆聽，看她丈夫是否確實睡着。

「等他強壯點兒，」她笑着說，「告訴他他該有多快活。最好我們就將剛尋出來的錢口袋和襪子放在他近邊讓他明兒早上一睜眼就看見多好呀。」

「我們得先掘着才算呀，媽，」漢斯喘着氣，又掘下去。

「那當然囉；現在這錢總再跑不了的囉，」她彎下腰時因為又冷又興奮，渾身直抖。「沒準兒能藏在我們早就不見了的那個瓦罐子裏哩。」

在這時候，漢斯也抖起來了，卻不是因為冷。他已經在樹南邊挖了一尺來深的洞。寶藏應該隨時都可以找到的了。

小星兒也互相雲眼，似乎說，「這荷蘭國多奇怪呀，什麼奇事都看得見！」

「真怪事，你爸爸倒藏多深呀。」賓克太太稍爲帶點激動的聲調，「如今土可鬆點兒了。他倒有多聰明能在那種時候不相信錢肯樸的爲人。我怎麼也沒料到那麼漂亮的一個人會坐牢呀！漢斯，再讓我來吧——你瞧，現在越深越容易了。我看柳樹準要受傷了，漢斯——你以爲如何呢？」

「我不能說，」他非常嚴肅地答。

一時又一時地母子兩個繼續工作下去。那洞愈深愈大。雲兒漸漸在天上攏合，投擲下一片片的陰影。後來月兒星兒都隱逝，而晨曦透露時，賓克太太母子二人方纔絕望地大家看了一眼。

他們在柳樹的東南西北，搜了一個淋漓盡致。然而埋藏的錢都一個也沒有！

第二十八章 片片觀

布晏妮非常不喜歡柯祥松。而柯祥松呢，卻偏崇拜布晏妮。布晏妮宣稱她死也不能和那討厭的孩子說一句話。祥松卻相信她是世界上最甜蜜最狡狴的小東西。晏妮在同伴中嘩笑祥松破而且髒的外套；他卻私下裏讚嘆她飄灑有凌雲之致的藍色裙子。她感謝上天使她的弟兄不像柯祥松；他在家卻向妹妹怒罵因她不像布晏妮。他們一碰頭便似乎各改了天性一般。只要有他在面前，她立刻就暴戾無情；而他只要一見了她的影子便柔如綿羊。當然他們碰頭的機會不少。因此，布晏妮是愈益討厭柯祥松；而柯祥松卻日益喜歡布晏妮。

她常愛對自己說，『他殺死一個食鶴，壞種子！』

祥生卻心裏想，『她知道我強壯又膽子大。』

一看見了他，晏妮心裏便想，『他多麼紅，多少雀斑，多麼醜！』

祥松又是一番想頭，「她幾次三番地瞧我！無論如何，我是個風雨不怕的好漢。」

晏妮常說，「柯祥松，你討厭的孩子，代我走得遠遠地！我不要跟你玩。」

「哈哈！」祥松笑對自己說，「女孩子們永遠不說心裏頭的話的。一有機會我就要跟他溜冰。」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這漂亮的小姑娘，在這早晨從阿美斯敦向家溜的時候連頭都不擡，然而不久她就意識到迎面來了一個大男孩子。

晏妮心想，「哼！我才不朝他看哩。我——」

忽然一個愉快的聲音喊，「早啊，布晏妮！」

（這小姑娘如何光明的一笑啊！）

「早啊，漢斯，我看見你真高興極了！」

（這男孩子又如何光明的一笑啊！）

「晏妮，我告訴你。從你上次走後我們家大大的改變了。」

「怎麼回事呢？」她驚訝地睜大了眼睛。

本來行色匆匆而又憂鬱的漢斯，一自邂逅了晏妮，一變而為健談和從容了。一轉身，他緩緩地跟傍着她一路向百祿克溜去，告訴他父親痊可的消息。晏妮是如此一個忠實的朋友，他甚至於將現下的困難也仔細告訴她，說如何需要錢，如何一切都在乎他工作之找到與否，而他卻謀事無成等情。這一切並非是出自誹怨的訴說，只因為她雙目盈盈地望着他，是真正要知道的模樣，因此他只好傾囊到篋地全說了出來。可是昨晚上的一樁失意事，因為不是他一人的祕密，他所以不敢說。

最後他說道，「晏妮，再會罷。早晨過得很快哩，我一定得快點兒趕到阿美斯特敦去將這雙冰鞋賣去，媽立刻就等着錢用。晚上我大約一定可以找到工作了。」

「賣你的新冰鞋嗎，漢斯！」晏妮喊着，「你，百祿克一帶最會溜冰的人呀！怎麼啦，大比賽只有五天了呀！」

「我知道，」他回答的神情非常堅決。「我回家的時候就要溜我的木冰鞋了。」

如此光明的一瞥！和柯祥松醜惡的癡笑何啻霄壤——漢斯如箭離弦般地去。了。

她在後面喊道，「漢斯！你回來。」

她這一聲條地使箭停住了。一旋舞，他飛到了她面前。

「你是當真要賣掉你的冰鞋，如果你找到售主的話？」

「當然囉，」他擡起頭來驚訝地一笑。

「那麼，漢斯，假使你真要賣冰鞋的話，」晏妮略爲不自然地說，「我意思說如果你——那就是我倒知道有個人肯要哩。」

「不是柯祥松？」漢斯問，臉上發紅。

「哦，不是，」她撇起了嘴，「他又不是我的朋友。」

「可是你認識他呀，」漢斯仍堅持着。

晏妮笑了起來。「不錯，我認識他，就因爲認識了他才糟了糕。好，漢斯，謝謝你別再說這柯祥生的事罷。我恨他！」

「你恨他！你什麼人都恨麼，晏妮？」

她狡狴地搖一搖頭。「是的；如果你再硬說他是我朋友的話，我也要恨你了。你們男孩子們能

夠喜歡他，因為他去年夏天能捉着一頭鵝了，又能爬到旗桿上去了，然而我才不在乎這些事情哩。一從他推她的小妹妹時起我就恨他了；再有他射殺在你們家屋上的食鶴也叫人心裏忿恨。不過，我們別再談這壞人罷。真的，漢斯，我知道有個人必定很喜歡買你的冰鞋。你要掣到阿美斯特敦去賣，連一半的價錢還賣不到哩。請你交給我罷，下午我準帶錢給你。」

如果晏妮說「恨」字時尙且楚楚動人，那麼當他請字時自然就更可愛了，至少漢斯以爲如此。

「晏妮，」漢斯說着，脫下冰鞋來，依依地撫抹了一下，「我很抱歉這麼挑剔；不過若你朋友不要的話，你能不能下午就再帶還給我？我明兒一大早要代媽買炭和麵粉哩。」

「我朋友一定會要的，你放心，」晏妮一笑，點點頭，如飛地溜走了。

當漢斯從大口袋裏掏出一雙木冰鞋出來套上腳時，他不曾聽見晏妮在咕噥，「我不該這麼粗野的，可憐的，勇敢的漢斯；他是多麼高貴的一個孩子！」至於晏妮充塞了一肚皮快樂的思想一路回去時，也不會聽見漢斯在說，「我嘮嘮叨叨像個熊似的——保佑她！有些姑娘是像天使一般

的！

或許這是最好的。一個人不能希望全知道世界上一切的事。

第二十九章 謀事

舒適慣了之後再經受先前的貧苦便不似先前一般的容易了。那雙木製冰鞋較前更不堪了。一路登着那付臃腫不靈的傢伙，真使漢斯大覺不便；——到後來他雖不會懊悔脫手那雙美麗的冰鞋，但也悵惘着何以不多留幾時，至少過了大比賽也好，然而他又努力排擋着這些思想。

他想，母親決不會因為沒告訴她便將冰鞋賣了而生氣罷。等拏了錢回去再仔細同她說罷。

那一天，漢斯便在阿美斯特敦的大街小巷亂鑽，尋找工作。幫了一個人駕驅了一隊載重的騾子進城，他得到了幾分錢，然而任何固定的工作卻謀不到。他很想謀一個挑夫或是差僮的位置，但尋不着。有些店家告訴他已經滿了人；有的暗示他衣裳太襤褸；有的告訴他一兩個月後等河開凍時來聽回話；有的只搖搖頭連一句話也沒有。

至於工廠裏他也沒有較好的運氣。他以爲這麼大量出產羊毛，棉麻等的大工廠裏，總不至於

安插不下一個結結壯壯的男孩子。但事實上，幾乎也是衆口同聲地回答，「現在添不下人了。如果聖尼古拉節之前他們正忙的時候來呢，或許有法可想，然而現在實在無能爲力。」漢斯恨不得讓他們能看一眼他的母親和吉特爾。他並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內已經透出他們兩人的焦急，而且多少次，人家作無情的拒絕時也會露出於心未安的神情。有幾個父親因爲憶起漢斯直撲青春的臉蛋，和悻悻的言語當晚回家會對孩子們更慈祥幾分而其中有一人決定如果第二天那百祿克的孩子再來時，他一定要代他向老闊情商。

但這一切漢斯都不知道。到日落轉程回百祿克時，胸口起的一種梗塞，他不知道是由於失望還是起之決心。如今只剩下唯一的機會。何先生這時候大約一定回來了。據說彼得少爺已經於隔夜上了哈倫，去參加有關比賽的什麼會。然而漢斯還打算去試一下。

幸而彼得已於那日早晨回來了。當漢斯到的時候他正在家，也正打算上賓克家去。

『啊，漢斯！』當這疲倦的孩子一到門口他就喊起來。『你正是我要見的人。趕快進來暖暖吧。』

竭力將那頂破帽拉拽了一陣（那是在他窘迫的時候便要黏在他頭上的）之後，漢斯又跪下——並不是新學的東方儀禮——也不是跪拜那供在那兒的清潔神——不過因為他那一雙大木鞋要將百祿克的主婦嚇壞了。當牠們的主人輕輕踏進屋子裏去時，牠們像一對小哨兵似的，攔在門外靜候主人的歸來。

漢斯離開何家府邸時心頭可暢快極了。彼得已經從哈倫得到了父親的口話，叫漢斯立刻便開始動工雕刻夏屋的門。那地方還有個工作場所，便完全歸漢斯所用，直到完工。

彼得沒有告訴漢斯說他一路溜到哈倫便是爲他和父親接洽這件事。他臉上所起的一陣歡樂感激的表情已經使他很滿足了。

漢斯道，『我想我能夠做，雖然我沒有學過這一行。』

彼得熱烈地答道，『我敢保你是不成問題的。工作場所裏你可以找到你一切要用的傢伙。工作場所就藏在前面的一排樹之後。到了夏天，圍牆綠起來的時候從這兒看是看不見的。你父親今

天怎麼樣啦？」

「好點兒了，先生——他每一點鐘都有進步。」

「這實在是我從沒聽見過的奇聞。那兒很的老醫生原來手段的確不錯。」

漢斯溫暖地說道，「啊！先生，他不但是手段不錯哩。他也實在是個好人。若不虧他老人家的好心和那分大本事，我父親還不知那世纔能出頭哩。」他眼睛透亮地又加一句道，「先生，我想外科是世界上最最高貴的科學！」

彼得聳一聳肩膀。「最高貴也罷，然而不對我的口胃。這位卜克門醫生的確有本事。至於說到他的心——那謝謝吧，不敢領教！」

漢斯問道，「先生，你幹嗎要這麼說呢？」

恰在這時候一位太太緩緩地從隔室走了進來。那是何太太戴着最漂亮的冠子，又穿着沿着花邊最長的白緞長裙。漢斯退後一步深深鞠下躬去，她也安詳地點點頭。

彼得立刻挪了一張高背的櫛木椅放在火旁，請何太太坐下。漢斯便轉身欲去。

何太太道：『可能請你稍爲耽一會兒，少年人。我碰巧聽見你們在談，好像是，我的朋友卜克門醫生。少年人，你的話是對的。彼得，你要知道我們祇憑一個人的儀表去批評人是很容易錯誤的，雖然態度和禮節也是不容輕視的。』

彼得道：『媽，我並不是意存輕視，不過一個人總不應該走遍天都是兇頑暴戾的，像他們說他就是的。』

『他們說啊，彼得，「他們」是誰？是一切的人還是沒有一個人？卜克門醫生有件非常重大的隱憂。多少年前，在一種極可痛的情形下，他失去了他唯一的兒子，一個很好的孩子除了思想略爲急躁些，性子稍爲高傲些。在那回事以前，卜克門是我所知道最溫柔的紳士。』

這麼說着，何太太慈祥地望着兩個孩子，隨即擁着剛才進來的一付尊嚴樣子，重又走了進去。彼得還是半信不信地口裏咕噥着，一路送了漢斯出來。在分別以前，他又勸漢斯叫他不要練了溜冰練習。『因爲，』他又加上，『現在你父親已經好了，你一定有心腸參加比賽了。那必定是這兒最可觀的一幕。人人都這麼談論着；記得，你一定得試試得頭獎。』

「先生，我不參加比賽，」漢斯低下頭來。

「不加入比賽！卻是爲了什麼呢？」彼得立刻就一念疑心到司卡爾身上去。

「因爲我不能夠，先生，」漢斯一面答着，一面低下身去穿上他的大木鞋。

漢斯有一種神情不敢使彼得再追問下去他和漢斯說罷「再會，」便默默地看他走開。不到一分鐘彼得忽然大叫：

「賓克·漢斯！」

「是，先生。」

「我收回剛才所說卜克門醫生的話。」

「是的，先生。」

兩人都笑起來了。但一看見漢斯跪在河道上套上木製的冰鞋時，彼得的笑一轉而爲驚訝的迷惘。他轉身進屋時不由自言自語道，「真怪，他幹嗎不穿新的冰鞋呢？」

第四十章 仙女

到太陽下山好久後，我們的英雄——攜着一顆極輕快的心，而態度間對於腳下所登木冰鞋卻稍爲感點鄙夷——一步一步地回到有名爲「癡人之家」的屋子來。

便是比他再鈍的眼睛也能看出門口有兩個小人影兒在移動。

那灰色，鋪釘連天的外套，那灰藍的短裙，那更深藍的罩裙，那褪了色却緊貼頭的小帽，還有那一雙藏在船一般鞋子裏，走起來很快的小脚無疑地是吉特爾的一切。走遍天下他也錯認不了的。至於那光亮動人的紅外套，那滾黑邊的漂亮裙子，那映罩着兩隻金耳環的小帽，那精緻的圍裙，那似乎跟着脚長的小皮靴——便是羅馬教皇飛差叫人送來漢斯也能賭咒那是屬於布晏妮的呀。

兩個姑娘正在屋前上上下下地徐步。他們的膀臂是挽着的，當然，他們的頭又點又搖，其重要

的姿態儼如一國的大事都在他們的討論中似的。

歡叫了一聲，漢斯便躡到他們面前。

「嗨，妮子們，我找到事情了！」

這一句話立刻將他媽引到了門口。

她也有好的消息，父親仍然不斷地進步。他幾乎坐了整整一天，如今正睡得像賓克太太的口氣，「安靜得像頭小羊兒。」

等漢斯將何先生處的事情報告了母親之後，晏妮也將他拉到一旁說道，「讓我來說了，漢斯，你的冰鞋已經賣掉了，這兒是你的錢。」

漢斯一數驚訝道，「七塊錢！怎麼，這比我原價多了三倍多了。」

晏妮道，「我也管不了呀。賣的人願意出這麼高的價嘛，這也不是我們的錯呀。」

漢斯疾急地擡起頭來望。

「哦，晏妮！」

「哦，漢斯！」她學他的口氣，抵着嘴，竭力裝成怙惡不悛的模樣。

「晏妮，來，我知道你是故意的。你一定得收回一部分錢去。」

晏妮堅持道：「這個事我無論如何不幹，賣了就完了呀。」一眼見他真急了，便用低聲又加了一句：

「漢斯，我說沒有錯兒，你能就相信我麼——那個買的人一定要出七塊錢嘛？」

「我相信，」他答着——那從藍眼睛出來的一縷清而亮的光似乎在晏妮的睫毛下安定而閃灼了。」

看見了這麼多銀元可使賓克太太喜得不輕，但一聽說是漢斯捨棄了冰鞋換來的，又不禁嘆了一聲，喟道：「上帝祝福那孩子！你真犧牲不少！」

漢斯又將手探進口袋裏道：「媽，這兒還有哩——這麼下去我們就要富足起來了！」

她熱切地伸出手來道：「那可不是嗎。」隨又降低了聲音說：「若不是爲了那錢肯樸我們早就富足了。多少年前柳樹下的錢還不是他挖得去的嗎？」

漢斯嘆息了一聲，「很像是他幹的。算了，媽，那筆錢我們只得忍痛不再去想了。一定是沒有的了，父親已經將他所知道的完全告訴了我們。我們別再想了罷。」

「說說是很容易呀，漢斯。我一定還要試試，不過那很難了，而且你爸爸需要多少好東西。啊喲！這兩個妮子倒跑多快呀。他們剛剛不是在這兒的麼？這又跑到哪兒去啦？」

漢斯道，「大約跑到屋後面去躲起來了。我來代你將他們捉了來！他們就是比前面那兔子跑得再快再輕，我也能追得上他們。」

「怎麼，那兒可不是一隻真兔子嗎？漢斯，你看好了牠，牠必定是餓很了才跑出來的。我去拏些麵包屑來喂牠。」

這麼說着她，暫進屋裏去了。等她再出來時，只見漢斯也沒等，兔子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一轉轉到家後面，才找到孩子們。原來晏妮正坐在一個大樹樁上，漢斯和吉特爾都站在她面前。

「那可像一張畫兒哩！」賓克太太不由停步讚賞。「我瞧過多少名畫，也沒有你們這一幅好。我的兩個是粗孩子不必說，然而你，晏妮，却像位仙女哩。」

「真的嗎？」晏妮回眸一笑，「好罷，吉特爾，漢斯，你們就幻想我是個由天臨凡的仙女。我給你們各人一個願望。漢斯，你要什麼？」

晏妮的臉上掠過一層誠摯的影子——或許她確是誠心願望能一次把握有仙人的權力。漢斯似乎覺得有人在他耳邊低語，說那一剎那間她的確具有超人的能力。於是他莊嚴地說，「我希望能夠尋到昨兒晚上所沒有尋到的東西。」

吉特爾哈哈大笑。賓克太太只說了一句，「漢斯，你羞也不羞！」便悶悶地趑進屋子去了。仙女倏地跳起身來，將脚在地蹂了三次。

她說，「如你所願，」於是假裝一付嚴肅的態度，她從圍裙的大口袋裏抽出一串大玻璃珠來遞給漢斯道，「把這個埋在我蹂脚的地方，到月亮升起時你的願望就達到了。」

吉特爾比先時笑得更利害了。

仙女假裝不高興。只見她怒斥道，「頑皮的孩子，因為你笑神仙，所以罰你，你的願望不得成功。」

「哈！吉特爾高興地喊，『你等我求問你時再抖。我壓根兒就沒有什麼願望！』」

晏妮確實裝得很像。雖然在他們兄妹兩個的嘻笑之中，她始終不笑一點兒。最後臨走時，他們拼命喊，『仙人，明兒見！』

她跳過一個凍結的小溝，向家疾走時也四顧喊道，『凡人們，明兒見！』

吉特爾看着她的後影，嘖嘖稱羨道，『哦，她可不是——恰像花兒一般——這麼甜蜜可愛！再想想看她多少天只悶在那黑屋子裏陪伴她祖母——喂，漢斯哥！怎麼回事呀？你要做什麼呀？』

『你等着瞧呀！』漢斯答着，一鑽進屋，旋又拿出一把鏟子來，『我來埋這有魔法的珠子！』

賓克·洛夫仍舊睡得很沉；他妻子從幾乎精光的炭簍裏檢出一塊小的放在爐裏。然後她開了門，柔聲喊道：

「孩子們，進來罷。」

漢斯卻叫道，『媽媽！快來看呀！』

「天呀！」賓克太太大聲驚訝着，跳過門限，「這孩子怎麼啦！」

「媽，快來。」他滿了興奮地喊着，用力以鏟子掘着地。「你不見麼？這才正是那塊地方哩——剛剛這樹樁的南首。幹嗎我們昨兒晚上想不起來呢？這樹樁是你去年才砍掉的柳樹，因為你說樹影子擋了山芋了。那顆柳樹還沒有哩當父親——哈喇！」

賓克太太簡直喜得不能說話了。她雙膝跪下去，正當漢斯從土裏抽出了那舊錢罐子！

他伸進手去擊出一片磚——再一片——又一片然後是襪子和錢袋，裝滿了失去多年的寶藏！

那一剎那的狂喜呀！那種歡笑呀！那種喊叫呀！進屋子後那種顛來倒去的數呀！洛夫之居然未被吵醒真是件奇蹟。然而他的夢是甜蜜的，因為他在笑哩。

當天晚上賓克太太和孩子們享受了一頓極豐盛的晚餐。現在用不着節省了。賓克太太在乾淨的小松木桌子上放下了冷肉，酒，麵包，肉汁等物，說道：「明天再代你爸爸買新鮮東西吧，孩子們，坐下吧。」

那天晚上，晏妮上床就寢時還在想，不知漢斯失落了一件什麼，或許是把刀麼，要他當真找到了才有趣哩。

漢斯起先簡直眼睛也閤不攏來，後來便夢見走在叢林中；滿地都是鋪着金子，錢，和冰鞋，樹枝上都搖晃着閃亮的珠子。

說來奇怪，他一走到的地方每棵樹都變成一隻樹樁，樹樹樁上坐着一位美麗極了的仙女，穿着大紅的外套和藍色的短裙。

第四十一章 神祕的錶

在仙女降臨的那一天除了找到一千塊錢不算外，另外還有一件東西也露出了一線光芒。這便是忠實的賓克太太所珍藏了十年的一隻來歷不明的錶。曾經有多少次，她連看一眼的勇氣都沒有，否則他便要敵不過那賣出的誘惑了。委實，看着愛兒弱女捱飢受餓的情景也真正難捱，而錶一賣出之後至少也能在他的面頰上增點血色——然而她愛說，「那可不行，我賓克米甲不是那種拏丈夫最後一句話不當話的人，無論如何，不能賣。」

從前洛夫將錶交給她時只說了一句，「我妻，好好當心這隻錶，」別的什麼也沒有。底下也沒有加以解釋，因為這邊話剛說完，那邊便嚷進人來，叫，「來人呀！海水泛上來了。堤堆上要人哩！」

洛夫頓時便去了，那也就是，像賓克太太已經告訴讀者的，他最後清醒的一刹那，以後便癡了。那一天，漢斯正在阿美斯特敦找事，吉特爾做完了家事之後，正在檢拾小樹枝什麼的作爲燃

料，賓克太太壓着一肚子的興奮，將錶攔在她丈夫的手上。

以後她告訴漢斯說，「因為我以為你父親的一句話就能夠解決了，我們幹嗎老等着呢？一個女人總不能不將她男人一個來歷不明的錶調查清楚。」且說當時賓克·洛夫將那光亮的東西攔在手裏瞧了又瞧，——然後又將繫在上面的一小塊黑色緞帶審視了一番；他就像不認得似的。最後他才說，「噢！我想起來了！怎麼，太太，你竟然將牠磨擦得像一塊新洋錢了。」

「吼，賓克太太只愉快地點點頭。

洛夫再舉起看了一看，只咕噥了一句「可憐的孩子，」便又楞住不說話了。

賓克太太可忍不住緘默了。她口裏也跟着重複着「可憐的孩子！」便略為不耐煩地說道，「洛夫，你想我讓紡機在停着，站在這兒伺候着，是只等你這一句話麼？」

「我不是早就告訴過你了嗎？」洛夫稍為有點驚異。

「你從來沒有過！」他太太答。

「那麼，如果沒有的話——又不是我們的事——我們也就別再提了罷，」洛夫似乎很傷心。

地搖著頭；「這一向，我像是地上的一個活死人，那可憐的孩子大約也早就到了天上了。看那樣兒是會到這種地步的，可憐的孩子！」

「賓克·洛夫！如果你是這種樣子待我，我從二十二歲起就服侍你跟你受苦，你這種樣子待我真是可恥，也是凌辱，」他太太急得臉口顫子粗。

洛夫的聲音仍然很微弱，「待你，這種樣子，什麼樣子呀，米甲？」

「什麼樣子呀，」賓克太太學着他的態度和口吻，「什麼樣子麼？還不是跟天下的女人一樣跟着男人吃盡辛苦，像個——」

「米甲！」

洛夫探起身子，伸出兩隻手來。他的眼睛裏已經滿了眼淚。

一剎那間賓克太太立起身來，雙手抱住了他的手。「哦！我幹了什麼事啦！我的好男人還沒回來四天我就惹得他哭哪！洛夫，擡起頭來別哭了，洛夫，我的孩子，我教你傷心，我難受死了。因為等了十年，你還不肯告訴我這錢的來歷，我就發急了——可是從此我再不問了，洛夫。算了，我們將這事

丟開罷，這是上帝將你賜回給我，我們第一次鬧意見哩。」

「我哭真是個傻瓜，米甲，」他吻着她，「而且你問這錶的來歷也是理所當然的。不過因為說起來，免不得要洩露死人的祕密了，所以我不肯說，其實沒有別的原因。」

「是那個人——那孩子——你以為他死了麼？」太太一面問，將錶藏在手裏，一面卻穩穩地坐下來，是付聽故事的神氣。

他答道，「這很難說。」

「洛夫，是他病得很利害麼？」

「不，不是病，我可以說；不過心事很重，太太，他處在非常重大的困難裏。」

她降低了聲音問道，「他做錯了什麼事情麼？」

洛夫點點頭。

「是暗殺麼？」他妻子耳語着，連頭都不敢擡。

「他說起來就和那個差不多。」

「哦，洛夫，你簡直嚇死我了——再說點兒——你說得這麼奇怪——你又在抖。我必定要曉得全盤的事。」

「太太，如果我抖，大約是因為我發熱的緣故。至於我，謝謝上帝，我的靈魂是沒有罪的。」

「那麼喝一點兒酒罷，洛夫。這就好點了。好像你剛纔說到犯罪的事，是麼？」

「是的，米甲，據他說簡直近於謀殺。但是我怎麼也不能相信。一個活潑飛揚，誠實可靠的孩子，樣兒就有點像我們家的孩子，只缺少一份兒勇敢直率的神氣。」

「呶，我懂。」他太太輕柔地說，唯恐打斷他的話頭。

洛夫繼續說道：「他有一天突如其來地到我跟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臉，是極其灰白極其驚慌的樣子。他將我膀子一拽說，『我看你是個誠實的人。』」

「啊，那他的話可說對了。」賓克太太很着重地插了一句嘴。

洛夫像是莫明其妙的樣兒。

「我說到哪兒啦，我妻？」

「說到那孩子拉着你的膀子了，洛夫，」她急切地望着他。

「啊，對了。我說這些話就像不大利便似的，你瞧，大半的事情只像一場夢。」

「唉！那還出奇嗎，可憐的男人，」太太嘆息着，拍着他的手。「如果你不是有十二個人的頭腦，你還能恢復這麼樣的聰明嗎？好罷，那孩子拉着你的膀子，說你像個誠實的人。後來怎麼樣呢？那是中午麼？」

「不是；已經快天亮了。」

他太太道，「就是你受傷的那一天。我想大約你是半夜出去上工。你走出去的時候，他就拉着你的膀子。」

「對了，」她丈夫回答——這一剎那我還能清楚看見他的臉——那麼灰白那麼焦急的樣子。他說，「帶我到河上划一程。」你記得我在那兒工作，近阿美斯特敦的一帶。我告訴他我並不是個船公，他又說，「這是一件生和死的大事，你跟我划一程——前面有一隻未繫纜的小艇，也不知是什麼人的，我可要毀了他的了！」（這些話或許有些出入，因為我模模糊糊地只像一場夢）

好罷，我帶他下了船，划了約莫七八哩的光景，於是他說其餘的路他可以在岸上跑了。我急忙就要將船趁回。他跳下船去以前，含淚和我說，「我能信任你。我作了一件事——上帝知道我不是有心的——但那個人死了。我必得逃出荷蘭國。」

「他說了是因爲甚麼事了麼，洛夫是他鎗殺了一個同伴的麼？」

「我記不清了。大約他也告訴我的；不過我都隱隱約約的了。我曾經對他說的，我是個好荷蘭人，不能那種樣子幫人逃法；可是他不住的說「上帝知道我是無辜的」而且他那雙目盈盈地望着我，清明得就像我們小漢斯一般——所以我就更加用力划船了。」

賓克太太嚴厲地說道，「我說那隻船除了錢肯樸，沒有別人的，只有他那麼粗心。」

「啊——對了是錢肯樸的船，一點都不錯。大約他這個星期會來瞧我了，如果他聽說的話；還有小何革斯也是。我又說到哪兒啦？」

（說到這兒，賓克太太便管住自己不說錢肯樸的事，免得使洛夫受刺激。）

「你說道哪兒嗎？不遠，——你還沒說到那孩子交錶給你的事哩，——唉，我懷疑他那錶可是

「正當當得來的！」

「怎麼了，太太？」洛夫像受了委曲似地喊着，「人家穿綢着緞像個皇子似的哩。當然錶是他自己的，決沒有錯兒。」

「他如何又不要了呢？」他太太很躊躇地望着爐火，又該是加炭的時候了。

「我剛剛不是告訴過你了麼？」洛夫感覺一點迷糊。

賓克太太道，「那麼你再告訴我一遍。」

「好罷，當他剛要跳下船的時候，他將錶遞給我說『我如今要亡命外國了，這是我從沒有料到的。因為你的樣兒誠實可靠，所以我信託你。你能不能將這個交給我父親——不是今天，過一禮拜，就說是他不肖子所送的；再告訴他若他什麼時候希望他不肖子轉來的時候，他便赴湯蹈水也要趕回來。告訴他叫他信寫到——寫到——底下我怎麼全給忘啦。我簡直想不起這封信應該寄到什麼地方去。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洛夫一面說，一面重又從太太腿上拏起錶來——而且一直到今天，這錶也沒送給他父親。』」

「我來擊罷，洛夫，別愁——吉特爾該是回來的時候了。她快要進來了。你說他父親是什麼名字的呀？到哪兒去送給他呢？」

「唉，」洛夫說得很慢，「我全忘記了。我能很清楚地憶起那孩子的臉和他的大眼睛——我還記得他打開錶，從裏面抽出一樣東西，在上面親吻——然而別的都忘記了。而且我一要追想，就似乎聽見大水衝的聲音，不知是什麼緣故。」

「啊，那還不容易懂麼，洛夫；就是我發過熱病也會有那種感覺的呀。你現在一定累了——我必得再將你送到床上去。吉特爾這孩子跑到哪兒去哪？」

賓克開開門，喊道，「吉特爾！吉特爾！」

「我妻，站開一點，」洛夫一面微弱地說着，一面往前探着身子，意欲張張門外一片光滑的地面，「我實在想去門外站一回。」

「那不行，不行，」她笑着，「我得先告訴大醫生你如何一定吵着要出去透透空氣；如果他說可以，我明天就先將你弄暖和了，再讓你出去一下。啊，這門這麼開着我要將你凍死了。我敢說那

冰上舞得團團轉像個瘋子似的不是吉特爾才怪。曠，男人呀，「她一面關門一面幾乎大叫了出來，「怎麼你也不要我扶就自己走到床面前去啦！看跌倒了！」

賓克太太這一聲，夾雜着又是驚異又是喜歡，於是她匆匆趕上前去將她丈夫安置在舒適而溫暖的被褥裏，同時她男人宣稱那是他最後一次日裏睡在床上。

待洛夫閣上眼，賓克太太撥撥爐火，收拾起紡機，於是從看不見的口袋裏掏出她的活計，又在床面前坐下。她小心地問道，「如果你能想得起來那個男人的名字，你在這兒睡的時候我就代你將錢送去；吉特爾一會兒就會進來的。」

洛夫想了半日，然而想不出。

他太太便提議，「能是蚌風芬 (Bomphofen) 家麼？我聽說他們家有兩個兒子不大學好——一個叫吉爾特 (Gerard) 一個叫郎柏特 (Lambert)。」

洛夫道，「或許是也說不定。瞧瞧那錢上的字母，恐許有點頭緒。」

這快樂的太太立刻舉起錶來，「真虧你，你簡直精明極了！可不是對極了。這兒有字母哩！」

B.那L. B. 一定就是蚌風芬·郎柏特的縮寫了，然而這「L」字是管什麼的呢？他們總是學大家子風範，給小孩兒起上好幾個名字。算了罷，洛夫，你睡罷；你臉也白了，說不定明兒早上你會忽然想起來的。

「噢，吉特爾小姐！你到底來家了！」

那天黃昏，洛夫還未醒之時，我們已經知道，那仙女如何降臨，那一千塊錢如何又一度安藏在大櫃裏如何賓克太太忻然萬狀地和孩子們享精美的晚餐。

於是在快樂中，賓克太太便將錶的祕密也委委婉婉地告訴了兩個孩子。

第四十二章 一個發現

第二天賓克一家忙碌非常

第一件當然就是一千塊錢的事，不能不告訴父親。這種消息當然是無損於他的。其次吉特爾獨自在家遵守她媽的命令，以打掃屋子，漢斯和他媽便上街購買炭薪食料什物。

漢斯是輕快而滿意的；他媽更是一肚皮的高興，以為一千塊錢在手可以任意買東西了。因此他一路和漢斯大談而特談地買這樣買那樣，然而結果又只帶回了一點點，就使漢斯抓着自己的頭倚在爐邊想不透。

他媽也稍為有點猜透他的意思了，一面忙着預備飯，一面笑着說道，「在想什麼呀大眼睛孩子？告訴你，洛夫，這孩子竟想將半個阿美斯特敦都搬回來哩。依他的性子，買咖啡就要買一大罐子，我連忙說「孩子呀，那不行，那不行，俗語說得好「船上貨物多，那有功夫去補漏洞」——你沒瞧他

眼睛瞪得罷——就像現在這付模樣。哈，洛夫，你請上坐——現在一家有主了。對的，扶着漢斯；他確是夠結壯的好，坐下來，坐下來。」

洛夫在大椅子上安閒地坐下來之後，說道：「我妻，你還能記得從前在希爾堡（Heidelberg）大房子裏做工時，那八音箱怎麼叫你忘倦的嗎？」

太太答道：「我怎麼不記得呀，只要將小鑰匙一開，轉三下，那裏面便叮叮咚咚地響起來了，好不有意思，洛夫」（忽然之間嚴肅起來）「你不見得想花錢買那種東西吧？」

「不，不，我不幹那種事——因為好上帝已經白白賜給我一個了，不要錢的。」

三對急速而驚懼的視線都對洛夫一掃——又說瘋話了麼？

洛夫又道：「我這八音箱就是誰用五十袋裝得滿滿的錢也買不去。我這也不用小鑰匙開，只要掃帚柄子一轉，滿屋子各處就流露出動人的歌聲了，簡直美得像小鳥兒一般。」

賓克太太不由着驚道：「我的天爺呀，這爸爸怎麼啦？」

「太太，這爸爸就是裝滿快樂和舒服就是了！問吉特爾，我的八音箱，小吉特爾，看你男人是不

是一天都快活的。」

吉特爾笑道，「媽，你別聽他說，他也作了我的八音箱。你們走後我們一起唱了半天。」

「噢，原來如此，」賓克太太方纔放下心來。「喂，漢斯，你不能一口吃這麼一大塊呀；不過，不要緊的，你實在也餓了很長久了；吉特爾，再吃一塊臘腸罷，這會叫你腮幫子上長血的。」

「哦！哦！媽，」吉特爾一面笑，一面熱切地伸出盤子，「不是血長在腮幫子上的——你意思說是玫瑰類——可不是玫瑰麼，漢斯？」

當漢斯正拼命吞嚥，預備找一句適當的話來回答這大有詩意的問句時，賓克太太早急速地搶了一句：「好罷，玫瑰也好，血也好，我看都是一樣的，反正就是你面孔上的紅顏色就是了。你媽一個人弄得蒼白無血色已經夠了——」

洛夫急忙說，「嗨，太太，這時候就是我們兩個人的腮幫子併起來也沒有你那麼鮮豔赤紅呀。」

喫罷飯，錶的事情又重新談過，那神祕的字母又仔細研究一番。

當漢斯將板櫬一推打算到何家去做工，他媽剛起身欲將錶藏在老地方時，忽然門外冰凍的地上有車馬磷磷之聲。

旋即有人敲門，而且又推開了。

賓克太太一面吞吐着「進來」，一面匆匆將錶收在懷裏。「哦，是您呀，大醫生！您好呀，您瞧他爸爸都快好了。這小地方真糟糕，就讓您進來了，纔吃過飯還沒拾清桌子哩。」

卜克門醫生並不注意賓克太太的歉詞。他明顯地是來的很匆忙。

「呶！他叫着，『我看這兒用不着我了。病人進步得很快。』」

賓克太太喊道，「不怪的呀，先生，昨兒晚上我們又尋到了我們不見了十年的——一千塊錢。」

卜克門睜大了眼睛。

洛夫道，「是的，先生，我叫內人告訴你的，雖然在我們家庭之間算是一件祕密，但我看你也是一個守口如瓶的人。」

醫生勃然作起怒色來了。他最不喜歡人家談私事。然而洛夫又接下去說道，「先生，我們現在

可以付你的醫藥費了。上帝也知道你恢復了一個有用的人，完成了一個快樂的家庭不能不算作服務。請告訴內人一個數目，她必定心甘情願的捧給你。」

「得得！」醫生慈祥的說，「別提錢的話了。送我錢的人多着哩，然而感激的人卻很少。隨又向漢斯頭一點道，「那孩子的一聲『謝謝您』足抵上付我的錢了。」

賓克太太見醫生也能敍敍家常，樂得了不得，便說，「大約您自己也有少爺罷。」

卜克門醫生的好情性突然消逝了。他吼了一聲（至少是吉特爾覺得），然而沒有作正式的回答。

洛夫道，「醫生呀，請您別以為內人多事，她實在是因為某一個孩子的家裏人都走了，不知下落，心裏很難受；我又給這位少年先生帶了口信，現在沒處送。」

他太太早就接下去道，「他們家的姓是蚌風芬先生，您可知道一點兒他們家的情形麼？」醫生的回答是簡短而又兇厲的。

「知道。很難纏的一家。早就上了美國。」

「洛夫，賓克太太很柔順地說，「或許醫生能認識在美國的幾個人也說不定，雖然我聽說他們在那兒的都是些壞人。若他能將這錢帶給蚌風芬家的一個人，傳到了那孩子的口信，也是做一樁好事。」

「唉！你又麻煩醫生做甚麼，他是什麼病人都離不得的。而且你又如何知道名姓是對的呢？」她答，「這個我敢保是對的。他們有個兒子叫做郎柏特，這背後的L當然就是郎柏特的縮寫，這B當然就是蚌風芬的縮寫，可是就多個古怪的J，卻不懂是什麼講究，請醫生自己瞧瞧罷。」如此說着，她就將錢遞過來。

「L. J. B.」卜克門醫生一見就跳着喊起來。

底下的情事還用得著描寫麼！我只說那孩子的口信終於帶給他父親了——害得這位大外科聖手哭得像嬰兒一般。

「勞倫斯 (Laurens) ！我的勞倫斯啊！」他一路喊着一路渴慕地望着手掌裏的錶，「啊，我只早點曉得也好！勞倫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天呀！這一刻他沒準兒是在受苦，或許快要死

了！想想看呀，他在哪兒。我那孩子叫我將信往哪兒去寄呀？」

洛夫只悲傷地搖搖頭。

「再想！」醫生央求着。真真的，被他用力恢復過來的記憶在此時此刻也不忍心拒絕服務呀。洛夫只長嘆一聲道，「醫生，實在都忘了。」

漢斯在這一剎，也忘記身份的區別了，什麼都忘記了，只知道他的恩人遭了難，伸開兩隻手臂便去攙住了醫生的頸子。

「先生，我能代你找到你的兒子。只要是活的話，他總在某一處地方。世界也不是怎麼太大，我必定將一生中的每一日貢獻給你代你找。媽現在也能捨開我了。先生，你是很有錢的；你要我上哪兒去，我就去。」

吉特爾先掌不住哭起來了。漢斯去固然是對的；然而他們沒有漢斯可怎麼過呢？」

卜克門醫生不會回答，也不會將漢斯推開。他的眼睛正急切地釘牢在賓克·洛夫的身上。忽然之間，他舉起錶來，以顫戰的興奮去開錶。好容易將錶殼打開之後，只有一張紙包了幾朵「母忘

我」的花兒。洛夫看見他臉上透過一層失望的陰影便連忙道：

「先生，這裏面本來還有點別的東西，那位少年先生臨走掙走了，他還在上面親吻的。」

醫生嘆息道，「那是他媽的像片，她死的時候他才十歲。謝謝上帝！我那孩子還沒有忘記。兩個全死了麼？不可能的！」他喊着，又接下去。「我的孩子一定還是活的，我把這段故事講給你們聽。勞倫斯做我的助手。他偶然錯誤，開錯了藥——一種必死的毒藥——給我一個病人，然而那藥並沒有發出去，因為我剛巧趕上發現那錯誤了。不過那人當天就死了。我因為在幾個惡症處耽擱了直到第二天黃昏時纔回來。等我到家的時候我的孩子已經走了。可憐的勞倫斯！醫生傷心已極，又嗚咽起來，「這麼多年不曾聽見一個字的消息。他的信息不曾送到。哦，他要受多少罪！」

賓克太太覺得無論什麼事都比醫生哭容易忍受些，便說道，「知道這位小先生是無辜的，真叫人心慘啊！他不知該多麼煩惱哩！告訴你，洛夫呀，這種罪不能和謀殺一例比呀。這不過是送錯了藥的一回事。怎麼能算犯罪呢！便是我們的吉特爾也會幹這種事哩！大約是小先生聽見那人死了——所以他就逃跑了，先生。洛夫，你曉得他說的，他永遠不能回到荷蘭來，除非——她遲疑了

一下——「啊，先生啊，十年等候一個——」

「太太！」洛夫阻止她。

醫生嘆息說，「他在那兒等候我的信，誰料到我還家裏像個傻子似的當他是背棄了我忘恩負義哩。洛夫，我做夢也沒想到他是因為發現了藥的事情而走的。我只以為他年輕好事，忘恩背義地出去冒險去了。我可憐，可憐的勞倫斯！」

「可是您現在全知道了，」漢斯低聲和他說，「您知道他不過是偶然的錯誤，是無辜的，是愛你的愛他死去的母親的。我們一定會尋到他。親愛的醫生，你必定要再看見他。」

「上帝保佑你！」卜克門醫生抓着漢斯的手，「或者能像你所說的。我一定要努力——我要竭力——洛夫，你一想起什麼來的話就立刻告訴我好麼？」

「那當然的！」別人都喊着，獨有漢斯沒作聲，然而他那沈默的應許更比響亮的叫醫生滿意。醫生轉身和賓克太太說道，「奇怪得很，你兒子的眼睛很像我的兒子。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我就好像是勞倫斯在瞧我。」

那媽媽驕傲地答道，「啊，先生，我瞧您是很中意我那孩子。」

那醫生似乎有幾分鐘是在獨自想心事，然後他立起身來，以一種新的聲音說道，「洛夫，請原諒我，在你們這兒騷擾了這半日。不要爲我的緣故煩惱。今天我離開你屋子，覺得做人比過去多少年快活多了。我可以將這錶掙去麼？」

「當然你可以，先生。這原是令郎的意思嘛。」

「縱說如此，」醫生答着——看着他的寶物，眉額起了古怪的一皺，要知道他臉上的惡習慣不能於一小時內完全改好哩——「縱然如此，也得問一聲。現在我要走了。我的病人也不需要什麼藥；只要平安和愉樂就行，這兩樣你們都已有很多了。上帝保佑你們，我的好朋友！我將要永遠感激你們。」

賓克太太提起圍裙角拭了眼淚，匆忙答道，「上天也祝福你，先生，希望你不久便尋見您的寶貝兒子。」

漢斯也跟着醫生出去。

「先生，什麼時候我可以代您效力呢？我是現成的。」

「很好，孩子。」醫生答以不同尋常的溫柔。「告訴他們裏面的人剛纔的事不必說出來。同時，漢斯，你同你父親在一處的時候，好好地察言觀色。你很機警的。不論什麼時候他或許突然再想起什麼的。」

「那個你放心，先生。」

「再會，孩子！」醫生喊着，便一步跳進那漂亮的馬車。

車輪轉動而去時，漢斯禁不住想道，「啊哈！大醫生具有我想像之外的活力哩。」

第四十三章 溜冰賽

十二月二十號終於爛爛地到了，帶來一個極其完美的嚴冬天氣。一片大地都罩在溫暖的陽光之下。陽光在河上湖上大試其鋒；然而冰面只輕蔑地閃閃作光，絲毫沒有溶化的表示。風信鷄高高地站着作壁上觀。一切風車也宣佈放了一日假。幾乎過去的一星期內，風車都是不停地轉動着；然而現在，大約是太累了，只懶洋洋地在靜定的空氣中休息。

那一天所有磨麵，碾穀，鋸解的工作都停頓了。靠近百祿克的磨坊看守人算是交了運氣。不到中午，他們便收拾了工作，準備看比賽去。每人都想去——冰凍的Y字形河的北首已經站了不少的觀衆；這溜冰大比賽的新聞業已傳播了遠近。男人，女人，和小孩大家穿戴戴的，一致向那一角擁來。有些人擁着重裘厚毛；但不少人依照自己的感覺而不跟月份牌，只穿着十月天的衣服。

所選爲比賽的地點是靠近阿美斯特敦的一塊廣平的冰場。城裏人大量地走出來。城裏人以

爲這是個看熱鬧的好機會。好些聰明的鄉下人早就將二十號是爲他們趕集的日子。似乎所有的人，不問老少，凡是有車，有冰鞋，或是有脚的人都趕來看熱鬧了。

這兒有坐着馬車來的上等人家，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有穿着各色各種制服的小學生。有舊式的老頭兒戴着歪帽，穿着天鵝絨的膝褲，又有舊式的太太們裹着幫硬的裙子，滿身耀眼的錦繡。除此又有各種鄉下人，穿的花樣就更加多了。總而言之，這一天是人山人海，是千奇百怪，是花團錦簇。這些看客當中有幾位是諸位的熟人，這兒不妨提一下。冰場的邊上高高的豎了一個看臺，正中間便是革太太。今天是她的生日，諸位記得，她是發獎人。此外又有革先生，革祖父，革祖母，一切的小孩，甚至連小寶寶都帶來了。

附近不遠，另一看臺是何家一家，以及從海牙歸寧的女和婿。彼得的姐不會忘記她的允許。她攜了極好看的花房的花，紮成花球，以贈優勝者。

這一切看臺都是天一亮時就豎好的。有一個半圓形屬於高芮佶家的看臺很好看，而且證明荷蘭人是很精巧的。

懸藍旗的一座看臺，裏面都是音樂隊那些像寶塔飾以海蚌殼的，而又飄以各色旗幟的便是司令臺。兩根白柱，繞以綠色飾物，頂端相連而飄以長旂的形成了起點。而半哩外插一排小旗的則爲終點的標記。

音樂開始奏起來了。那曲調在露天中是多麼地自得其樂！弦琴也忘記了愁苦了，一切都是調協的。你若不見那藍蓬，你總會以爲那音樂就是從太陽光裏迸出來的，是如此的無涯際，如此的輕快。直到你見了音樂師的面孔，你纔體會牠的真實性。

賽員呢，選手呢，在哪兒呢？原來都集在白柱子的後面。那真是可觀的一付景象。四十個穿紅着綠的男女孩童，有的像穿蛺蝶在人叢裏飛進飛出，有的三三兩兩，談談笑笑，竭盡青春歡樂之能事。有幾個心細的人在嚴肅地拉緊鞋帶，有的停下來，以緋紅急切的面孔審視所懷疑的冰鞋，搖一搖，又如飛滑開去。總之，一切人都在動作。無一個是靜定的。他們的冰鞋就是他們的一部份，而每一隻冰鞋都似乎着了魔。

白柱前有幾個我們很熟悉的臉蛋。郎柏特、路易、彼得、司卡爾都在那兒，鎮靜的，溜冰的準備很

整齊。不遠處又是漢斯。明顯他也是參加比賽的模樣，因為他也套着冰鞋——就是以七塊錢賣出的那一雙！他本來就懷疑那仙女的神祕「朋友」大約就不外她自己。因此他就大膽地去質問她，果然那七塊錢完全是她的私囊儲蓄。於是他就又將牠賣了回來。所以他能夠參加比賽。對於這件事司卡爾大為不快，然而同時也有三個鄉下孩子參加，所以不能排擠漢斯。

二十個男孩和二十個女孩。這時候女孩正站在前面準備，等候初賽。希爾達芮估克雲都在這一隊裏面——有些人還在整理鞋帶。他們一個個在冰上蹀脚看是否結實的那一付樣兒實在美麗。希爾達正在和一個漂亮的小人兒很高興的說話。她穿着紅外套黃裙子，原來就是吉特爾呀！這新鞋，新衣，新帽，倒予以她多大改變！布晏妮也在那兒。甚至於柯祥松的妹妹也允許參加——然而柯祥松本人卻被剔出了，因為他曾殺死食鶴，又去年夏天曾因破壞鳥巢而被捕，所以剝奪與賽的資格。

你瞧，這位柯祥松是個——但這時候我可不能講他的故事。因為比賽快開始了。二十個女孩子站成了一行。音樂已經停止。

這時候一個宣令員走到白柱前大聲讀比賽規程道：

「男女隊輪流競賽，以拔出連勝二次者之男女各一人。賽員由白柱前之起點溜至有小旗處終點復行折回，全程總得一哩。」

評判員搖舞起一面旗來。革太太從她的看臺上站起。她手執一面向白色手巾，探身向前。當她垂下手巾時，一個喇叭手便得發令開始。

手巾一揮到地。

他們去了！

不成得再回來。起溜時站得不齊。

重新發令。

去了。這次沒錯兒。喇！他們可去得有多麼快呀！

這一剎那間，衆千觀衆都屏吸無聲地看。

沿途的觀衆都發出歡聲。只見五個女孩子領前。是誰從終點折回而飛着來的？我們不能說。反

正是紅影影的就是貼近而行的是一條藍色，再後又是一團黃。站在起點的觀衆都緊擠了眼睛，恨不得站在終點。

歡呼又一路喊回來了。現在我們可以看見了！克雲是第一個！

她經過了何家的看臺。其次又是革家的看臺。這裏邊一個傾側的身影的一瞥猶如磁石一般。希爾達一步便閃過了克雲，還向她母親招招手。其餘兩個也靠得很近。穿得和箭離弦一般。還有一片紅光可是什麼呀？黑喇，那是吉特爾呀！她也揮舞着手，然而對象不是任何漂亮的看臺。在熱烈的喊聲之中，她只聽見她父親的聲音，「滑得好，小吉特爾！」不久，克雲笑了一聲，又閃過了希爾達。黃衣姑娘也追上來了。她冒過一切人，緊緊跟着吉特爾。評判員似乎連眼睛也不敢霎。空氣裏一陣又一陣的歡聲，連柱子都彷彿搖撼起來了。最後吉特爾衝破了點線，她勝了。

宣令員叫道，「吉特爾——初賽第一！」

評判員點點頭。各人在簿子上寫了一點東西。

這邊女子組在休息的時候——有些人上前圍着我們那罔知所措的吉特爾，有些便趾高氣

揚地站着——男子組又形成了一排。

這一次是革先生將白手巾一揮。喇叭便大聲響了一下！

男孩子便開始衝出去。

已經到了半路上了！可曾見過這種景象！

一霎眼間三百條腿齊飛。然而只有二十個男孩子。無論如何，他們一百隻腿是有的！他們到了哪兒啦？這麼大的吵聲真叫人莫明其妙。這些人倒笑的些什麼呀？哦，原來是後面的那位小胖子。看他溜呀！瞧他！他眼看就要跌下來了，他不曾跌。我奇怪他可曉得只剩了他一個人，別人都快到邊線了。是的，他知道。他停下來了！他擦那熱臉哩。他取下了帽子四面望哩。還是大大方方放棄的好。那驚異而捧腹的一笑中，他贏得了無數的朋友。好蒲雅各！

這位好人早擠在觀衆中看別人比賽了，這時候，只見一溜風來的，當前是一個戴紅帽的。其次是班建姆，再就是彼得，再就是漢斯！

漢斯到前面來了！金太太幾乎要將手裏的花拋出去了；她掣準了彼得會第一的。後面是司

卡爾，再是班達姆，再又是戴紅帽的小孩。別人都緊緊追着。忽然中間穿過一個高個兒。他追過紅帽子，追過班達姆，追過卡爾。如今正和漢斯並馳哩。金太太緊了一口氣。

那是彼得呀！他領頭了！漢斯又閃了過去。希爾達的眼內流出了熱淚，彼得一定得贏。布晏妮的眼睛，閃着驕傲的光。吉特爾握緊了手看着——四個箭步可以將她哥哥送到白柱處了。

他到了！是的，但司卡爾也到了，而且還早了一秒鐘。在最後的一分鐘內，卡爾集中了所有的力量，一個大步滑進去了。

宣令官喊道：「司卡爾，初賽第一！」

不久革太太又起身。白巾揮處，喇叭一響，二十個姑娘像箭離弦般地衝出去。

不久宣令員喊道：「希爾達複賽第一！」

喇叭又是一聲長叫，男子組作二次賽。

希爾達、晏妮、吉特爾都坐在紅色板檯上，大家都似乎手足無措。他們跳着腳——雖然意義不同，然而緊張的情緒則一。尤其希爾達起來又坐下，坐下又起來，那付不安的神情可夠瞧的。閉起眼

吧，希爾達，儘量快活罷。彼得究竟贏了。

宣令員喊道，「何彼得，複賽第一！」

衆人又是照例一番嘖嘖喳喳。這時白柱邊擠了一小堆的人。原來司卡爾跌了一跤。雖然不會受傷，卻也暈了過去。因爲他平常爲人狡狴刻薄，所以關心同情的人很少。等他能站起之後，別人就都忘記他了。

女子組要舉行第三次決賽了。

瞧這些小姑娘站成一行時，這付摩拳擦掌的神氣呀！有些很嚴肅的抱着必勝之心，有些羞答答的笑着，神情緊張，但大家都是一股子搶頭名的熱心。

第三次賽便決定勝敗了。若這次吉特爾和希爾達都不勝，則其餘的人還有奪銀冰鞋的希望。喇叭一響，大家射出去了。

在衆人歡叫聲中，他們從終點都又折回來了。誰在前面呀？不是高芮，不是克雲，不是布晏妮，也不是希爾達，也不是黃衣姑娘——而是吉特爾——吉特爾，只見她快得像流星一般。她在前兩

賽，不過是玩玩而已，如今纔認了真，非勝不可。那柔曲的小身體，一點力也不費；只像一陣風似的，不過得勝點不止！

宣令員雖然提高了聲音也是枉然——無人聽得見他說甚麼。他也無新聞可報告了——大夥兒都已傳遍了。吉特爾贏得了銀冰鞋！

她像個小鳥兒似的從冰上飛來，她東張西望那付自驚喜的神情也像個小鳥。她一心要穿到她父母所站的地方去。但漢斯站在她旁邊——一週早擁了不少的女孩子。希爾達仁慈，愉快的聲音在她耳邊縈迴。從那時候起無人敢再輕看他了！從此她是溜冰的女皇了！

一種自然的自負使漢斯轉過身來望望彼得是否瞧見了他妹妹的勝利。然而彼得什麼也沒瞧。他正在苦着臉，彎着腰，匆匆地結冰鞋帶。漢斯立刻跑到他身邊去。

「先生，你有什麼爲難嗎？」

「啊！漢斯是你麼？告訴你，我玩不成了。我這冰鞋帶子弄斷了。」

「那麼，」漢斯匆匆解下自己的鞋——「你就用我的帶子罷。」

彼得迅速擡起頭來道：「我無論如何不能呀，漢斯，雖然我十分多謝你。你去站好了罷，喇叭立刻就會響的。」

漢斯啞聲求道：「先生，你曾經稱我是你的朋友，你就趕快將帶子拏去！一分鐘也不能耽擱。我這一次不溜了——我也確實是少了練習。先生，你一定得拏去！」——於是不問三七二十一，漢斯便將帶子塞過去一定求他用上。

那邊郎柏特喊道：「彼得，快點，我們等着你吶。」

漢斯又求道：「爲令堂大人的緣故，快點兒吧。她正招手叫你快點去哩。快點兒扣上罷。我大約總勝不了的。這競爭在你同司卡爾少爺之間。」

「漢斯，你真是個偉大的人！」彼得終於接受了。他一跳就位，正是白巾一揮到地的時候。喇叭吹了又響又亮的一聲。

男孩子們去了！

瞧他們罷！個個都似風追風之神一般！他們負了什麼狂急的使命，我知道了，他們在追彼得。

呀。他好像是阿林匹克逃出來的飛毛腿。只見得彼得飛，飛，飛得他母親弟妹都無了血色。飛得爾達抖得頭都擡不起來。

最後——黑喇！黑喇！彼得贏得了銀冰鞋！

宜令員喊着「何彼得！可是誰聽見呀？幾百個聲音在喊，「何彼得！」因為彼得在那一帶是很得人心的一個孩子。

這時候音樂大作，轉而為進行曲，觀衆知道一定有什麼可看的了，都靜了下來。

四十個賽員都站成了一行。最高的彼得是排頭，最小的吉特爾站了排尾。漢斯和別人借了一根帶子也挨着排頭站好。

對着革家看台的河道上一溜兒放着三隻彩圈。於是由彼得領頭，依照着音樂，進退有序地慢慢溜着。他們緩緩進一圈，旋又出一圈，宛如遊龍一般，煞是奇觀。然後音樂轉低，他們也若驚若懼似地極盡活潑玲瓏之能事，最後於喇叭一聲銳叫之中，男女孩童站成兩個半圓圈，肅立於革太太的看台之下。

彼得和吉特爾越衆站在中間。革太太莊嚴地站起來。吉特爾不由渾身戰抖，然而她又不能不向這位漂亮的太太看。她簡直聽不見她在說甚麼，週遭盡是嘈嘈切切的聲音。她正在心裏想該學母親的樣子，對台上深深鞠一躬，忽然有人在她手裏放了一樣耀眼欲明的東西，她不禁樂極而呼。再一看，彼得手裏也有一樣跟自己一樣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銀冰鞋呀！

金特太太叫人送了花來。一份給希爾達，一份給卡爾，另兩份與彼得和吉特爾。

一眼見了花，我們這位溜冰女皇再也管不住自己了。只見她發出感謝的一瞥，便將冰鞋和花一古腦兒抱在懷裏，便一路溜去稠人中尋她的父母去了。

第四十四章 賓克家的歡樂

如果你因為賓克·洛夫跟他太太一同看了溜冰賽便覺得奇怪的話，那麼你若在那天晚上跟他回家，則必要更加驚異。單看那孤另另一所東倒西歪的屋，你決不會相信裏面有那麼生動的情景。外面，白日完全消逝了，只剩下海平線的一線微光。幾片大膽的雲塊，已經被晚霞燒成紅色，其餘的都已消失於暮靄中了。

屋內乾淨極了。一室充滿了清香。爐火熊熊，照耀着龐大的皮面聖經，吉特爾的小床，以及桌上所陳列的銀冰鞋和花。賓克太太一張誠摯的面孔也閃閃發亮。吉特爾和漢斯正繞着手臂，倚在爐旁開心地笑着，忽然賓克·洛夫一跳起身拉着他的太太在地上就舞了一下，旋即快樂地喊道：「黑喇，我有了！我有了！那名字就叫做湯姆斯海格(Thomas Higgs)！忽然像閃電似地一來我就想起來了，孩子，快用紙寫下來！」

外面有人敲門。

那快樂的太太喊道，「那一定是醫生，啊，事情倒有多巧呀！」媽媽和孩子們都歡喜得一齊擁到門口去。

然而並不是醫生，而是何彼得、郎柏特和班建姆三個孩子。

「您們好哇，諸位小先生，」賓克太太說着，她那一付歡喜的樣子，便是皇帝親自駕臨大約也驚不動她。

三個人也齊聲道，「您好哇，」又深深地鞠下躬去。

賓克太太頂禮相還不迭，心裏想，「幸虧我從前學過這種禮數！」

賓克·洛夫對於孩子們的敬禮也回以恭敬的一領首。這時吉特爾早羞答答地撥了一個小矮櫬來，賓克太太便客氣道，「小先生們，請坐呀，家裏椅子太少了，這火旁的一隻可以將就坐坐，如果嫌硬呢，那櫬樹櫃倒是個頂好的座位，好的，漢斯，你就推出來罷。」

這時候客人們都坐得使賓克太太滿意了，於是彼得代表發言，說他們是去阿美斯特教赴一

個演講會，路過這兒，特地將漢斯的鞋帶送來。

漢斯熱切地喊道：「哦，先生，真麻煩您了。我真抱歉。」

「一點都不麻煩，漢斯，如果我不想特別來瞧你，就等你明天上工的時候還你了。再有，漢斯，說起你的工作，家父非常喜歡，說雕刻匠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好了。他還想請你作南花亭的雕刻，我就說你要進學堂了。」

「對了，」洛夫很着重地插了一句，「漢斯和吉特爾都應該立刻進學校了。」

彼得轉身和那父親道：「你說的話很對，我們也很高興你又完全恢復了。」

「是的，小先生，謝謝上帝，我又恢復了，又能做工了！」

（這兒漢斯正在火爐旁的月份牌上寫下一些字）「對的，我的孩子，還是寫下來好。」必格月格啊！」洛夫又大大驚慌起來，「我又忘了！」

漢斯道：「不要緊啦，父親，這名字已是白紙上寫下了黑字了。瞧，爸爸，在這兒，或許別的你也能想起來。如果再有了地名，簡直就完全了！」於是他又轉身和彼得小聲道：「我有件要緊的事要到

鎮上去一趟，如果——」

賓克太太在那邊一聽說早舉起兩隻手來擺道：「嗨，漢斯，你今天腿必定累了，不能再上阿美斯特敦去了。不行，不行，你就明兒趕大早去也成呀。」

洛夫接口道：「趕大早去，真真！那決不行，他得立刻就去。」

這位太太不免楞了一下，似乎在權衡她丈夫的恢復的利益；她的話不再是一家的法律了。幸而她向來是服膺「柔妻作夫綱」的格言，所以她一笑道：「洛夫，好的，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啊。小先生們，我有個很難纏的家庭。」

彼得正從口袋裏將鞋帶掏出，一面遞給漢斯，一面低聲道：「漢斯，你借給我這個我也用不着謝你了。像你這樣的孩子也不是望謝的人——不過我應該說你實在給予我很大的恩惠，而且我是很高興承認的。」又笑着加了一句：「不到正式比賽的時候，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的想贏。」

漢斯只好跟着彼得笑起來——這遮掩了他的窘迫，又給個機會讓面孔涼一點。像漢斯這種

誠實大方的孩子，是會紅臉到這種笨樣子的。

賓克太太便來替兒子解圍道：「先生，這不算什麼呀，我那孩子一心就是想你贏的，我是曉得的。」

這一灣轉得很好。漢斯迅速地說道：「啊，先生，從一動脚，我就覺得脚上有點不對；我是早就知道沒有把握贏的。」

於是兩個人就互相謙讓了起來；結果郎柏特咳嗽了一聲，似乎告訴彼得聽講演的時候到了，同時班建姆也攔了一樣東西在桌上，彼得這纔喊道：「啊，我差點忘記另一樁事。你妹妹那天跑到太快了，以至於革太太也沒有機會將銀冰鞋的盒子交給她，所以今天我給她帶了來。」

「嘶——嘶！」賓克太太呵責似地對着吉特爾搖頭說：「她真是個粗心的孩子。」（其實她心裏正暗自得意幾個婦人能有她那樣的好女兒。）

彼得笑道：「不，她幹的事情對極了——捧着所贏的東西便往家跑——誰不是這樣呀？」又轉身和漢斯：「別讓我們耽擱你的功夫罷，」誰知漢斯幾乎也忘記他們在跟前了，只急切地注視

他父親。

同時，洛夫在沉思中，正不住地反覆念，『湯姆斯海格——湯姆斯海格，是呀，就是這個名字。要我能將地名也想起有多好。』

冰鞋的盒子是以紅皮鑲着銀子做成的，手工極其精緻。盒蓋上刻着「追風」兩個灼亮的字。盒裏面襯着絲絨的裏子，一角上印着製品人的地址。

吉特爾用她那單純的方法謝過了彼得，然後又是樂又是含羞，而且也不知道做甚麼好，便將盒子打開，觀察各部分。過了一會，她忽然喊道，『這是柏明罕（Birmingham）先生造的哩。』

『柏明罕嗎？』郎柏特接口，『那是一個英國的地名呀。讓我來瞧瞧。』

『哈哈！』他笑着，將盒子捧到爐火旁邊，『不怪你要那麼想了；然而這也只是個小小的錯誤。盒子是在柏明罕製的，但製造人的姓名是用小字刻的。哼，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

彼得倚到他肩頭上道，『讓我來試試。怎麼，不是很清楚的麼？是T·H兩個字呀。』

郎柏特道，『好罷，既然你能讀得這般容易，再告訴我們聽聽，這T·H的全名是什麼呢？』

「T·H·——T·H·哦，這不就是湯姆斯·海格嗎？」彼得一面很高興終於能想了出來，一面又覺得在人家太放肆了，便轉身望漢斯——

誰知一望之下彼得臉也嚇白了！這些人倒怎麼啦？原來洛夫和漢斯都站了起來，又驚又喜地瞪着他。吉特爾像瘋了似的。賓克太太捧着一枝未燃的蠟燭，滿屋亂躑，喊道：「漢斯！漢斯！你帽子呢？哦，大醫生呀！哦，大醫生呀！」

漢斯又喊道：「柏明罕！海格！你說的是海格麼？我們找到他了！我得就走了。」

賓克太太一面從床上攫了一頂帽子，一面喘息道：「小先生們，你瞧，你瞧——我們認識他——他是我們的——不，他不是——我意思說——哦，漢斯呀，你立刻就到阿美斯特敦去！」

漢斯滿面是喜地說道：「先生們，明兒見吧——請大家原諒我，我一定得走。」柏明罕——海格——海格——柏明罕，於是急急地一把從他母親手裏搶了帽，另一把從吉特爾手裏搶了冰鞋，便飛奔而去。

這三位客人面面相覷，決定是他們全家都瘋了！於是他們很窘迫地和這家道晚安，打算轉身

要走了。而洛夫又來阻住了他們。「小先生們，我告訴你們，這位湯姆斯·海格是一個——是一個人。」

「啊！」彼得驚叫了一聲，決定洛夫尤其是他們全家最瘋的一個。

「是的——一個人————吭——一個朋友。我們本以為他死了。我希望他就是這個人，你是說在英國的嗎？」

彼得答道，「是的，要是柏明罕的話，一定就是英國的柏明罕。」

班建姆又向郎柏特說道，「他的工廠離我們家不到四哩路，我認識這個人——很古怪的一個人——非常靜板——也不大像一個英國人。我常常看見他哩——是相貌很嚴肅的，眼睛很莊重。他有一次還代我做了一隻美麗的筆墨盒子送送我妹妹倩妮過生日的——他又會做皮箠子，千里鏡盒子，和一切皮製的東西。」

這一切都是用英文說的，於是郎柏特又翻譯了出來聽別人聽，而同時那位洛夫和他太太，一個便抖過不住，一個又熱淚盈盈，然而兩人又不是那種傷心的情景，這完全叫這幾人測不透他們

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黃昏時當這位大醫生跟漢斯坐着馬車來時，我們可以相信賓克太太將一切話都告訴了他，最後又說道，「三位小先生已經走了好一會兒了，不過，快一點，大約或許還能尋着他們，他們去什麼演講去了。」

「對的，」洛夫點着頭說，「我的內人往往出主意總是很對的。先生，你最好是趕快見見那位英國小先生，待會見他沒準兒又忘記了，那個名字是很難記得的，我也是突然一下想了起來，便連忙叫我孩子寫下來。啊，先生，你實在應該和那英國孩子談談，他常常看見你兒子的，只想想看！」

賓克太太又接口道，「先生，你要認他一點兒不難，他是跟何彼得少爺在一塊兒的；他的頭髮鬚鬚的就像外國人一樣，你聽他說話好像快而難懂，因為他說的是英文呀；我想那對於您決沒有關係的。」

醫生於是乎便笑孜孜地匆匆出門去了。

第四十五章 湯姆斯·海格神祕的失蹤

海格的皮革工廠一向爲柏明罕談助的中心材料。雖然是很小的一所建築，然而也足夠裝得下一件神祕了。誰是原主，他從那兒來，都無人知道。他態度像一個上流人——無疑他是的——然而許多人又都知道他是從學徒升上來的；同時他又能夠運用那枝筆像一個學者。

多少年前，他以一個十八歲的少年人出現於柏明罕——非常忠實地學習他的工藝，不久便獲得了僱主的重視——曾經和他合過股，及至老韋勒死過之後，事業便傳到了他的手裏。這便是一點人所知道關於他的事實。

很多人都曉得他絕少和人說話；但當他想說話的時候，有人又說他確是說得很好，不過稍爲帶一點外國口音。而且他又是一個非常整潔的人，除了那工廠旁的一個深不足遊魚，害足以致病的綠色池塘稍爲人所詬病。

他的國籍又是一個謎。雖然姓名很像英國的，然而他不像英國人。而且他也不像法國人也不像德國人，無疑的他該是個荷蘭人。然而他又從來不曾收過由荷蘭國寄來的信。湯姆斯·海格究竟是如何樣的一個人呢，便始終成了柏明罕一部分人心中解不透的謎。

而且更神祕的是忽然有一天，他接到一封外國信，立刻臉轉成了灰白，進廠和工頭稍爲交代了幾句話，也不向任何人道別，便匆匆出門而去，不知所云。這當然更加引起一番街頭巷尾的竊竊私議，我們這且不要管牠。

第四十六章 皆大歡喜

在正月裏某一個下雪的天，卜克門·勞倫斯跟他父親一同來訪賓克氏的家庭。

洛夫因為做了一天工作正在休息；吉特爾代他父親裝上煙燃着之後，正在抹火爐上每一星的灰；賓克太太正在紡織；至於漢斯則正猴在窗口的一張高檯上讀書——一幅和平快樂的家庭合歡圖，他們一星期來所盼望的就是佳賓來訪了。

一陣相見之後，賓克太太堅持請客人喫熱茶，她說從那種寒風砭骨的凜冽空氣中走來，什麼人都容易受凍的。她瞧那位大醫生的兒子果然有幾分和漢斯相像，因此更加歡喜。

如今卜克門醫生的臉上真是喜氣洋洋了。他是多麼滿意的一付樣子；比從前年青了多少。一些兇狠的皺痕完全消滅了。只見他笑着和洛夫說，「洛夫，我不是個快樂的人了麼？我的兒子在這個月內就要賣掉他的工廠，到阿美斯特敦來開一個百貨店。我的眼鏡盒子從此不用錢去買了。」

漢斯大為驚訝。「開百貨店，先生！難道湯姆斯·海格——我意思說——你的兒子不再做你的助手了麼？」

醫生的臉上先掠過一層陰影但他努力又使牠光明起來，答道：「哦，不，勞倫斯已經嚙夠那種生涯了。他希望作一個商人。」

漢斯現出那麼一付驚訝和失望的樣子，他朋友不禁笑問道：「幹嗎不說話呢？孩子做商人是羞恥的事麼？」

漢斯吞吐着說：「不——不是羞恥，先生，不過——」

「不過什麼呢？」

漢斯道：「怎麼，另外一種使命是比較更好而且更高貴呀，先生。」他雙目炯炯，「做一個外科醫生——治病醫跛，救人的性命，能做您所成於家父身上的奇蹟——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事。」

醫生森嚴地望着他。漢斯覺得好像受了責備。他急得雙頰通紅，長睫毛下熱淚欲流。

「孩子，這做醫生是個很醜惡的事。」醫生仍然對漢斯皺着眉，「這需要大的忍耐，得忘記自

我，而且更要堅忍不屈的心。」

漢斯又道：「我知道，而且同時還要智慧以及一種對於工作的崇敬。啊，先生，做醫生固然有時候受折磨和失望——但您不見得是認真說罷——牠實在是偉大的，不是醜惡的！請原諒我，先生。我不應該如此直言的。」

卜克門醫生顯然是不高興了。他轉開身去和勞倫斯商量了一會。同時賓克太太便對漢斯使了多少警告的眼色，她非常知道，這班大人物是不歡喜受窮人的直話的。

醫生又轉過來。

「賓克·漢斯你幾歲哪？」

「十五了，先生。」是他嚇了一跳的回答。

「你可願意做個醫生麼？」

「願意，先生。」漢斯興奮得直抖。

「若你父母同意，你可情願一心學醫，進大學——然後到我院裏來作學生？」

「願意，先生。」這一聲更響。

「你想在我打定了主意要你作我職業上的承繼人時，你不會見異思遷？中途變更麼？」
漢斯的雙目閃灼。

「不會的，先生，我不變。」

「這一層您倒可以放心。」賓克太太實在忍不住了，「漢斯一定了主意就牢得像石頭一般；至於說到讀書，這孩子這一向可長進得不少。他念拉丁文飛快得像教士一般。」

洛夫也忍不住了，插嘴道，「醫生呀，我本人呢，倒是歡喜一種有戶外生活的職業。既然我那孩子喜歡學醫，又承你督促他，對於我卻也是不成問題的。所要的就是一筆錢，不過我既然有兩隻強壯的膀臂——」

醫生早插言道，「得得！我既然將你得力的人帶走，自然這筆費用就由我來擔負，而且我也很高興的。我就好像有兩個兒子一般——不是嗎，勞倫斯？一個是商人，一個是醫生——我就是荷蘭最最快樂的人了！明兒早上，你到我家來，漢斯，我們來安排這件事。」

倫斯因爲在阿美斯特敦開百貨店也實在需要一個老實可靠像你這樣的人，幫他管管事，監察那班手下的人。再有——怎麼你不自己說呀，小鬼？」

這最後一句是他對兒子說的，然而那神氣卻沒有字面上這麼兇很。那小鬼和洛夫——
得很投機。談了一會，洛夫道：「我本不願意離開堤堆的事情，不過既然你送給我——
我再拒絕就是不知好歹了。」

結局

時候過得很快，

如果今日你在阿美

候便攜着他，